

歐戰時之德國

(冊中)

魏以新譯

743.258  
8636  
27 v.2

書

集

魏以新譯

歐戰時之德國

冊中

歐戰時德國中





# 歐戰時之德國

中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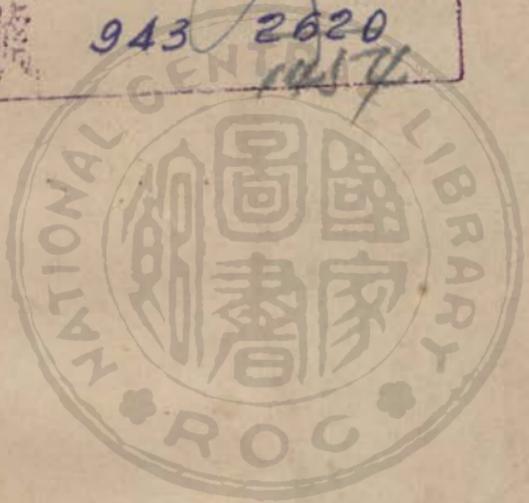
波麥堡著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2620

軍官等	
號	5698
號	943 2620



愛國  
惜用  
公用  
圖書

歐戰之時

冊中

著 堡 麥 波  
譯 新 以 魏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4662

類號

732.30

2220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662

類號

73.758

2220

商務印書館發行

1055

京計對供  
公出圖書



21  
v.2



國家圖書館



002407498



## 第十三章 進攻凡爾登

西線臥在雪下面，好像凝固了似的。

但這一切都只是個表面。雙方的參謀本部都十分知道，這種情形是不致於長久的，某日拂曉，在這個凝固陣線上的某某地方，一定要發生連續速射的怒吼。

前面塹壕裏的人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的智識是產自感覺，產自在前線一年半內所受的訓練，差不多是不致於錯誤的。德國的短鎗兵也同法國的戰線兵和英國的步兵，覺得一樣確實。但是在什末地方開始呢？

到了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還不曾發生什末重要事件。每日刻版的陣地戰，逐漸產生了成千的規則，造成厚本的服務條例，控制一切。這種新戰爭，從最前對壕中的光彈步哨的行動起，直到師部參謀軍官的計算職務止，一切都有詳細的規定，十分嚴密，殊足令人驚訝。這個極度嚴密的組織

有一天能爲劇烈突擊所震撼，所破壞，幾乎是人想不到的事。

陣地戰似乎已經成了最後目的，成了幾百萬人的生活方式，同平時生存條件的主要分別，在死亡率較大。

有時候，這種單調生活，因爲限於局部行動的突然爆發而中斷。於是通信網的細線，和閃電一樣快地傳到敵方大本營。難道這就是大戰嗎？但是人盼望在別的地方有個大戰。或許敵人有別種花樣嗎？

命令縱橫交錯地急馳。爲嚴重情勢久已準備好了的預備，都在整裝待發。車站司令部已經爲甲種情形，乙種情形或丙種情形，準備了訓令。只須給以口號就完了。

但是當眼睛注射在這突然迅速復活的正面地段上時，耳朵又聽到恐怕要被突破的別的地方去了。這一定只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戰術——或者是實在作戰？我們應該等候詳細的報告。不要過早用預備隊。腦筋要鎮定，不要過於重視恰巧被擊的正面地帶上的求救聲。我們十分知道，目前快有的攻擊，比以前德人所舉行的一切攻擊都要利害。

快到一月底了。

一月二十八日，緊張的情形似乎終於要解脫了。在索姆谷中的弗里塞<sup>1</sup>附近，從早晨起，就有德軍方面的連續速射，在寬廣的正面上，滴滴答答地響。法國的預備隊業已得了警報。中午，德方舉行步兵攻擊。這攻擊只限於三公里寬的一個窄正面上。到了晚上，法軍統帥部業已知道，這又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把戲。

一月二十九和三十一日的兩夜裏，德國策柏林<sup>2</sup>飛艇已經達巴黎市的領區，擲下沉重的炸彈。巴黎的人知道這是一個信號。現在再不能延久了。

情勢愈過愈的確，德人有意撲擊法兵最強的地方。那便是凡爾登。

<sup>1</sup> Frise

<sup>2</sup> Zeppelin (1838—1917) 亦譯齊柏林，德國將軍，創製能旋轉的堅固的大飛船。

那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風景的地方。貧苦的農民村莊，長着低樹的丘嶺，瘠薄的田野，生着樹的山坡造成峽谷，縱橫交錯，有些處所合爲盆地。從北邊愈是走近凡爾登，峽谷愈深，丘嶺和山脊愈是巨大，各種闊葉樹混合而成的樹林愈是單調。

只有一條像帶子的地方，從東南到西北，經過這個山地的中心，具有各色的曲折，是一個例外。那是馬斯河的低地。這低地寬廣肥饒，蜿蜒於丘嶺之間，有園圃，種得很好的田地，農人家室，令人舒適的村莊，尖的教堂塔，運河，草原和大路。

德軍陣線從馬斯河畔的公桑伏<sup>3</sup>起，向東上到沃蒙<sup>4</sup>林前面，又向下到高爾林<sup>5</sup>，在阿桑內斯<sup>6</sup>西南的卡卜·德·蓬·挨斯培昂斯<sup>7</sup>達到這個高地戰線的東部的角點。

3 Consonvoye

4 Hannont

5 Carreswald

6 Azannes

7 Cap de Bon Espérance

德軍在格勒米里與鄂內斯<sup>8</sup>之間，走到緩流溪澗，草原，沼澤和深林的低地上。不久達到厄坦<sup>9</sup>，該地西緣緊接着正面。現在筆直朝南，從窩夫勒平原<sup>10</sup>直到可布勒斯<sup>11</sup>高地，這高地又與可推斯<sup>12</sup>山脈相連接。

這是圍着大要塞的一個大的半圓形，要塞在中央，其半徑約為十五公里。

凡爾登是法軍正面的角柱。法國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然』願意來幫助他們。世上再沒有形勢比這便利的要塞。在平時，凡爾登已經被看作東線上最強最大的支柱。現在，經過了一年半的陣地戰，德軍常是作半圓形圍着，法人把這個山地，造成了一個唯一無二的要塞迷宮。

8 Gremilly und Ornes

9 Etain

10 die Woëvre-Ebene

11 Combrès

12 Cotes Lorraines

馬斯河兩岸有比肩鄰立的山峯，上面建着強大的砲台環。部魯斯砲台和馬勒砲台<sup>13</sup>從西岸控制着馬斯低地。培爾維爾，聖米息爾，蘇維爾，塔發內斯，和穆來維爾<sup>14</sup>各砲台，保護着可推斯山脈。還有半打砲台在東南和南方。向北突出的兩個大稜堡遮蔽着這些丘陵。那便是兩個姊妹砲台都窩孟與福克斯<sup>15</sup>。運命挑出它們，做這次惡戰的主要角色。它們的名字都恪入這一代人的心靈裏了。

一連串的小堡壘佈在這些砲台之間。無數用三和士造的房間，像棋盤一樣，充滿了那個區域。一個陣地連一個陣地，塹壕，障礙物，據點和掩蔽部，互相聯結，極爲混雜。每個空地，都可以被人從兩旁三和士的砲兵陣地中射擊。每個峽谷都被許多野戰築壘封鎖，閉閉。大丘嶺有砲自不必說，就是小丘嶺也有極堅固的防禦工事。無論人從那一方面突入，到處都要撞進佈置極爲狡猾的要塞細

13 Fort de Bourrus und Fort de Marre

14 Belleville, Saint Michel, Souville, Tavannes und Moulainville

15 Fort Donnamont und Fort Vaux 均在凡爾登市東北

網裏。進攻者到處都受人控制，側擊，認識，並且遭受集中的抵抗。

這個山地成了西線和全部戰事中最劇烈，最足消耗精神與身體的戰鬥的舞台。

奧登堡和魯登多夫以爲我們應該先把俄國完全打敗，然後在西線舉行決定勝負的攻擊。他們建議對俄軍南翼作一次大戰，以便同時使羅馬尼亞表示鮮明的態度，因爲它的態度一天比一天曖昧。孔刺德宣傳對意大利作戰。他要藉德國的幫助，從提羅爾去攻威尼斯<sup>16</sup>，因而使整個意軍正面崩潰。

福根海批駁這兩個建議。他以為俄國已經充分衰弱了，只須用少數兵力去抵抗。在東方舉行的新的大戰，又要給協約國在西方發展它們全部攻擊力的機會。英國終於決定施行徵兵制。他們在夏季出場時，將有比現在多一倍的兵力。我們應該先發制人。意大利是個次要戰地。那塊正面是否在伊孫左河畔，或者在威尼西亞平原，對於全局不關重要。我們不能一直進到羅馬。

16 *Venice* 上意大利的省會（及省名），在亞得里亞海的西端。

福根海說，敵人是法國，現在應該去征服它。在其餘別的一切陣線上都應該緩和地作戰。假若我們能夠用作戰方略使法國相信它在軍事方面沒有什末希望，那戰事便算解決了，對於德國有利。英國要消滅德國的決心，在福根海的銳利眼光看來，是協約方面最強大的道德力量，但它係建築在法國要堅持到底的力量上面。如果我們打敗了法國，就把英國的基礎撤去了。在這裏，存着了結戰事的唯一機會。我們應該抓着這個機會，因為一種這樣順利的機會，或許要一去不復返了。

福根海的單簡明瞭的邏輯，非常強硬，一切重要軍事領袖都只得服從他。他的戰略在去年也似乎有光榮的結果。他的意力，謹慎和聰明，把自瑪倫河畔遭遇不幸以後的德國隊伍，用按部就班的組織法，引到一個大有希望的攻擊陣地裏。只有孔刺德憤憤不平地站在旁邊，他現在已經決定走他自己的路。他那種敏捷的思想，不能向福根海的堅強意志屈服。運命爲此給了奧國人一個嚴厲而迅速的懲罰。

這個冷靜的計算家福根海，怎樣有了勇敢的幾乎發了瘋的進攻凡爾登的思想呢？他是個小心謹慎，不亂用戰略的人，爲什末恰恰要找敵人最強固的陣地去攻擊呢？攻擊敵方最弱的地點，因

而使他崩潰，不是一條自古作戰的定律嗎？

他的邏輯，在這裏也作了決定，雖然幾乎與他從前的話相反。他算到，在寬廣正面上施行集團突破，是超過我們力量的事。我們應該用有限的兵力工作，以免浪費，如果我們爲局勢所逼迫，也可隨時去攻擊別的正面。我們應該妨礙敵人避免我們，以少數兵力牽制我們，同時去攻擊別的地方。所以我們只能攻擊敵人不得失掉尺地寸土，須用絕大的力量去防禦的地方。那地方便是凡爾登。我們應該施放一個不算過度強烈，但要持久的砲火，使法軍在那砲火光焰中逐漸燒完。我們應該施行射擊，使我們有力量長期維持，以便達到目的。我們應該備個吸笛，慢慢地，但是不住地把法國人的生命從張開的血管中吸出來。

福根海沒有覺得，他是受了一九一五年在西方業已開始支配他敵人的材料戰的暗示。但那時的目的是在突破，材料戰只是手段，現在材料戰似乎成了目的。作戰的非常變化，幾乎成了戰略上的適當計劃，在這裏是第一次。

二月初間下雪。以後落雨。暴風呼呼地吹過大地。

德軍原定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開始攻擊。但是不能嚴守這個時間。到處都是泥濘和水。不能裝置重砲。

我們沒有辦法，最先把攻擊延遲幾天，以後又延遲一整個星期。這是一項極糟糕的事。隊伍和乘具密擠在窄狹的區域上，沒有好好的停宿地方。法人方面有活潑的砲火，足見他們沒有忘記準備的事。讚美上帝，因為天氣惡劣，至少敵人的飛機沒有光臨。

二月二十日，德皇太子的第五路軍報告，一切準備就序。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德國砲隊在公桑伏與阿桑內斯之間，即馬斯河與窩夫勒平原之間，還不到十五公里寬的正面上，用各種大小口徑的砲約一百五十尊，開始射擊。

那砲火全方向布拉班特<sup>17</sup>，沃蒙，菩蒙<sup>18</sup>和鄂內斯附近的法國陣地轟擊。它落在軍隊開進的

17 Brabant

18 Beaumont

路上，當做擾亂射擊。它鎖着峽谷，當做阻止射擊，它落到丘嶺上，當作強烈的殲滅射擊。因為距離很遠，人還想不到攻擊砲台的實際效力，只得暫時以沉重的平射自足。

天氣可以過得去，但還是不住地下雨，而且很冷。突擊隊於前幾夜到前面塹壕裏。法國砲火不十分利害。他們好像是在那邊等着，看是否是一種擊東擊西之計。總之，凡爾登的司令赫爾<sup>19</sup>將軍是這樣打算的。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德國步隊已經進到敵方壕溝裏，在許多處所築成陣地。

德國砲火在二十一夜裏，繼續射擊，毫不減少，次晨加強，中午稍為緩和，到了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又迅速極度地強烈起來。重砲和最重的砲，向法軍前線轟擊。

下午——一個極不平常的時間——砲火突然從法軍陣地上升起來，密得像帳幕一樣，砲彈落下爆發，用耳聽不出什末變動，那是對預備隊和開進道路上的阻止射擊。

德軍步隊到處進攻。

他們從公桑伏北面森林裏源源而來，瀰漫在沃蒙地方擊碎了的正在冒烟的森林中。他們作

成長鏈的形狀，從高爾林升起來，向菩蒙前進。他們作成強大的班，從卡卜·德·蓬·挨斯培昂斯爬下，走過峽谷，也到了赫柏波阿。<sup>20</sup>法軍塹壕裏。

各班到處建築工事，架起機關槍射擊。天已經在慢慢地黑。

法國的預備隊已經在反攻。他們只得打進德國砲火燭中。機關槍逼着他們到彈痕和塹壕裏面去。

這樣一直到完全黑暗為止。很長縱隊的俘虜向後走過第一道防線。紛亂的塹壕成了一片沙漠。到處都躺着傷兵，有朋友，也有敵人。

黑暗中也充滿了答答的機關槍聲和瑟瑟的手榴彈聲。砲隊的奇襲射擊，向下爆鳴。

在拂曉之前，戰事又早已達到了十分的強度。現在法國人知道，德軍的攻擊是很嚴肅的了。

天氣還是不好。隊伍在夜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到了給養。一切進軍大道都充滿了彈藥縱

隊。盛有熱騰騰的食物的行軍灶都停在老後面科馬格涅<sup>21</sup>和阿桑內斯地方，不能前進。第二天早晨它們回去，附近的流氓過了一天好日子。

人剛剛看得見手時，全正面上的步兵戰，又沸騰爆發起來了。

這步兵戰是要奪每塊塹壕，奪每個極小的抵抗巢，每個擊碎了的林端，每個破壞了的砲兵陣地，每個一公尺長的鐵絲網。

他們要奪那些充滿了掩蔽部的盆地，峽谷和山坡。如果德國人在山脊上，法國人就在半坡的掩蔽部裏守着。如果德國人在半坡上，法國人就在山脚下防禦。如果德國人到了山脚下，法國人就在對面半坡上射擊。

在雙方都從下面爭奪一個山頭，忽然互相對擊時，戰事特別劇烈。奪取每一公尺的地方，都需要流血，無數的彈藥，手榴彈和砲隊射擊做代價。

但他們還是前進。

晚上佔了布拉班特、沃蒙和薩摩業<sup>22</sup>。高爾林也落到德國人手裏。我們已經到弗塞斯林<sup>23</sup>邊，那是佈滿鐵絲，踏成毛氈，爲塹壕和掩蔽部所充塞的廢墟地方。坎布勒斯特農場<sup>24</sup>被掠得了。幾乎達到鄂內斯。步隊在這方面作來去去的激戰。

一大批法國砲兵陣地和大砲都被佔領了。法國人沒有時間把砲身置於安全的處所。到處都散着破壞了的機關槍，沒有人想到去收集。沒有一秒鐘沒有爆發的聲音。

我們捉住了俘虜，獲得了戰利品，佔領了塹壕。損失重大。在被掠的陣地之後，常是有新的陣地。本軍的砲隊應該朝前趕去，因爲它與步隊失掉了聯絡。我們現在走到各砲台附近去。敵方砲火在增加，是很明顯的事了。

這樣又到了夜裏。

22 Samogneux

23 Fosseswald

24 Chambrettesferme

二月二十四日，在劇烈戰鬪之下，一步一步地前進，情形和以前一樣。攻擊者從薩摩業出來，達到三四四高地。高據於佈滿紛亂鐵絲的峽谷之上的盧味蒙<sup>25</sup>村莊的邊緣被佔領了。沃蒙和鄂內斯也都陷落。弗塞斯完全受着逼迫。鄂內斯後面的高地亦陷落了。攻擊者得了布魯勒斯峽<sup>26</sup>和那面的赫米塔格<sup>27</sup>林。攻擊達到柏充鄂<sup>28</sup>村。

二月二十四的深晚，凡爾登區法軍司令赫爾將軍報告總司令霞飛元帥，說他想把馬斯河的東岸全部連可推斯山脈以及所有的礮台都放棄。他的各師團都被打敗，再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如果人迅速充分地給以必須的預備隊，他盼望可以守着馬斯河的西岸。

25 Lovemont

26 Brûles

27 Hermitage

28 Bézouvaux

霞飛元帥的回答，是叫赫爾將軍馬上隸屬於第二路軍，設路軍的總指揮爲貝登<sup>29</sup>將軍。貝登是法軍中的最好的軍官。有名的，屢著戰功的第二十軍團正在開進中。一天之前，已經有若干部隊可以參戰了。

霞飛說：『凡是在這個時期下退却命令的指揮官，都應受軍事裁判。』  
一個可怕的夜過去了。

二月二十五日的早晨，在許多正面地方，開始作新的背擊。被擊敗的隊伍不能做什末事了。在布魯勒斯峽快在柏充鄂附近擴大爲平原的地方，哈蘇爾峽<sup>30</sup>從那裏向南伸展。該峽長而窄，差不多成爲一條直線。在峽口開朗的天邊，顯出一個巨大的延展很寬的山脊，重礮打在上面，好像大黑旗一樣的飄揚。那便是都窩孟。

29 Pétain (1896— ) 一九一七年任參謀總長。

30 Hassoulès

擔任攻擊的勃蘭登堡、西發倫和黑森拿騷<sup>31</sup>人，都受着重大的損失。但是他們攻擊的精神並不因而消沈。

本日下午，戰事達到可定勝負的程度。

整營的人一點鐘一點鐘地消滅。正如巨大的雪溶一樣，沒有方法抵制。攻擊者覺得法軍的抵抗疲乏了。他們再不用十分不屈不撓的精神防禦塹壕了。敵人阻止射擊的工作，再不正確靈活了。沒有反攻的事了。我們可以看到退却的法軍縱隊。法軍的礮火給了一個無計劃的印象。第二十軍團的新隊伍還不會發生效果。

當全區步兵戰沸騰時，中軍發生了一項特殊行動，兩方都不曾觀察到。步兵第二十四團的幾個勃蘭登堡的人，越過都窩孟北面的斜堤，達到礮台附近。都窩孟在德軍劇烈礮火之下，法軍礮火在老遠的北方怒轟。在反掌之間，勃蘭登堡人已經到了壘壕，攀升到主堡上去了。守備軍因為礮火

31 Brandenburg, Westfalen und Hessen-Nassau 勃蘭登堡爲普魯士邦的一省（又城名），在柏林南；西發

倫爲普魯士西北部一省，與荷蘭接界；黑森拿騷亦爲普魯士的一省，在西發倫南。

的破壞作用，都逃到穹窿裏面去，不曉得敵人已到跟前來了。

機關槍的聲音，在稜堡周圍響着。它們從都窩孟村中射過來，尤其是從法國人佔據的教堂塔上射來。礮台守備兵完全嚇呆了。勃蘭登堡人穿過掩蔽着的小路，彷彿在一個分枝極多的狐狸洞中一樣。穿到這裏又穿到那裏。法國人蹲在穹窿裏面，做了俘虜。

重礮在穹窿上面轟擊。過了好久，勃蘭登堡人纔知道礮台是我們的了。高級司令部直到夜裏纔知道這些變化。

在那邊——繼續向西——下午攻陷了盧味蒙村，隊伍向胡椒嶺<sup>32</sup>進行。現在法國方面的礮火，十分明顯地緩和了。機關槍再不答答地的響了。

敵人是被打敗了嗎？

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

攻擊者走過塔盧峯<sup>33</sup>，達到伐西羅維爾<sup>34</sup>的邊緣。馬斯河那邊的山坡逐漸升起，上爲馬勒礮台。礮台正在射擊。山坡上佈滿礮兵陣地。人臥在礮台前面，沒有絲毫的掩護。

整個胡椒嶺都奪過來了。人紮在南坡上。對面有培爾維爾礮台和夫諾易特峯<sup>35</sup>——一連串的礮隊佈置——恫嚇着。

都窩孟是守着。但是它西邊還有同名的村莊。這是個唯一有關係的野戰陣地。三面都包圍了，法國人牢守在裏面，好像不要讓鬼趕他們出去似的。

提窩蒙嶺<sup>36</sup>上的礮兵陣地，極好控制這個村莊。在叢一樣密的阻止射擊保護之下，步兵浪一層一層地從夫洛立<sup>37</sup>捲上來，增強該村的守備。從這裏給該壘以最大的威脅。沒有攻擊者能使敵

33 Cote de Talon

34 Vacheranville

35 Cote de Froide

36 Thannontriecken

37 Fleury

人退讓。

薩皮特，卡耶特和福門<sup>38</sup>的三個森林中，不斷地吐出阻止射擊的浪。這三個森林，都是具有極烈火力的礮兵巢。都窩孟和它緊東邊的哈都蒙<sup>39</sup>嶺，不得不承受一切。好像沒有老鼠能在那塊生存似的。

聖米息爾，蘇維爾，塔發內斯各礮台與洛非<sup>40</sup>射擊陣地，晝夜不息地把沉重的殲滅礮火，向紮滿德國礮隊與全部德國後衛應該通過的都窩孟北方各峽谷中放射。這些峽谷的情形極為不好。從二月二十四夜以來，法人已經在福克斯東邊從厄坦角裏經過窩夫勒平原向可推斯退去。他們紮在可推斯山麓早已準備好了的陣地裏。他們在山坡上的無數礮兵陣地的礮火掩護他們。他們從那裏可以觀察德軍的任何運動。他們背後有大森林可以遮掩他們自己預備隊的運動。

38 Onapitrie-, Caillette- und Fuminwald

39 Hardonnontriecken

40 Laufée

在這個不屈不撓的戰事，查不出懦弱的痕跡。反之，法國砲火却不斷地增加。

德國砲隊雖然準備着一種巨大的彈藥消費，但是這種浪費，仍使它陷於狼狽之境，不得不開始節省。我們誠然有的是彈藥，但是要把它運到砲兵陣地去，却遇着了種種困難。縱隊的人馬都受着極利害的損失。他們有許多都不能到砲兵陣地去。

法國調了兩軍團的生力軍來。攻擊者的德國隊伍，還是二月二十二日的那些隊伍。他們不會舉行一種十分迅速的交代。兵士的銷耗比想像的大得多。各連的戰鬥兵力都減去了一半。

法軍的反攻雖然只限於局部，已於二月二十六日，解脫了持續竟日的劇烈的步兵戰。德軍還是攻擊者。但是在許多地方，他們已經變成了防禦的腳色。他們忍受一切，不放棄尺土寸地。但是他們在這一天也沒有顯著的進步。

自從二月二十二日以來，二十六日是陣地沒有重要推移的第一天。攻擊者一天沒有結果，防禦者就逐日佔優勢了。

戰事已經停頓，是沒有疑惑的。如果要繼續作戰，只得用別種方法。

馬斯河東岸的多數峽谷，是從山頂下降到山腳的。所以這些峽谷完全曝露在河西法軍側射之前。法軍很快地明白這種利益，於是盡量去利用它。

他們在烏鴉林邱米厄爾林<sup>41</sup>和「死人山」一帶地方的礮兵巢，一天一天地增加。他們可以射擊在東岸攻擊者的背部。從部魯斯林，從同名的礮台和馬勒礮台下來的側射，掃除了伐西羅維爾與都窩孟之間的一切峽谷。

這是一種完全不能維持的狀態。

德國礮兵連不能抵抗在正面與西側的二重敵人。後衛受着極大的損失。現在只有兩個辦法，或者盡力推進東岸的攻擊正面，使法軍不得不放棄西岸，或者去開始攻擊西岸。第一項因為法國人的抵抗，暫時沒有希望，現在只能注意第二項了。

幾天之後，戰事就發展到非作兩個攻擊正面不可。

41 Cumieres

在東岸上進攻與反攻，常是成爲新的浪潮，互相衝蕩糾纏的時候，西岸上也開始演二月二十二日的戲劇。

三月六日，福爾革斯林<sup>42</sup>於怒戰之後陷落。該林在馬斯河畔公桑伏——二月二十二日德軍攻擊的右翼所在地——的緊對面。福爾革斯村與累格內維爾村<sup>43</sup>不久繼陷。法軍正面被推出於馬斯河畔。東岸的攻擊線達到了香納維爾<sup>44</sup>和伐西羅維爾。

現在在西岸進攻的比較困難的一部分來了。

步兵戰一天一天地劇烈。德軍陣地慢慢地朝前推移。保持寸土尺地，都須抵抗連續不斷的反攻。兩星期之後，佔了累格內維爾南面的鵝嶺。烏鴉林邱米厄爾林和與它同名的村莊都落到德國人手裏了。

42 Forgeswald

43 Regnéville

44 Chappneuville

『死人山』被佔了一半。德國人保住西北山頭，法國人保着西南山頭。狂暴的手榴彈戰在兩個山頭之間的山凹上來來去去地動盪。

當法、德兩國報紙，作『死人山』屬於攻擊者或屬於防禦者的激烈辯論的時候，德軍又於三月二十晚，從他們彈痕中出來，克服了封鎖射擊在上面噓噓地響的山凹，奪一公尺地，又奪一公尺地，也攀上了西南的山頭。

同日，德軍還在馬蘭庫爾<sup>45</sup>森林與柏廷庫爾<sup>46</sup>村莊之間開始攻擊。深晚時，從三方面攻擊達到三〇四高地附近。奪取高地沒有成功。德軍從馬蘭庫爾迫進與該地相連的阿福庫爾<sup>47</sup>林，但不曾走過該林的南緣。

\*

\*

\*

\*

\*

45 Malancourt

46 Béthincourt

47 Avocourt

這個從馬蘭庫爾與柏廷庫爾兩個村莊的低處，對三〇四高地的塊狀山麓與其西部連接的忒爾密頓丘嶺<sup>48</sup>的戰事，形式十分恐怖，以後成了凡爾登各戰役的典型。

步兵班跟着礮火的輾子，從那個彈痕裏跳到那個彈痕裏，摔手榴彈，擊散敵人的小部隊。人不知道究竟是在自己的，抑在敵人的封鎖射擊中跑，幾乎看不到左右發生的事變，只能辯別最近的鄰人。一切都是單獨行動，時常有幾點鐘之久，不管部隊的全體。

許多時候，人臥在敵人面前二十公里的地方，兩小時之久不能動彈。直到在側面彈痕邊上架起了一隻機關槍，在他們當中射擊的時候，方才能動。

於是大步跳過彈痕，追着敵人，切斷他們的後路，把他們一齊趕走。有時候人看到他們的頭，聽到他們的槍聲。

忽然一隻機關槍，從敵方後面陣地裏答答地響起來。人蹲到彈痕裏，等到敵方裝槍發生障礙，等到榴彈給機關槍一個致命傷，等到機關槍沒有子彈時為止。

沒有人注意那到處摸索，奪去他準確目標的礮火。

人談不上什末攻擊與衝鋒了。這塊所有的事變，都在步兵攻擊的一切習慣規則之外。在這裏既不能查出一個明瞭可識的開端，也不能查出一個終結，更不能查出一個任何系統。人只是從這個彈痕走到那個彈痕；等到彼此毫無關係的各個行動的總合，在老遠後方司令部集聚起來，纔有一個統一的戰鬥行爲的景象。

佔領了幾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俘虜了幾多的敵人，奪得了幾多機關槍和大礮，自己方面有若干的損失，耗費了若干的彈藥，大都要到許多小時之後，有時甚至要到整夜之後纔能結算。

人在前方怎樣知道發生了什末事變呢？人只能在彈痕地帶中變動他的位置，捉了幾個俘虜，經過殘廢的礮兵陣地而來，受了重大的損失。

佔了幾多公尺的地方？什末時候佔呢？費了幾多時光佔呢？我們自己的人，在早晨有幾多他們怎樣了？現在他們還有幾多？或許還有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一全班人紮在四十公尺之前？

這一切都是不能知道的事。步兵飛行機將用照相和繪圖規定達到的戰線。夜裏，人打算向左

右取得聯絡再與營部接洽。各連長努力組成一種有聯絡的前線。

以後連的上士要在後方行李附近造損失表，送給營部。在前方，只是準備繼續作直到現在所做的事。

現在，馬斯河西岸的阿福庫爾林與東岸福克斯砲台之間，成了唯一劇烈的戰鬪正面。

法軍統帥部以最大的決心，調了它的戰略預備隊來。每天都有幾團新兵來到。德軍仍牢守着進攻的原則，毫不放鬆。

吸水機正在工作。它吸了許多法國的血液。法軍的損失已到了十萬。德軍損失在頭幾天還可以過得去，以後逐漸增大，正如抵抗逐漸加強一樣。

抵抗者的所有損失還是比攻擊者的多。但是人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損失相等的時間。吸水機開始向兩方面工作。

到了夏天。六月的炎日曬着胡椒嶺，『冷地』都窩孟的南邊斜堤和卡耶特，薩皮特與福門等三個打平了的森林。

到了夏天。但是在這座山上還沒有一匹綠葉子。

沒有壕溝了，只有彈痕和掘翻了的地皮。森林只是一羣黑樹樁。大道都沒有了。村莊好像被一陣大暴風所掃除了的一樣。白色的石堆表示它們以前所在的地方。

彈痕，砲兵巢，破碎的鐵絲障礙物，打穿了的掩蔽部。中間有些穿着破爛惡濁的軍衣的人，帶着機關槍，手榴彈，迫擊砲，槍枝，棚布和飯盒。

白天裏看不見什末生物。夜裏舉行換防。光彈升上去，傳播發焰的亮光。以後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不動。急襲射擊使峽谷震動。封鎖射擊和巨浪一般地掃來掃去。重砲射出的彈子，帶着一道輕烟，在天空往來馳驅。

飛機從早到晚在彈痕地帶上繞圈子。它們輪流換班，以便每分鐘都加以視察。兩個傳令兵，幾個送飯的，運送一車傷兵的小小動作，他們都記錄起來。它們數張在潮濕地洞上的棚布。它們注意

夜間在彈痕中間走成的一條小路。如果前夜在這塊有了瓜代的事，那在今夜還是要做的。人應該在這塊加以若干的奇襲射擊。它們注意每個蓋在掩蔽部上面的新鮮土堆以及洩露一個正在射擊的砲兵連的每朵白烟。

他們供給詳細的底子，使在這區域上久已開始，不會停息一分鐘的砲火，作精細的分配。

這邊和那邊不斷地有新師團來到。他們在這砲火怒吼的荒地上蹲兩星期，消失若干人數，以後又被調到一個安靜的正面地段上恢復他們的戰鬥力。

三星期之後他們又來了。全部德國西線的隊伍和法國隊伍，都差不多漸漸地經過了這個戰地。

這是凡爾登變成一個確定觀念的時代。法國人叫它做磨機，德國人叫它做地獄。

都窩孟村終於只得滅亡。德國各營已經過了提窩蒙嶺。他們在那裏牢守着。五月下旬有一項極驚人的事。

在一陣劇烈砲火準備之後——擊碎了都窩孟南方德國隊伍旁邊的一切，但是雖然如此，並不是一件異常的事變——法國人忽然到了都窩孟砲台上。他們佔據了西南全部和主要砲塔。砲台內部的德國守備隊與之抵抗。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作了兩天之久的戰鬥，用盡一切方法，作謹嚴的準備，極精細的各個戰鬥，突然的襲擊。最後在外壕裏放了幾尊重迫擊砲，纔使砲塔不能爲害。法軍只得朝夫洛立——他們來的地方——下去。

又來了德國新師團。六月一日卡耶特森林陷落。六月二日福克斯陷落。這塊的情形與都窩孟完全相反。法國人在穹窿裏面，德國人在穹窿面上有幾天之久。誰有這座砲台，在兩國報紙上亦有爭論。勇敢的防禦者終於屈服。

全部提窩蒙嶺，薩皮特森林和福門森林都逐漸落到德國人手裏。六月底，夫洛立村廢墟也被掠奪過來。但是未能保持。法國人無論如何犧牲，都不肯放棄它。

雙方的損失都異常重大。在這塊互相撕殺的，是歐洲兩個最好軍隊中的精華。幾天之後，德軍

陣綫已經紮在夫洛立北方的鐵道堤上了。

米息爾砲台，蘇維爾砲台，塔發內斯砲台和洛非附近山坡上零星砲兵陣地，把它們的砲火集中到這個地區。從都窩孟砲台的南背，下到夫洛立鐵道堤的那條路，是這個地獄中異常怕人的處所的極點。

世人對於這幕戲久已司空見慣了。他們知道這塊是不至於有什麼新奇的事的。雙方的軍報對於凡爾登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報告了。『普通的砲火』成了日常的單簡名詞。

各師團總是不斷的瓜代。好多已經來過兩次，有的已經來過三次了。他們走過磨機之後，加以完全補充，以後再到磨機裏面去。

德國方面對於砲兵陣地用的彈藥，曾屢加以限制。人算到，如果法國人能夠節省火藥，他們也很喜歡。他們一定要照樣辦。

但是法國人沒有想到這項事。他們要幾多榴彈，就有幾多榴彈。他們的榴彈還用不完。整個的美國都在給他們造榴彈。如果德國砲火稍為緩和，他們就乘機大事射擊。從事防禦的德國砲隊，在

一天之內，要用掉他們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一切。

不久法國人逐漸做了主動者。一切都表示反攻有大規模的準備。

德國各師團在彈痕地帶所應該忍耐的時期逐漸加長。彈藥消費的節制變成嚴重問題。隊伍都得嚴格訓令，只有完全認清敵人在是攻擊的時候，纔能請求自己砲隊作阻止射擊。人們在距離附近，沒有障礙物掩蔽的彈痕地帶，互相對峙，使用這個訓令，差不多是過度的要求了。

法國砲隊達到一種地區，那裏竟沒有一個德國人，能夠施放請求作阻止射擊的光彈，這種事已經有了。法國人忽然到了營長的掩蔽部前面。如果要奪回這種地帶，需要許多血液和許多彈藥。這兩件都是不得不節省的。

直到六月底，人可以估計，雙方損失的人數共有五十萬。其中有二十五萬是死了的。四個月死了二十五萬人。一切都死在一條窄的地帶上，這地帶可以用以前的幾個村莊，粉碎的砲台，打壞的森林，峽谷和丘嶺的名字去表示。

二月裏開始攻擊的地方是阿桑內斯，該地到凡爾登，直徑為十五公里。

當德軍佔了夫洛立時，克服了十一個公里，尙剩四個公里。在夫洛立和凡爾登之間，只有一個高地了。

夫洛立是德軍進攻所達到的最南邊的一點。



## 第十四章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

協約國用什末方法去解凡爾登之圍呢？

差不多有一個月工夫，好像福根海的計算，這一次也可以平滑地過去。攻勢的對抗，只限於西線別的地方的若干衰弱的反攻。這磨機在這種速度和範圍之內吞盡法軍的預備隊，是對的嗎？在德國大本營裏，有些大規模的計算。人把法國各師團的數目與在凡爾登消耗的數目相比。人從俘虜的變化，推算逐漸因戰事而消失的師團數目。人觀察各個地方敵軍損失的強度，因而得到對於全部攻擊正面的結論。人計算材料的消費與補充狀況。

根據這些計算的結果，以為對於法軍在其餘各陣地要取守勢，應該得一個必然的說明。一切都對。吸水機做的工作，與人對於它的希望完全相符。一切都靠它持續進行。

德國方面的空氣還十分可靠。好多批評者說難有顯著的結果，福根海告訴他們，他的作戰第

一步要使敵人受損失，第二步纔求戰略上的結果。

三月間，協約終於在另一戰地上，從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方面，舉行第一次解圍的攻擊，在準備和實行方面的規模都很宏大。

那攻擊來自俄國。

俄皇的軍隊還活着在！

俄國的各位將軍以鐵一般的恆心努力使用內部業已受到致命傷的帝俄的一切力量，作了一個冬季的工。那取之不盡的美國資源，也從日本那條路上，被俄國利用。俄國兵士都倦戰了。內心要分崩離析的毒素已經在工作。但他們還聽俄皇和他們軍官的命令。

俄國北方正面上佈滿着雪，冰和凍。這裏和那裏放幾砲。大多數地方的壕溝都離得很遠，每個敵人都可以想到，他是個零丁孤苦的人。是的，如果有一天俄國人帶着一切東西走了，人或許要過許久纔能知道。

有時在前夜巡邏的俄國斥候，被幾顆子彈趕走了。

德國隊伍——內有許多後備軍，沒有馬的騎兵團和國民軍部隊——紮在里加和明斯克之間，即波羅的海與羅基特諾沼澤之間，成功一條細鏈。那隊伍是與登堡和巴燕雷奧波爾德親王的兩個集團軍。奧軍正面從斯托科德河<sup>1</sup>起，夾有德國隊伍。

俄軍突擊的最重要部分，是對着自維爾納向前進的愛喜和倫元帥的第十路德軍。戰場的中部臥着那洛次湖與尉次涅夫湖<sup>2</sup>，兩個爲雪所蓋的冰面，周圍都是凍結的沼澤。六師德軍和少數砲隊，總計六十六營人，抵抗近四百營的俄軍的攻擊。俄軍後部，配有大砲一千多尊，這就東戰場的情形說，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大數目。

俄國攻擊命令的文字，頗爲驕傲，它要『驅逐敵人到神聖俄國境界之外』，但是他的隊伍卻

1 Stochod 普利彼得河上流的右岸支流。

2 Narotsch- und Wischniewsee 在波蘭北部威里雅河 (Wilija) 流域。

餓得半死，武裝惡劣，極度倦戰。隊伍後面，配備本國砲隊，迫之使戰。以這種可憐的軍隊，執行那種豪壯的命令，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

當人向他們宣讀俄皇這篇忠君愛國的命令時，同日又向他們下了一道別的命令，道：『如果某某部隊見了敵人，嚇得不敢前進，或者只有投降的模樣，預備隊和砲隊就應該用砲火轉射他們。輕傷者仍須逼上戰線，自毀肢體者亦然。憲兵作成一道密集的哨兵線，跟着作戰的隊伍。凡是能夠作戰的兵士，都不得向後通過哨兵線。』

攻擊的前兩日，從極度冰凍的天氣，忽然變做一種異常的化雪天氣。雪化得十分厲害，沒有幾久，兩湖的冰蓋都融解了。沼澤變軟了。攻擊者的出發塹壕和防禦者的塹壕都充滿了水。掩蔽部亦成澤國。

俄軍的攻擊命令，是以湖地和沼澤區域可走為前提。照理應該收回成命，因為要指定去攻擊的大部隊，在正面窄狹的乾地上，去抵當敵軍集中的砲火，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人牢牢守着攻擊時間，實際上就是把各營兵士趕到沼澤裏，趕到死地裏去。

但是擔任攻擊集團軍的總司令，厄衛爾特<sup>3</sup>將軍，却一刻都不躊躇，仍照命令辦理。他知道，攻擊是已經失敗了的，但是應該迅速朝前繼續進攻。他也曉得，這種範圍廣大的準備，是難得作第二次的，因此，就令的的確確要犧牲一萬多人，還是要進攻。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六點鐘，俄軍砲火開始射擊，完全照着西線的模範。在十點到十一點時，俄軍各營作成密集的縱隊出發，向兩湖中間和其北的德軍陣地滾滾而來。

德軍的防禦砲火向他們射擊，打倒這種整營的啞叭動物。敵軍後方又有新的縱隊壓來。攻擊者差不多不會在任何地方走到德軍塹壕之旁。中間地帶堆着尸山。

下午除開唉聲嘆氣的受着重傷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活着的俄國人在陣地中間了。健全的人蹲在他們出發塹壕裏，默默無言，垂頭喪氣。他們等着夜間的攻擊命令。砲隊又在擔任工作。德軍對於將來的攻擊將有更好的準備，是明白的事。人可以逆料到進攻的完結。但是他們仍要進攻。

夜裏戲劇重演。流的血沒有白天那樣厲害，因為俄國步兵在朦朧的月光中，有機會停止或者

老老實實地裝死。雖然如此，第二天早晨尸堆還是長得很高。我們可以說，昨日來攻的人，只剩下一點可憐的殘部了。化雪的天氣逼着他們，總是從那些窄狹的乾地上前進，遭受正面的防禦砲火。

新來的俄軍從事攻擊。他們還不認識這種恐怖。後方的人向他們說勝利業已成功，現在只是要追逐並殲滅正在逃走的德軍。

俄軍統帥部擴大攻擊區域。在度那堡地方的更北面，開始作第二個突擊。三月二十一日，更在米陶和雅各城之間，緊靠里加海灣，作第三個突擊。

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在愛喜和倫軍正面前，屍場已經靜悄悄的時候，俄國大隊還在度那堡和雅各城附近攻擊了幾次。以後這裏也完了。

一星期之後，整個北面陣地，與未曾攻擊以前的時候，幾乎沒有什末分別了。好像一陣紅色的雲一樣飛過去了。如果不是還有屍山，新鮮的彈痕和打穿了塹壕肩牆的話，人就簡直不知道有那一回事了。

這次企圖又費了俄皇十二萬人。無論在那一塊都沒有得到一點間接的成功。德軍統帥部不

曾從西線送一個兵來，參與東線的防禦。

爲要援助西線的法人起見，又有一個敵人來代他冒險。但是人對於他的試驗，業已司空見慣，可以從容去應付了。那便是意大利人。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三日，開始第五次伊孫左河之戰，它的情形只是前四次戰爭的重演，毫無變化。步兵從早到晚地攻擊，一共五天，奪了幾個塹壕地帶，損失了四萬人，惟軍事報告說得甚爲冠冕堂皇，要遮掩那徒然流血的事實。

卡多爾那不能阻止孔刺德·馮·霍真度夫這時在意大利正面所採取的各種準備，更不能藉新的攻擊去援助西線。

孔泄德的行動，違反福根海的嚴厲的警告。這兩位將軍的不和達到了極點。德國人不願扶助奧國人在巴爾幹半島和對意大利的計劃，奧國人沒有辦法。德國人不要把他極不充分的隊伍的可貴的材料，借給奧國人去追求他的目的，因爲這在德國人看來，對於全部結局不關重要。

第一攻凡爾登的事，仍按照計劃進行，第二、三月間的俄國進攻十分順利抵着了，第三、卡多爾那在伊孫左河畔的新攻擊，毫無成功而潰敗，這三件事實，使孔刺德繼續走他獨立自主的路。他得不到德國隊伍。於是他就用多瑙帝國屢著戰功的隊伍，提羅爾，斯泰爾馬克<sup>4</sup>，坎騰<sup>5</sup>，匈牙利和波斯尼亞的人去獨自作戰。他要叫德國人看一看，他自己也還有本領做事。多瑙帝國因為在俄國境內作了許多次不幸的戰爭，豪氣都消沉了，應該要——最末次——恢復起來。

各種準備都廣大，精細，而且具有幾乎成了模範的突破方法的規模。戰略的基本思想，頗為單簡明瞭，而且遠大。孔刺德要在北方厄直河<sup>6</sup>與布勒塔河<sup>7</sup>突破，經過亞西哥與亞西羅<sup>8</sup>，掠取平

4 Steiermark 奧國的一邦，在恩斯河(Enns)與木爾河(Mur)之間。

5 Kärnten 奧國的一邦，為維也納到威尼斯的要地。

6 Etsch 在南提羅爾與上意大利。

7 Brenta 在上意大利，流入威尼斯灣。

8 Asiago und Arsiero

原，再迅速向費才查<sup>9</sup>與威尼斯突進，使直到亞得里亞海和伊孫左河口的全部意大利正面，歸於崩壞與消滅。

攻擊地區有四十五公里寬。最先要奪取極為困難的山間陣地，七區高原的意大利堡壘鏈和亞西羅——亞西哥的強固要塞線。如果打通了這條線，纔能想到在空曠地方上從事大戰。德奧兩國參謀本部的關係，冷淡到這步田地，以致福根海連攻擊的時間都不知道。

指定攻擊的攸貞<sup>10</sup>大公集團軍，準備得異常周密，五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使意大利軍十分驚訝。一種沉重的砲火落到厄直河與布勒塔河之間的山間陣地上。他們在戰爭中，第一次得到連續速射的觀念，知道在射擊中忍耐的味道。這塊將有一種規模宏大的攻擊，是沒有疑惑的了。

第二天就開始步兵戰。

奧軍向敵人山間陣地衝鋒，其勇敢靈敏，殊堪驚訝。他們屢戰皆捷，戰旗得到了不朽的榮譽，好

9 Vicenza 上意大利的一省及省會，在威尼斯西北。

10 Eugen (1863— ) 奧匈帝國的大元帥。

像哈布斯堡朝舊軍隊的精神還要復活一次似的。

攻擊運動對於隊伍的要求，極爲厲害。誰戰死了，誰受了重傷，就要落到心驚膽戰的深淵裏。在異常荒野的峽谷上交換砲火。兵士都在龜裂的冰河上和冰天雪地之中。大砲應該拆散了用騾馬去運。

三天之後意大利的三個陣地都被衝破了。

戰事從這個山頭向那個山頭進行。高原的裝甲工事都崩壞了。五月尾，奧軍突擊亞西哥與亞西羅。全部意大利的陣地砲隊，約有大砲三百尊，都落到他們手裏了。他們得到了三萬多的俘虜。這同意大利在伊孫左河畔的攻擊比較起來，該是個怎樣的分別！

在亞西哥和亞西羅後面還有最後的幾條山脈，現在必須從新集中正在攻擊的各軍團，設置砲隊陣地，籌備彈藥。一星期後，人可以作第二次到平原的突擊，有決定勝負的希望。

各軍都作了光輝燦爛的戰事。一陣豪誇和歡呼的浪捲過全國，要叫抵抗和勝利的精神復燃。卡多爾那已經準備迅速撤去他在伊孫左河的陣地。威尼亞亞平原已經看到奧人有這多次的勝

利，正在含笑招呼他們。

當一切勇敢期待還在努力求其實現時，命運也選了這個時候，不獨使奧人極度屈服，而且還要在幾星期之內，給戰事一個全新的面目。

或許在全部戰事中，勝利的重點和敗北的重點，就時間方面說，從沒有這樣迫在一塊的轉變。從來沒有這樣明顯。對於國民要求的程度，無論在道德方面和物質方面，從來沒有像一九一六年六月間這樣急促，這樣劇烈。

六月四日布魯塞爾對奧的大攻擊開始。

六月二十四日西線的索姆之戰開始。

接着，意大利在伊孫左河畔從新開始攻擊，羅馬尼亞參戰並侵入七堡，最後，協約聯軍從薩洛尼亞向馬其頓攻擊，都只是這兩項重大事變的結果與附帶現象。

這件事使東方正面大爲震動。

當事變在六月四日公開顯出毫無疑惑的時候，德奧高級司令部都莫明其妙。一九一五年的整個戰略佈置，因爲這一次劇烈的打擊，雖然沒有殲滅，也似乎發生了危險。正面分裂了！

人算了又算，俄人在北方的攻擊很順利地被抵制着了，何以在南邊能夠得到一個如此迅速的結果。人曾經準備，幾星期之內俄國布魯息羅夫的集團軍，對於華沙和勒謨山，將聲行一次巨大的攻擊，並且深信，這個動作將與西方戰地上的愈過愈爲鮮明，行將發生的英法會攻同時舉行。但是所有關於敵人的消息，都衆口一詞地說，俄人尙在準備之中。他們隊伍的大部份，還集中在北方與登堡集團軍對峙。

這次戰爭在三天之內犧牲了一整路的奧軍，它的正面很順利地被突破並分裂了，作戰地區的全部砲隊幾乎都喪失了！

在那一天之內，同盟軍統帥部在西方和南方的一切沉重憂慮都突然落後，爲東方突擊的號聲所勝過了。在這個悲慘的日子裏，那不幸失掉了的作戰的統一性，又恢復起來了，出於一般人的

意料之外。

這都是單簡明瞭的事實。

俄國統帥部因為西方俄人和南方意大利人的催促，決定從窩里尼因三角的洛甫諾與度普諾區域中，作一次有力的攻擊試驗。領導攻擊的布魯息羅夫將軍對於這件事只用了一半的心思。他的準備不會完畢，要他去攻擊，他是絕對不願意的。原有的計劃是要在六月底與西方的法人共同行動。但是他不得不服從。他總是想到一種示威，不曾想到一種有偉大戰略的攻擊。

六月四日，俄國步兵在普通砲火射擊之後向前攻擊。

現在發生了俄人自己原來不要相信的事變。奧軍第四路的正面，幾乎沒有抵抗就崩潰了。差不多沒有嚴厲的步兵戰鬥。一團一團的奧軍都做了倦於作戰，絕對不高興攻擊的俄軍的俘虜。其中大部分都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部隊。孔刺德還有的精銳軍團，在提羅爾正面上的亞西哥和亞西羅附近。

現在俄國人知道什末時候到了。他們差不多兵不血刃就奪去了奧軍的砲兵陣地，縱隊和輜重，糧食庫和司令部。單薄的奧軍預備隊，自始就不曾打算作強頑的抵抗。談不上一種恐慌或一種潰走。戰鬥正面毫無變化都落到大爲驚異的敵人的手裏。

六月七日，俄國人到了盧斯克。他們迅速地把突入之處向左右擴大。一個半星期之後，他們前進的深度已達六十公里。科威爾和夫拉提米爾·窩林斯克都受着直接的威脅。但是這還不夠。布魯息羅夫認識了這種順利得令人詫異的情勢，於是盡力利用。在佔領盧斯克的第二天，他已經叫他紮在極南布柯維納邊境上的各師團，向第七路奧軍進攻。

他的計算異常正確。那在布柯維納作戰，屢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得到成功的普夫蘭折·巴爾丁的軍隊，很迅速地潰敗了，負着重大損失，經過布柯維納退却。在這裏損失的大砲和材料也極其重大，被俘虜的人數，尤爲驚人。幾天之後，俄國人已經紮在科羅美阿老西邊的喀爾巴阡山口了。勒謨山從南邊感受着威脅。

布魯息羅夫始終不懈地更進一步。他在北方的盧斯克和南方的科羅美阿，都在奧軍的正面，作了一個深刻的裂口。現在他要在中部對勒謨山集中。他的目的不是要包圍全部奧軍，不是松山之戰的戰略。他已經看到，只要一種比較簡單的，費時較少的正面攻擊，就足消滅紮在該處的奧軍。一星期之內，他就逼着柏木·厄爾莫里的軍隊，受着重大損失，從塞勒斯河畔退到布格河與次羅塔·利帕河的上流。

在兩星期前還很穩固而清楚的東方情勢，現在得到了一種幾乎不能忍受的緊張。沒有人能夠說，這種緊張是否還可以緩和下去，或者要發生極爲不幸的大崩潰。

由本哈第<sup>12</sup>，馬尉慈和利次曼各部隊組成的德國林心根的集團軍，紮在那在盧斯克吃了大敗仗的奧軍的北邊。雖然俄國人不惜犧牲一切，要用正面的突擊去牽制他，但林心根仍採取了完

12 Bernhardt (1849—1930)

德國騎兵大將所著德國與最近戰爭（一九一三）有過林心根的中文節譯本，名曰戰爭

全佔優勢的對抗步驟。他馬上看到，如果他要防範最不幸的事，他也應該用他的各師團爲奧軍正面負責任。福根海答應從西方調新師團來。它們已經在法國起程，不會顧到那塊也有的強烈的緊張形勢。在援兵還未來到的時候，林心根不得不要他的隊伍做那不可能的事。

他的右翼慢慢向斯托科德河收束，以便免得失掉與退却了的奧軍的聯絡，他從人數稀薄的正面上，在不發生危險範圍之內，把所有可以不用兵力都抽出來。他們以急行軍的方式，從科威爾到夫拉提米爾·窩林斯克去，分佈於奧軍之中，以便於本月中旬舉行反攻。

這裏發生了奇蹟。

俄國人只要見了德國的鋼盔，覺着了新鮮的攻擊精神——他們就退讓了。因爲隊伍的人數過少，不能舉行追擊，加之俄軍對於科威爾的壓迫又特別強烈，人只得限於彌補工作。但是正面現在又有一點硬勁了。

俄國的攻擊停頓了。人叫德國部隊插到奧國各部隊當中，藉以避免新的崩潰。七月初間，布魯息羅夫在盧斯克區域內，放棄了許多已經略得的土地，他所剩下的獲得，只限於盧斯克周圍的一

個半圓形的地方，半徑約四十公里。這項事只得算了。

布魯息羅夫還打算奪回那已失掉了的主動權。他還沒有想到，承認他的失敗。他在更北幾百公里的地方巴拉諾威池附近，對巴威雷奧波爾德集團軍的正面進攻。他的努力毫無結果，與三月間對愛喜和倫軍的攻擊完全一樣。俄軍在德國後備軍的面前沒有得到尺寸土地，損失卻很重大。這時候，在南方勒謨山附近的另一枝德國軍隊，也解決了在科威爾向林心根提出的同樣任務。那枝軍隊是波特麥爾將軍的德國南方軍。在六月中旬危急的那幾天裏，德國方面只有一項心事——俄人從兩方對於敗北的奧軍兩翼所加的極度壓迫，德國南方軍是否能夠抵抗，或者還是屈服。因為加里西亞和勒謨山是否還應保守，或者應該繼續退到喀爾巴阡山，都要由這件事來決定。

但是波特麥爾軍屹立不動。

當左邊奧國第二路軍在柏木·厄爾莫里指揮之下，從泰諾波爾向普爾則密斯拉尼<sup>13</sup>退卻，

右邊奧國第七路軍在普夫蘭折·巴爾丁指揮之下從折諾維次向科羅美阿後面喀爾巴阡山邊退卻的時候，德國南方軍且戰且退，至與折入的兩翼取得聯絡爲止。他們這樣來到勒謨山東南方的一個陣地裏。

他們在那塊塞住俄人到加里西亞首府的道路，無論怎樣槌擊都不讓開。他們更繼續向左右兩方送隊伍去援助奧軍正面被突入的各部分，該路軍還有充分的力量，以不斷的攻擊牽制俄人，而且把俄人的攻勢變成一種逐漸的緩和。六月底南方的局面也恢復了，與北方情勢的緩和大約同時。

但是該受了怎樣的犧牲，對於將來的展望更是如何的慘暗啊！

奧國失去了五十幾萬人。俄國人掠去了兩百多尊大砲。但是最爲痛苦的，是那約近三十萬俘虜的驚人的大數字。

對意大利的極有希望的攻擊，不得不馬上停頓起來。人在東方須用一切的兵士，以便至少把

那巨大損失彌補若干。提羅爾的正面應該撤退到亞西羅和亞西哥的老後面。那極爲光榮地掠得的山地的大部分又還給意大利人了。意大利歡呼。卡多爾那準備第六次伊孫左河戰爭，已經成了顯而易見的事了。

科威爾的東正面直到布柯維納都紮着德奧的混合隊伍。這裏應該創造出秩序來。我們應該明白，奧國隊伍還可以做什末工作，我們應該怎樣去幫助他們。

這些劇烈的事變，使人馬上認出奧匈軍隊所遭遇的極爲不幸的各種困難。這軍隊裏面有十三種不同的民族，說十三種的話。最好的軍官都死在戰事開始時。一些有光榮的戰場上了。各種民族的大部分，都嫌惡帝國，並且日甚一日，那聯絡他們的繃帶，一天比一天鬆弛，人們打仗不是爲愛祖國，只是由於強迫。德族奧籍的精良部隊，大半都紮在意大利陣綫上，在那塊抵抗全部意大利隊伍的突擊，屹立不動，所以在東方只能做彌補工作便算了。這個自身業已分裂了的軍隊，到了今天還能做這樣的工作，差不多要算一種奇蹟。但是現在應該要把局勢認清楚。

與登堡元帥擔任全部東方總司令，從里加附近的波羅的海直到喀爾巴阡山的脚下。剩下到

羅馬尼亞邊境的那一小段，歸奧匈皇儲卡爾<sup>14</sup>大公指揮。原為馬肯森參謀長的塞克脫將軍現在做大公的參謀長。塞克脫帶了大批的德國軍官去。

在東方追求偉大目標，就同盟國情形說，眼前是不可能的了。現在唯一的任務是鞏固陣地和改組奧國軍隊。這是幾個星期之內同盟國被逼而得到的一種痛苦的認識。

但是不幸的事絕對沒有完結。失敗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開始顯現出來。羅馬尼亞因為東方戰地上的各種事變關係，受了協約方面外交誘惑，是沒有疑惑的事了。因此，敵人在東方陣地上增加了近一百萬的兵。匈牙利從兩方受着包圍。

在這個沉悶的，充滿不幸電壓的，已有閃火佈滿的大氣中間，落下了幾千尊大砲的雷聲，這幾千尊大砲，在西方索姆河畔引起此次大戰中流血最多，時間最久，寬度最大的材料戰。

運命業已準備作致命的打擊。

14 Karl (1887—1922) 一九一六——一八為帝。

## 第十五章 索姆之戰

索姆是賦有畢加第<sup>1</sup>地方一切美麗的小河，發源於聖昆丁的附近，向南成一大弓形，在哈謨<sup>2</sup>附近達到它的極點，以後向北在佩倫<sup>3</sup>附近紆曲，從這塊大致向西流到阿眠。還有一條較小的姊妹河，恩格河<sup>4</sup>，從巴坡謨流來，在亞爾伯特<sup>5</sup>南邊入索姆河。

這個地方沒有較大的高地。最高的不過一百五十公尺。平坦的丘嶺互相連接着。樹林充滿盆地。田地結實肥美，草原甚為濕潤，呈深綠色。人從任何丘嶺上，都可以瞥見若干村莊的教堂塔尖。四

1 Picardie 法國北部從前的省名。

2 Ham 在畢加第境內。

3 Péronne 法國城名，在索姆右岸。

4 Ancre 索姆河的支流，在法國北部。

5 Albert 法國城名，濱恩格河。

個規模不大的城市——亞爾伯特，巴坡謨，佩倫和在南邊的，在它們當中爲最小的索倫——規定這個地帶的界限。這都是極好的鄉間鎮市，它們已經有了著名的歷史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這一帶第一次發生戰事。那是德國克魯克元帥的第一路軍，在這裏對法國摩拿利新編第六路軍作戰。九月，戰事正要移到北海的時候，便在這裏立下了堅固的基礎。

自是以來便沒有什末變動了。這塊的戰事得到一種可以算好的面目，反之，在北方的羅累托山旁和阿拉斯，在南方的香賓和索阿松，卻接連打了許多次的大仗。這裏常是有點田園景象——這條悠悠的小河在平時供獻它兩岸居民的景象。

雙方都築了陣地，極其精巧，塹壕極其舒服，差不多作了兩年的陣地戰了。障礙物，戰鬪壕，交通壕，居住壕，掩蔽部，砲兵陣地，司令掩蔽部，斜交壕，備戰棲息所和舍營——一切都極有秩序，好像是要永久設立的一樣。巴坡謨和佩倫都是舒適的地方，兩個最爲舒服的兵站城，足以安尉人的一切心靈先在陣地裏，以後到備戰區域，最後到安靜地方，都有一定的秩序。

6 Chaulnes 亦譯紹爾涅，法國城名，在佩倫西南。

索倫的地方最爲糟糕。陣地就在城的緊西邊。這塊沒有快樂的兵站生活，這塊流行的是前線  
的各種規則。陣線從索爾內斯向北經過味蒙多微勒，耍伊庫爾和洞皮爾直到刻盧，達於索姆河  
畔。以後在河那邊掠過馬利庫爾和馬麥次，在拉·波阿塞爾，橫過亞爾伯特到巴坡謨的大路，  
再到退普發爾，10 菩蒙直達赫標騰的東境和封揆維爾，11。就大體言，陣線是由南向北的，但是在  
拉·波阿塞爾和耍伊庫爾之間，向東成一弓形，該弓形在刻盧經過索姆河的地方，是它對佩倫突  
出最遠點。

選舉加第的這一帶地方做西方決戰出發點的思想，在法人方面從計劃戰役時業已發生。兩

7 Vermandovilles, Soyecourt und Dompierre bis Curia

8 Maricourt und Mametz

9 La Boisselle

10 Thierval

11 Heputerne und Fonguevillers

國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開會討論一九一六年作戰計劃，是在一九一五——一六年的冬季。這次作戰計劃的方式和範圍，經過了許多次的變更。但基本思想仍照舊而且照原有的形式實行。

最先人自己問，雖然在物質方面，估如此巨大的優勢，爲什末直到現在的一切努力，沒有得到特別結果呢？難道材料戰爭的基本原則是錯了嗎？到底有沒有一種別的方法，去突破敵軍的陣線？沒有，基本原則是不錯的，但是以前的實行方法，卻尚須加以考究。人應該繼續發展這個制度，使它自己到絕對安全的程度大大增加。

最先應該要有時間來聚集材料。英、法兩國都同意，說可以等一等，就令有德人佔先大舉進攻的危險，亦所不惜。在這裏並不是爲的與從前一樣的戰略，只是爲的還要聚積材料和師團。

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彈藥製造廠，從冬季起，已經在將來材料戰爭觀點之下工作。英國實行徵兵制，到了夏季將有兩倍的人數。殖民地和自治區的兵，都大批徵調，與以前完全不同。英國願意擔任攻擊戰線的三分之一。

攻擊的寬度大約有八十公里。人已經看出來，這塊所需要的程度，與以前各次的動作完全不

同。從前，人最多只攻擊二十公里或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德軍攻擊凡爾登的寬度，還不到十五公里。寬度較大，但不得使攻擊的強度受損失。所以每公里上應用的砲隊和全部材料的平均數目，比以前至少須加一倍。尤其是重砲和最重砲的數量，非加許多倍不可。

如果一切的數量都增大了，那準備射擊的持續性，也須給以相當的延長不可。如果連續速射的強度和持久性都加了許多倍，那它伸入敵人陣地系統的深度，也非增加不可。不獨作戰的部隊應當增加，就是補充隊，鐵路，高級司令部的行營，普通營舍和兵站城都應包含在內。

仔細射擊最重要的目標，不可受砲火密集的擾亂。對於一個沒有敵人和無戰術價值的地方，作幾小時的連續速射，是一種浪費。反之，用雙倍的彈藥射擊一個砲兵連密集的区域，應該有絕對的把握，即在這種計算之下，完全消滅德軍。

仔細射擊的方法，是新式的大批應用空軍。他們有三項任務：一，指示重砲向認清的目標射擊，並以飛機攝影和目力觀察去持續監督射擊的效力；二，以大批飛機隊向敵人後方擲炸彈；三，對敵人空軍作戰。還有作始甚小，在戰事中發展成功的第四個任務，以後也得到了重大的意義，那便是

從空中用機關槍，直接征服敵方的步兵。

這次戰事的第二件新東西，是大批應用毒氣彈。德人開始在有限範圍之內，使用戰鬪氣體。這時候，英法也明白了工業上的製造方法。他們的物質能力容許他們大批地運用。那個地方因為有許多盆地，供給了很大的優點。人應該把敵方的各個地區，尤其是砲兵巢，一連幾天置在毒氣射擊之下，以便窒息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夜裏在全部後衛運動時亦然。在這塊打開了唯一無二的成功希望。

如果有人以為將來戰事的主要任務，完全在材料方面，那人們就應該準備去收穫材料效力的結果。攻擊部隊羣的增加，應與材料的增加相當。直到現在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只是在第一天衝鋒時要用全力。以後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應該使用同等強度。只有持久和程度等高的壓迫，纔有成功可言。人應該使敵方陣地感受重量的壓迫，極度緊張，七零八落，最後歸於粉碎。初次襲擊就想突破，是不適當的戰略原則，那已經是歷史上的事了。

敵人打算在這次戰役頭個時期用的攻擊隊伍，約有八十師人。每師擔任一個公里，所以攻擊

的寬度爲八十公里。按照戰事的持續和經過，用在安靜陣線的師團，去替換攻擊的各師團。材料極爲充分。人數夠幾個月用。

再說凡爾登。

法國統帥部不得不把它指定爲決戰之用的各師團，陸續調來作抵抗之用。它們在一個異常的速度中消滅了。正如桶眼打開了的一只桶一樣。

但是這種情形也是法人預先料到了的。正如在這個優越的材料戰爭計劃上，一切都有冷靜的和實際的數字計算，常是努力要達到最高的數目一樣，在這裏亦然。德國在攻凡爾登的時候，消費了許多師團，以後在索姆河畔，也缺少防禦的隊伍。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抵消德人用力在凡爾登所企求的利益。法國人只須注意，要德國人的損失與他們自己的損失相等便夠了。

一種樂觀的計算，也可以爲協約國尋一種利益。因爲英國實行徵兵制，殖民地動員，再加以有大批製造彈藥的機會，可以增加戰鬪力的比例，雖然損失永遠相同，仍於英法兩國有利。在敵方看

來，在凡爾登多作一天戰，德國便多一天的損失，如果德國不用出奇制勝的韜略去求補償的話。但是要在這裏出奇制勝，是沒有希望的事。

因為德國繼續攻擊凡爾登引起了索姆河畔決戰計劃底子的變化，這變化還有一種特殊現象。英法兩國參戰的人數，原有一定的比例。當法國人在凡爾登受了損失，英國在索姆之戰開始時參戰人數的比例逐漸增加。英國人原來只擔任三分之一的責任，不久擔任一半，最後竟達三分之二，在主戰開始時即然。以後，當英國人的損失增大，法國人在凡爾登的戰事減輕的時候，法國參戰人數的比例又增高起來。

當德人看到在凡爾登得不着理想的成功時，就準備協約國夏季的大攻擊。六月初間，他們曉得已經很的確，這次攻擊應在索姆區域。他們準備用所有的兵力，盡力防禦。可以預料得到的，是德國方面的人——不像攻擊者方面的材料——應該擔任戰鬥的主要責任。這種人從來還沒有不靈的話。

因為德方牢守攻擊凡爾登的計劃，不屈不撓，所以雙方兵力比例的不平均，在索姆之戰開始

時，非常巨大。這可以用幾個單純的數字表示出來。協約國的初次計劃，攻擊正面爲八十公里，以後減到四十公里，六月三十日，協約來攻的隊伍爲三十七師，德國防禦的隊伍爲十一師。這十一師之中，還有三師是剛從凡爾登作戰之後調來的，差不多不能供用。協約在砲隊和各種材料方面，都佔有六倍的優勢。

當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戰事開幕的時候，在各國參謀本部的屏風後面和舞臺監督處便是這個樣子。當幕十分緩慢地上升時，序樂開始。

序樂令人呼吸感覺困難，已經確實地指示着這裏是全新的東西，將在可怕升騰中演出未之前聞的事件。

序樂是由一星期的連續速射造成的。

一個星期有七天。一天是由日與夜組合成的。日夜各爲十二小時。一小時有六十分鐘。那從幾千尊大砲口中，向這四十公里寬的區域上，發出的激烈顫動聲，不會有一分鐘的沉默。

大砲架在地面低下的處所，砲兵連挨着砲兵連。每個村莊邊都立着大砲，旁邊就是那每夜爲縱隊運來的榴彈堆。縱隊取自倉庫，倉庫取自彈藥列車，列車取自工廠和每天從海洋上來的船隻。儲蓄品取之不盡。

大砲架在每幢民房後面。計有野戰短管砲，野砲，平射砲，曲射砲。大砲架在每座樹林裏，砲兵陣地挨着砲兵陣地。他們身邊帶着有幾百數字的詳細單子，規定他們的工作，同一個工廠的工作秩序單一樣。

大砲沿馬路架着，作成梯形，免得互相密擠，每隔三十公尺遠一尊。頸短而粗，長管口徑的白砲支在高的砲架上。

大砲鑲着坦穹形的丘嶺，一半埋在地下，上面用草蓆和樹枝遮着，免得被飛機看見。

大砲一直架到後方兵站的緣邊，架在山坡上和峽谷裏，離戰線那樣遠，以致人要問問自己，它們在這裏要做什末事。那都是口徑二十八公分和更大的極重的白砲。裝在火車上的三十二公分的重平射砲，口徑三十公分的海軍砲和口徑四十公分的怪物，曲射砲。

這一切都照着計算甚勤，編製極巧的詳細表格射擊。一切都發出一種規則的持久射擊。一切都按着表中的規定，在某時間內集中起來，作一種迅速的速度射擊。一切砲火都集中在塹壕上，進軍路上，砲兵陣地和備戰區域上。一切都按照陰險的計算，改變目標，時而向這塊射擊，時而向那塊射擊，不要叫一公分的地方避免，不要叫一個人逃脫。

飛機從太陽出土到太陽落土，更一直到完全黑夜裏，都在空中飛翔。它們在德國陣地系統上轉圈，好像沒有聲音的麻木的鳥，因為人在大砲怒吼之下，聽不見摩托嗡嗡的聲音。它們指揮砲隊的射擊，它們指定，什末東西還應該用砲去打，什末東西已經打夠了。他們登記一切的情形，每天照三次像，拿到家裏放在棹子上，用擴大鏡把每種小變動加以研究。於是起草報告，馬上把報告送給砲兵司令官。他們就根據那報告改正他們的表格。

小而靈敏的戰鬥機羣，在天空翱翔，作快樂的飛躍。它們防止德方飛機到大砲怒吼的地帶去觀察。如果有一隻德國飛機去冒險一試，那它們就像一羣蜂子一樣，從各方面來撲它，把它趕走。

夜裏，轟炸機一隊一隊地來。它們把爆炸的禮物摔到後方司令部和鐵路交叉點上。探照燈和

松油照明彈把天穹照得透明。

天邊繫留氣球一個挨一個地站着。那是最重的大砲的眼睛。它們掛在空中懶揚揚地，毫不動彈，好像膨脹的香腸。早晨天亮的時候，它們已經在那裏。晚上天快黑的時候，它們還是在上面。它們把目光注視着它們應該觀察的窄狹地帶，並且詳記着任何動作。少數的德國氣球幾乎不能上去。一轉瞬間，敵人的驅逐機就來了，從雲中向下射擊，吐出曳煙彈來。一天工夫，九隻德國繫留氣球都被射落了。

幾千毒氣榴彈輕輕地炸開。盆地夜夜都充滿灰白色的霧。砲兵一成幾點鐘之久，不能到他們中了毒的大砲旁邊去。彈藥縱隊和行軍灶都不能來。雖然有良好的防毒面具，但因中毒而死傷的人還是很多。

法國人和英國人在過去學了許多乖。他們源源不絕的彈藥，來幫助他們實行連續速射的新方法。

從前，大砲的轟聲差不多單調得討厭。現在，人找着精細的圖樣了。忽然間，一切大砲都變更它

們的目標，或者對於某某地段，甚至沉寂幾分鐘。防禦者的殘部，從他們掩蔽部的廢墟出來，擁到機關槍旁邊。補充隊不等命令就集合。大家都覺得從不可忍耐的緊張中解放出來，想去作步兵戰。人以爲可以聽到機關槍答答的聲音了。但是沒有。正在運動之中時，連續速射又以加倍的重量打了來。

人不但要打碎身體，陣地建築和大砲，而且也要擊毀精神。時間還久呢。究竟要轟射幾多時，完全不能預定。它可以射三天，四天，五天。如果再不夠的話，還可以加上幾天。人有許多時候，人有極多的榴彈。人只要一件事——不要發生危險。陣線要軟下來，研成粉，化成灰，翻十遍，壓爛之後再踏碎。在這未辦成功之前，不開始步兵攻擊。

夜裏，斥候一直走到這個地獄帶的邊緣。掃除鐵絲障礙物，免得阻擋他們前進的路。在自己前面的塹壕上，架起厚板橋來，如果可能的時候，就把砲隊運過來。

在頭兩夜裏，這些斥候還遇着敵人。他們用機關槍射擊。他們的光彈燐燐地上升。他們馬上施行封鎖射擊，在中立地帶上嗤嗤作聲。

在第三夜和第四夜裏已經寂靜些了。一個光彈只是獨自上升。很慢才舉行的封鎖射擊聲音微弱，彷彿疲乏了的樣子。

第五夜，斥候報告敵方像墓地一般的安靜。他們不能斷定有什末人。現在又轟擊了一天一夜。

以後就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的早晨。

最先彷彿這一天也和前幾天一樣，只是把那可怕的事情，重演一回罷了。平常最愛用的進攻時間，黎明的時候，過去了，沒有任何變動發生。全部正面都在黑色粉雲之下，混着那從擊碎了的地帶升起來的紅色霧氣。

太陽終於出來了。

這一天熱得燒人。本日敵方飛機成羣結隊地來，比往日更爲稠密。一切繫留氣球都黃亮亮地掛在空中。

將到十點鐘，這種景象沒有變動。

砲火毫不間斷，異常稠密。最重的砲向一星期前還是第一道防線的地帶上轟擊。

這樣又過了半點鐘。

以後——人不會注意後方有什末事——鐵雹子飛過前面的陣地帶落到整夜還受過沉重毒氣的第二道防線上，進軍路上和砲兵陣地裏。

發生了應該發生的事。

敵方步兵縱隊隨着他們的移動彈幕射擊，爬過新鮮的，正在發煙的彈痕。那時正是十點半鐘，他們在四十公里正面上的許多地方，於一刻到半點鐘以後的時光，來到德國各營部的線上，遇到初次的抵抗。

再前面的人，現在都沒有了。自從幾天以來，已經沒有聽到有活着的人的徵候。連續速射把一切都埋葬了。偶然苟全的人，還有幾個從這裏和那裏回來。他們不知道他們戰友的消息。究竟有許多被敵人生擒了去，他們說不上來，大概沒有幾多。昨天，各連已經只有少數的槍枝了。

機關槍已經在這裏和那裏答答地響起來。也有幾個發光葡萄串升起去。

砲兵因為警急號兵的呼喚從他們掩蔽部裏爬出來。他們跑過在可怕射擊之下的空闊地方，走到他們跑旁邊，咬着牙齒開始阻止射擊。大聲吼過來的重砲彈，使一個一個的砲手都失去了戰鬥力。砲管為完全命中彈擊碎，栽到地下去了。

沒有幾久，剩下的勤務員，忽然從砲煙藥氣和發散煙氣之中，看見敵人散兵線在自己砲座前浮出了。

於是他們對着最近的地方作直接射擊。為砲兵陣地的戰鬥，已於不意中進行。

德方戰備人員集合反攻。

前面一帶這裏和那裏，還有些小部隊用機關槍抵抗。砲火照常轟擊，一點都不緩和。

因為一切塹壕都填平了，一切掩蔽部都破壞了，一切鐵絲障礙物都裂斷了，一切斜交壕都一掃精光了，戰事只集中在村落廢墟的周圍。這裏還總是有幾個穹窿不會壞的地窖。

一營一營的攻擊者，湧到空曠的中立地帶上。各村莊周圍的人浪，左右激盪。每個村莊都變成

一座島。一向三面，有時向四面防禦。

許多砲兵陣地和大砲都失去了。

在太陽還未達到最高點以前，人們在正面的最大部分上，爭奪從前爲德軍第二道防線的處所。那處所現在不過只是一個地理學上的名詞。一切都是彈痕地帶。

爲砲火打矮了打小了的小樹林，亂七八糟的黑樹枝，鐵絲，屍體和彈痕，成了各村莊一樣の色。抵抗集中在裏面。敵人的散兵線不得四次，五次，六次地前進。他們每次都被還活在裏面，焦頭爛額的人們送回家去了。

這是一個極度散漫分裂的戰場。

雙方的砲隊都作無目的的射擊。他們大約總要擊着什末東西。步兵一遇到有機關槍的地方就作戰。

預備隊勉強通過阻止射擊，散佈在彈痕上。光彈的升起，機關槍的亂放，敵方部隊間或的發現，都指示他們的道路，他們就朝那裏前進。

現在談不上有聯絡的戰線了。到處都互相推移，伸翼，包圍，封鎖。有時在完全顛倒的戰線上作戰，有時成功一個直角，或者法國人在前面，德國人在後面，以後又來一層法國人，一層德國人。

好些地方，敵人隊伍侵入三公里以上。他們帶着機關槍守着佔據的地方，無論如何反攻都趕不走。他們努力從背後找援兵。但是援兵不能通過還在這些部隊老後面的自己的砲火。這些隊伍還有些留在旁邊不遠的原有陣地裏。

要想總覽一切，要砲火的情形，與這邊和那邊的各種變動相適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在夜色的開始以前，不能恢復有秩序的聯絡。以後或許可以從前線各部隊的報告得到一種畫圖，根據它可以決定來日的戰鬪動作。

夜裏，纔查出下列情形：

英國人根本就沒有達到亞爾伯特——巴坡謨大路的北邊。他們侵入德軍前面的陣地帶，但是因為德軍反攻又退出了。他們在大路南邊拉·波阿塞爾和馬麥次附近，繫在德國從前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之間。他們在這裏，平均得到了一千公尺的彈痕地帶。

法國人的結果比較好。在從馬利庫爾到孔布爾斯<sup>12</sup>方面，一直侵入到哈德庫爾<sup>13</sup>村的西緣。刻虜村落到他們手裏。這塊的多數砲兵陣地也喪失了。在索姆南岸，他們佔據了弗里塞，培京庫爾<sup>14</sup>洞皮爾和淮<sup>15</sup>村的廢墟。再向南邊，在淮和索倫之間，即攻擊正面終了之處，他們也和在北翼的英國人一樣，所得甚少。

犧牲如此之大——成功如此之小！

但這只是開始的一天。人曉得還有什末事呢。

敵人的砲隊已經又在向整個地段上轟擊。盆地已經又充滿了毒氣。這與攻擊的頭幾天，沒有

12 Combles

13 Hardecourt

14 Bécquincourt

15 Fay

絲毫的分別。

怎樣填補德國的重大損失呢？

人應該分配加入師的部隊，以便援助陣地師。陣地師大都只有一營的人數了。他們本應在夜裏換防。但是預備隊的情勢不准他們瓜代。等到集團軍和最高統帥部的預備隊來到的時候已經過了幾天了。他們應該忍耐到那時候，儘可能地少喪失土地。

局勢沒有變化。這次戰爭的結果，在最近幾天之內，與各師防區中還有抵抗能力的少數部隊有關係。少數的預備隊在前進路上已經被燒夷霰彈打光了。大砲損壞和砲隊人員的死傷，異常之多，談不上作阻止射擊的事了。

第二天的步兵戰，集中於各村莊周圍的情形，更爲明顯。如果一個村莊喪失了，往往整個中立地帶直到第二個村莊，都包括在喪失之內。

敵方砲隊已經明白了這些村莊在戰術上極關重要。落在這些碎石堆上的砲火是非常兇惡的。攻擊從早到晚的復習着。每次攻擊之後都有飛機來，在這受了新的殲滅射擊的碎石上，翱翔觀

察。

但是每當這個窮兇極惡的辦法被復習時——如果敵方步兵一出彈痕，就有幾隻機關槍射擊。這些人怎樣逃脫了殲滅，是很難明白的事。

但是有一次卻完了。

攻擊者的浪從各方面捲來。自己的預備隊不能攏來。敵人施行空中封鎖，不准擲彈藥筒和糧食的飛機飛到跟前來。在幾百尊大砲最後狂風暴雨地射擊了一次之後，攻擊者從彈痕中起來，闖到廢墟堆裏，不會看見步兵的抵抗。

他們只看到縱橫臥在機關槍上的死人。傷兵蹲在陰慘慘的壁孔裏，睜着呆眼睛。幾個活着的人做了俘虜。他們身體疲乏，神經紛亂，毫無情感，蹲在各種窖裏。因為所受的震動太大了。

第二天晚上，阿瑟維爾斯和赫伯庫爾<sup>16</sup>兩個村落都被法國人佔了。於是朝佩倫方面發生了一個差不多有四公里深的危險的楔子。因為如果要明天在現在的前線上抵抗繼續的攻擊，沒

有希望，所以夜裏只得把戰線向俾阿士和拉·麥松內<sup>17</sup>高地縮回。

因為這種運動，只得把更南邊的戰線向巴類克<sup>18</sup>縮回。現在索姆河在緊背後，前面離攻擊者所熱望的目的地佩倫只有三公里。再向後撤回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人現在至少要繫在能夠防禦的陣地裏。敵人沒有辦法，只得改設他的大砲。時間是獲得了，這便是人在目前所能獲得的一切。

除開向佩倫前進以外，在全部戰鬪地區，保持了昨天的戰線。

從北方的封撥維爾一直到索倫全部四十公里上，又有大砲轟擊起來。戰事還沒有達到極點，還差得遠呢。

究竟有沒有一個極點呢？

回顧戰史可得下列精密的確定：

17 Biaches und La Maissonette

18 Barleux

戰事的第一個時期爲七月一日至五日。這是在全部攻擊正面上唯一的聯合總攻擊。這是第一個大突破試驗。它在拉·波阿塞爾（在亞爾伯特到巴坡謨的大路旁邊）——空塔麥松<sup>19</sup>——

蒙托蓬<sup>20</sup>——哈德庫爾——摩那科<sup>21</sup>——斐耶斯<sup>22</sup>——俾阿士——巴類克——厄斯特累<sup>23</sup>

線停止。因此，它把陣線上原來朝孔布爾斯和佩倫突出的弓形，向東平均又移動了四公里。

第二個時期比第一個時期長得多。它從七月六日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充滿着一串不斷的各個突擊。目的只在弄軟。獲得的地方是異常有限，只是俄維爾斯，坡齊耳，隆格發爾和摩勒帕<sup>24</sup>等村而已。就大體言，向北繼續擴展的地方，約勒五公里寬，三公里深。此外，在摩有帕地方向中部擴展

19 Contalmaison

20 Montauban

21 Monaco

22 Feuillères

23 Istres

24 Oullers, Pozieres, Longueval und Maurepas

了一條窄的地方。雖然如此，第二期弄軟效力，仍是非常嚴重，且具有持續性。

第三期是最危險的時期。它的目的是在整個正面的寬度上，用一串幾乎逐日的總攻擊，以求收穫第二個時期弄軟的結果。它的時間係從八月二十三到九月底。在這個時期中，約有十五個所謂大戰日，其餘盡為不斷的各個突擊。直到九月中旬，還沒有較大的局地變動。但在九月下半月，纔覺得防禦能力顯然衰弱。九月底，正面在退普發爾——庫爾塞勒特——革德庫爾——勒斯塔夫

斯——摩爾發爾——夫勒基庫爾——郎庫爾——部沙威內斯——克雷里<sup>25</sup>——俾阿士——

巴類克——柏蠟<sup>26</sup>——耍伊庫爾的線上。彎曲的地方很擴大了，在北方從退普發爾起，向東直到

離巴坡謨五里的地方，繞過佩倫，在耍伊庫爾接着舊陣地。正面有二十五公里寬，突出最遠的地點有十五公里深。

第四期和最末期，是由攻擊力弛緩而決定。它從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中旬為止。在防禦方面，沒

25 Courcellette—Guedeucourt—Lesboeufs—Morval—Fregicourt—Rancourt—Bouchavesnes—Clery

26 Belloy

有什末危機只是還有些不關重要的局地變更。材料的使用還是異常之大。但是步兵攻擊的壓力卻破碎了。攻擊的次數減少了，愈過愈少，到了十一月簡直完全消滅了。

這次戰爭完結時，協約損失了七十五萬人。精確地說，英國人四十一萬，法國人三十四萬一千。德國的損失約爲五十萬。總計起來，在四十公里寬的地面上，四個半月之內，死了一百二十五萬人。材料的浪費不能得到近似精確的數目。那數目異常之大，有好幾百萬榴彈，好幾千尊大砲，好幾百架飛機。

參與這次戰爭的人，前前後後在敵方共爲一百零五師，德方爲七十師。這些師團都用過兩次，三次，而且也有用過許多次的。他們在每次受調遣時，幾天之內就要損失他們戰鬥兵力的三分之一，這邊和那邊一樣。德國砲隊在這次戰爭中，平均換了六回大砲。三百五十尊大砲落到攻擊者的手裏。

這四個半月之中，沒有一天沒有連續速射，沒有一天沒有較大的戰鬥動作。在全部戰線上，可以稱爲大戰日的，總計起來約有二十五天。

這次惡戰的結果，既不在局地的變動，又不在人的喪失，更不在材料的消費。

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

所能確定的，只是法、英兩國想突破索姆，與德人想突破凡爾登，結果是同樣的少。法國人防禦凡爾登的危機是在戰事之初。德國人在索姆河畔的危機，是在最後的三分之一。

如果人要認識這次戰爭對於全部大戰最後的勝負有什末意義，正如要認識同這次一樣的一切戰爭一樣，差不多完全是在暗中摸索。因為沒有精確的標準。沒有顯而易見的勝負。雖然如此，大戰結果的根苗，確是埋伏在這次戰事中。曝露這種情形，多半是感覺方面的事，不是計算方面的事。

協約方面喪失的人數比德國大。但這不能決定勝負。就令以後美國不參戰，對方儲蓄的人數，還是較多。

關於有戰鬪訓練的士兵和軍官的損失，在這邊和那邊都同樣的重大。

材料的犧牲，協約比較重大，但是可以補充。對於德國目前還是可以補充的。如果戰事延長就

是現在已難補充。製造補充品的速度還與消費的速度相等。而且根據經驗的指示，甚至還要增高。但是每一次的增高，就使我們與這種日子接近一些；即補充品的製造，跟不上那逐日加多的消費。在協約方面沒有這種危險。

但是用一種別的看法，那這種景象便完全不同了。

協約兵士與物質比例相適合，所遭受的砲火，只及德國兵士應該忍受的六分之一。協約兵士忍受這減到六分之一的砲火，而且時間比德國人短得多。因為人數的優勝，可以使它們迅速換班。德國兵士不得不忍受六倍的負擔，時間比較長，次數比較多。他們大半要到本師燒得炭壳的時候，纔能換班。德國兵士的武裝，在那時已經比敵方兵士壞些。凡事都應該節省。最後，給養的質料也開始特別減低。

凡此一切因素，如果戰事愈延長，其結果就愈強大。目前的效果到了以後還要加重，因為協約兵士可以盼望他們的狀況減輕，但是德國兵士只得期待他們的狀況不斷變壞。這裏埋着勝負的，不可見的部分，但這部分是最重要的。它是精神上的東西。

在這種地獄試驗之中可以分別誰能幹，誰不能幹。一小部分的虎口餘生者，發展成了防禦戰中的德國兵士的典型，不受任何事物的震撼。他們是這次戰事中的特殊英雄。他們的數量在以後各次戰爭中逐漸消滅。消費的殘酷定律，把他們吞食了。他們在凡爾登，在索姆河畔，在福郎登腐爛了。因此，德國軍隊逐漸無形地失去了它唯一可靠，不可彌補的柱石。

大部分的虎口餘生者，從材料戰爭的恐怖中走出來，意氣毫不消沈，身體也極健康。但在內心裏，已經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別樣的人了。他自己還一點都不知道。如果有了第二次連續速射，將要很快地使他的精力達於衰弱之點。第三次當更快。他的精神狀態比較容易接受材料戰的結果，他的抵抗力小些了。他不缺乏良好的意志與對於祖國的愛慕。但是在他心靈裏已經生着衰弱的萌芽了。戰事愈延長，別種影響愈有力，那他的情形將愈壞。

從本國新送來的兵士的精神抵抗力如何，對於一切都很重要。如果這種抵抗力在增高，那它也還受得住更較危險的試驗。如果它在降低，那逐漸就要產生一種效果難於計數的不適合的情形來。如果作抵抗力的敵方物質的效果愈為增加，那這種情形將愈變得不可救藥。

凡此一切現象在它們開始進行時，都看不見，都未被發現，甚至在某人胸中演進，他自己也從不知道。少數人覺得這種情形，但是沒有一個人認識這種情形。

這種無形發展在索姆之戰的時候開始。



## 第十六章 興登堡

福根海不是臨事張皇，不知所措，心身都不健全的人物。

局勢大變——在幾星期內好像一陣極大的狂風暴雨從各方面向德國襲來——的時候，他仍做參謀總長，正如在他得意時代中一樣，他作最高統帥，差不多已快有兩年了。

他沒有時間，把毛奇退職時候的局勢，與現在發展的局勢，作個比較。

他當時做陸軍大臣，是在如何情形之下被任為參謀總長，他還知道嗎？史里芬的偉大計劃，在它完成的前兩星期，在西方被破壞了……德國各路軍隊在勝利的決戰之中，彷彿遭了雷擊，作一種可怕的退卻，以後勉強站住……法國人和英國人為它們本國的歡呼所推戴，正擬從北包圍動搖的德軍，給以致命的打擊……在東方雖然有松山和馬蘇爾湖的大勝，但是俄國的百萬大軍仍從波蘭的中部滾滾而來，奧國人敗績之後，紮在喀爾巴阡山上，失望地向德國求救……塞爾維亞

人準備侵入匈牙利平原。

這樣多的回憶，這樣多的危險事件。

在西方來了包翼戰鬪，在伊彭達於頂點和終結。防禦協約怒攻的時候來了，有香賓的冬戰，阿托阿的春季諸戰，阿拉斯的夏秋兩季諸戰，以及香賓的再戰。在東方有興登堡的一連串的大勝利，俄國幾乎被擊破了。以後有對塞爾維亞的遠征，打開了到土耳其的道路，這是規劃和實行的一個模範成績。

爲了恢復在瑪倫河畔失去了的各種前提，福根海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在他不會深信，在戰場上沒有任何地方發生足以威脅他的打擊，因而危及他對主敵作戰的時候以前，他不下決戰的命令。

但是他後來下令，開始攻擊凡爾登。

福根海用了一年半的工夫，作成他精心結構的戰略，恰巧他以爲不可能的事，公然發生了。東方面陷於動搖，尤其糟糕的是在破裂。東方的崩潰，撤去了西方決戰大計劃的第一個不可缺少

的底子。

當他決戰底子動搖時，那戰事的自身也開始動搖。現在查出來，雖然表面上似乎一切都還很對，但是它們那些不可見的定律，已經不服從參謀總長的計算了。但是恰巧這種與預算家的表面的一致，更足令他頑固地牢守着原有計劃，以致陷於不祥。

直到了那天早晨——這是福根海所受的第三個而且是最厲害的打擊——繼以迅雷似的不斷的轟聲，指出計算的錯誤。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早晨十點半的時候，敵軍三十七師人，開始索姆之戰。

十天之後，福根海只得下令，暫時停止對於凡爾登的攻擊。他自己看到沒有別的法子，只能採取這個消滅他最偉大的計劃——他兩年工作的最高作品——的步驟。

索姆之戰到了極度劇烈的時候。八月——戰事爆發後的兩年——中間，德國西線震動。一陣戰慄通過它的肢體。壓迫一天比一天嚴厲。零星的石頭從建築物中紛紛落下。裂口現了出來。不斷的鎚擊使機構弛懈。法國人在凡爾登的壓迫也同樣增加。人應該算着，他們要舉行大攻擊，以便恢

復春季的失地。

在東方，布魯息羅夫還是在不斷的進攻。有時也能夠實施防禦，但必須多混和些德國部隊到奧國陣線裏面去。這只有犧牲西方陣地纔能成功。但是東方的危機，似乎至少已經渡過了。

但是代替這，在東線的南部，不獨只是有一個危機，而且有個露骨的崩潰來威脅着。

人知道，羅馬尼亞定要利用中歐列強的異常困難，以使用一次短期的戰爭，爲協約方面的利益，決定全部戰事的勝負，因而鞏固它在分贓時候的一種被優待的地位。整個的七堡公開地臥在這位新敵人的面前。從別處調兵來，只組織對付羅馬尼亞的一個小的邊境守備隊，都是不可能的事。雖然有凡爾登和索姆的戰事，福根海仍從西方送了三個德國師來，他們應該趕快轉向喀爾巴阡山的陣地去，以便幫助奧人。那塊的局面，用一句露骨的話來表示，便是令人絕望。

只有一個薄弱的希望，即羅馬尼亞的開戰，當在它國內穀物收穫之後。這個希望錯了。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向奧國宣戰。第二天，德國政府簽發羅馬尼亞公使出境的護照。

同日，還有一個別的敵人洋洋得意。意大利在八月初間，在第六次伊孫左戰役中，第一次對於

逐漸衰弱的奧人得到了局部勝利——閣爾茲橋頭堡和閣爾茲城都失掉了——乃於是日正式向德宣戰。它預料在短期中就可分贓，要自己證明它的身分。同時，卡多爾那又準備第七次的伊孫左河之戰。到處都有轉好的希望。

馬其頓戰線上也在沸騰。那得了五十萬援兵的薩拉意將軍的軍隊，正準備衝過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握手。他打算席捲全部巴爾幹，殲滅保加利亞，重新束縛苦戰的土耳其，奪回塞爾維亞，從背後，即匈牙利，布達佩斯，維也納，給中歐列強一個致命的打擊……滅亡的怪物轉身站在多瑙河的後面，並且立起來。奧國人是沒有什末用的，我們不用希望。

當羅馬尼亞的五十萬人氾濫於七堡的各山口時，當布魯息羅夫再極度努力進攻時，當索姆大戰經過一次異常升騰時，當意大利開始第七次伊孫左河戰役和薩拉意在馬其頓攻擊時……福根海在這些存心破壞的直接鄰人之中，正從事那個光榮的優秀絕倫的戰役的準備，那戰役要在最短期間殲滅羅馬尼亞，嚇走巴爾幹半島上的怪物。

羅馬尼亞宣戰後的一天，德皇電召東方總司令興登堡大元帥及其參謀長魯登多夫將軍，從東方總司令部到細勒西亞普勒斯<sup>1</sup>的大本營去。

皇宮參軍處長林刻爾<sup>2</sup>將軍奉皇帝面諭，至參謀總長辦公處，告訴他明朝召那兩位先生來的事。他報告道，皇帝因為羅馬尼亞宣戰，局勢大變，不得不請大元帥及其參謀長來，籌商應付之法。福根海正在工作中。他的思想淹留在羅馬尼亞。

當他覺得人要他怎樣時，他就向參軍處長感謝他的通知。下午，他寫了請免除參謀總長職務的呈文。

第二天早晨，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到普勒斯。他們也同福根海一樣吃驚。興登堡被任為參謀總長，魯登多夫做他的參謀次長。

1 Mless 下細勒西亞的縣城，自一九一五年四月至一九一六年二月，又自一九一六年八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為德

國最高統帥部所在地。

2 Lyncker

前任參謀總長受現任的請求，擔任七堡地方德國第九路軍的總指揮，該路軍係擬對羅馬尼亞作決戰之用的。

福根海接受這一路由尚未來到的三師兵組成的小軍，與業已在開進中的新敵人的五十萬大軍對峙。他接收這一路軍，他方纔還是世界史上最偉大最精良的軍隊的統帥。他不訴一字的苦，沒有別的心思，讓那位與他個性不同，戰略比較偉大且得全體國民敬愛的人代替他原有的位置，自己隸屬其下。

興登堡做了最高統帥部長！

那時雖然有一切的困難，但是仍有一陣歡呼的聲音通過人民。軍隊都安心。在索姆河畔，凡爾登，里加，羅基特諾沼澤，喀爾巴阡山上和馬其頓的德國兵士的頭，都抬高些了。一千五百萬人都望着這個人，他自從松山之戰以來，已經把國民的尊敬和信仰聚於一身，為任何人所不及。

這些人民在他們歡呼之中，幾乎不明白，誰也不能一下改變事物的不祥的形式，把失敗變為

勝利，把困苦變爲歡呼，把衰弱變爲強盛。但是他們的信心卻毫不動搖。知道適當人物在適當地位的感覺，勝過一切衰弱的發作，而且具有能力似乎無窮的犧牲意志。

與登堡被任爲全軍統帥的印象，比任何地方大勝的消息都要大些。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心中，絲毫感覺不到全國以雙手捧着心靈獻給他們的那種歡呼情緒。或許這種歡呼還要使他們吃驚。

他們知道事情是怎樣。他們知道，除開以堅固的意志和明白的智能去從事工作，在最受威脅的地方去預防崩潰的危險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他們不用去找這個地方。這地方叫羅馬尼亞。但是一切情形，都在一種可怕的複雜關係之中。排除這位新敵人的前提，是在保持其他的正面。東方似乎是最穩固的。他們積兩年的經驗，知道那塊的情形。

所以他們兩人到西方去，爲得同那塊負有重責的人們談論，並且要看看隊伍，人曾經要求那

些隊伍，做過難以言語形容的抵抗，現在還應該要求他們做更多的事，以便改善局面。

他們在這塊所看見的事，都足以表示他們的任務極其困難。

他們看到各路總指揮和參謀長，在未聽取他們的陳述以前，從他們那毫無喜色，過度工作的面容上，已經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他們看到礮隊，礮隊要彈藥，以便可以防禦敵方材料的優勢。他們看到各位師長，師長懇求他們多預備些補充人員。他們看到飛機師，飛機師向他們說，他們對於敵人的優勢幾乎沒有防禦。

他們看到在材料戰與材料戰之間，在惡劣舍營中休息的兵士，死神的隱隱約約的恐怖在他們前後。他們看到蒼白的面容和空洞的眼睛。

那些眼睛說，多給我們一些大礮，多給我們一些榴彈，使我們可以壓制敵人。我們要做一切，一切——但是要求太多了。人逐漸打死我們，只有算着什末時候死到自己頭上。這一次還不會死。但是你聽着，現在不又是轟射起來了嗎？現在是別人在那裏——明朝又要臨到我們。一星期之後我們也沒有了。以後別的隊伍要從國內或別的正面上來。但是他們也要遭受同樣的命運。

多給我們一些大礮，這是最重要的事。但是也要注意，給我們好一點的食物。如果還要人餓着忍受一切，那便超乎人力以上了。難道國內當真不能拿什末東西來了嗎？我們聽到說，許多人在那裏還是過得很好。這是對的嗎？我們絕不是訴苦，但是我們以為，如果大家平均負擔一切，為全體計，要比較好些。

他們從國內寫信來，說我們打仗只是為皇帝，為資本家和各位將軍，這話是對的嗎？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不是早已議和了嗎？不，我們知道這是無意思的話，並且我們願意為祖國犧牲我們的生命。也不是有許多人這樣寫，只是間或有一二人罷了。但這是應該的嗎？

啊，你！你一定看到我們的困難。敵人在四面八方窺探。我們也應該有多得多的機關槍，這是我們能夠用以防禦的唯一武器。他看我們這穿壞了的軍衣，行軍灶分配的很少的湯，又麵包的分量也已經減少了。

你看到這一切，因為你不是別人，是興登堡呀！而且我們知道，你一定要馬上矯正這一切。只在幾天之後，就要變個樣子了。但這也是刻不容緩的時候了。我們相信你，相信勝利並且相信祖國——

因此，我們明天要再回到前方去作戰。

你聽，大砲在怎樣轟擊！後天我們都要不在了。

九月第一個星期裏，新的最高統帥部，下了決定停止攻擊凡爾登的命令。西線一切平靜的地方，都應該撥出比直到現在多得多的大砲、飛機和師團，以便減輕索姆的戰事。

就在這幾天，最高統帥部送了頭幾封公文給政府，那幾封公文是以後所謂興登堡綱領的底子。它的目的是緊嚴地組織補充品，搜盡國內一切人和物的助力，以為作戰之用。

命令權的分配，在一切正面上都化簡單了。

在西線，只有海岸區域的第四路軍直屬最高統帥部。第六、第一、第二（後兩路在索姆正面）和第七路軍從現在起，組成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第三、第五路軍和丙、甲、乙各兵團組成德皇太子集團軍。到了以後，又由上述最後三兵團組成符騰堡、阿布勒喜特的集團軍。

西線的焦點在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範圍內者爲里爾<sup>3</sup>，阿拉斯及索姆河畔，在德皇太子集團軍範圍內的，爲索阿松區域，香賓和凡爾登。

東方從里加到喀爾巴阡山，直至現在屬於興登堡的命令權，由巴燕親王雷奧破爾德大元帥擔任。直到現在屬於雷奧破爾德親王的集團軍，由窩易爾士將軍指揮。又直到現在屬於奧國柏木·厄爾莫里的集團軍——由第二、三路奧軍和德國南方軍組織而成——命令權，現在也隸屬於德國東方總司令對俄的整個東線，現在都由德方指揮。

在形式上保持獨立的，只有與羅馬尼亞對峙的卡爾大公集團軍。這個集團軍的參謀長是德國的塞克脫將軍。該集團軍包有由福根海指揮的德國第九路軍和阿爾池<sup>4</sup>將軍指揮的奧國第一路軍。這兩路軍目前只是在紙上與羅馬尼亞軍隊在七堡對峙的，只是幾個國民軍部隊。

3 Lille 法國北部地名，於一九三一年建爲要塞。

4 ATZ 一九一七年代孔刺德爲奧國參謀總長。

在羅馬尼亞南邊，保加利亞的多不魯札<sup>5</sup>角裏，聚着由德保兩國部隊組織而成的馬肯森集團軍。有幾營德國兵夾在裏面，紮在馬其頓的保加利亞的部隊，歸從庫爾蘭調來的鄂圖·柏羅將軍指揮。土耳其的實際命令權，係由桑得斯將軍以德國軍事委員長的資格執行。唯有意大利陣線上，暫時不受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直接影響。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秋季對意大利作戰時，這塊也有了一種變更。

這樣，四同盟國在軍事上作戰的統一，差不多都完全鞏固了。自然總領導是在德國手裏。至於局地各路軍的總指揮，也差不多都是德國將軍，尤足以實行戰略方面的命令，使工作易於進行。不獨德國將軍，應該在一切戰線上跑去跑來。就是德國士兵——德國步兵，礮兵，工兵，騎兵和飛機師——也負有作戰的全責，從北海到亞得里亞海，從里加灣到黑海，從馬其頓到蘇彝士運河，莫不如是。只有小小的部分，由其他同盟的隊伍擔任。

他的領導者現在叫做興登堡。

5 Dobrudscha

羅馬尼亞東南地名，在多瑙下流與黑海之間。

## 第十七章 羅馬尼亞

德國以不充分的武力舉行遠征是少見的事。在戰略決定方面和兵力方面，統帥部從不會如此之拮据。一切都於中歐列強不利。

這是九月初間。在三星期之內，人絕不能從事攻擊。規定去攻擊的部隊，目前還在凡爾登，在庫爾蘭，在馬其頓，甚至在土耳其。人應該從一切陣地中抽出幾營兵來。這些營的兵士最先還要有山戰的武裝，再送到七堡去。只有一條鐵路從匈牙利平原上去供用。

這件事必須大致聚集幾師兵起來，方能成功——羅馬尼亞能夠為我們效勞，等着我們把兵聚齊嗎？羅軍不用作戰，便可長驅直入。少數的奧國國民軍，就令有極善的意志，也不能攔阻那正在前進的十六師戰時定額的大軍。

所以要假定羅馬尼亞給我們的時間——幾星期後，開始秋雨。除此以外，人應該先爬過那有

兩三千公尺高，有塊狀巖橫臥着的德蘭西爾伐尼亞的阿爾卑斯山<sup>1</sup>——瓦拉赫<sup>2</sup>平原要變爲一個軟泥的沼澤。人要走很遠的地方。兵站線要延長，和橡皮繩一樣。補給要遇着極大的困難，因爲逃走的敵人，當然要把這個地方弄成荒野，留給我們。

假使這件事辦成了功，渡過了一切困難——俄國人將要怎樣辦呢？我們不能相信布魯息羅夫毫不動作。他要極度冒險，因爲他知道再不至於有這樣順利的局面。法國人呢？索姆之戰還常是像開始時一樣激烈。馬其頓的正面上又在騷動。第七次伊孫左河之戰已在進行。

雖然如此，仍須進攻嗎？

我們對這個新敵人的作戰，應該用攻擊的方法去執行，是自始就沒有疑惑的事。從巴爾幹方面來威脅的災禍，必須加以根本地排除。東方陣地應該由一條清楚的路線，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去

1 Transilvanische Alpen 在羅馬尼亞的南境，爲喀爾巴阡山的支脈。

2 Valachei 羅馬尼亞地名，在德蘭西爾伐尼亞與多瑙河之間。

固定着。如果能擊敗羅馬尼亞，那對於我們敵人以及或許還要與我們爲敵的人們的道德印象是很強烈的。

但最重要的是，瓦拉赫有異常充足的穀類，牲畜，煤油和鐵礦。德國要糧食。我們的潛艇和飛機要用汽油。礮隊要礮管和榴彈。世界的封鎖已經有了效果。一籮麥，一擔肉，一百公升煤油，一噸鐵，對於中歐列強都異常重要。

這是一個大冒險，並且希望有個大獲得。

這種計算唯一可靠的事件，是德國兵士的能幹。統帥部知道，他們愈是脫離那壓迫得令人麻木的材料戰，去作自由的運動戰，那他們的情形愈要好些。

羅馬尼亞人的眼光注射到渴念的七堡與匈牙利平原，作了第一個戰略上的錯誤。他們從他們軍隊的本隊，組成三路大軍，越過德蘭西爾伐尼亞的阿爾卑斯山向北突進。他們除開鞏固掠得地以外，沒有做什末緊要的事。

他們在忙這件事的時候，疏忽了他們在多不魯扎的南線。在土特刺坎，附近的多瑙和黑海之間，他們只配備了一路軍。他們盼望薩拉意將軍帶着協約聯軍突貫馬其頓，從南方來絞殺保加利亞的軍隊。

羅馬尼亞統帥部自然以為，不可把從多不魯札方面來的切身危險估量得太大。他們知道馬肯森集團軍是由三師保加利亞的軍隊組織而成，總共插入了一營德國步兵，一團國民軍和一團騎兵。德國的第二百一十七師，德國步兵第四十七團和土耳其的第六軍團纔在開始輸送。在三星期之內，他們還不能達到歐洲這個偏僻的角落。馬肯森要在這時企圖什末，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仍然做了。

在宣戰後剛一星期，一九一六年九月四日拂曉時，馬肯森的部隊沿多瑙河突入羅境。次日晚間，他們包圍羅馬尼亞多瑙要塞土特刺坎，第三天便佔領了。俘虜二萬八千人，大砲一百尊。

羅馬尼亞第四路軍在集中的時候被襲擊了。它的右翼還未向敵軍走一步便被殲滅了。弱小

的殘部，指揮的將軍也在內，於夜間逃過多瑙，把恐怖的消息送到不加勒斯多<sup>4</sup>。

在敵人還沒有從紛亂中休息過來的時候，馬肯森已經站在西里斯的黎亞<sup>5</sup>前面了。九月九日也佔領了這座要塞。羅馬尼亞人逃走式地放棄多不魯札的整個南部，在策那福達——孔斯坦察<sup>6</sup>鐵路南邊，構造堅固的陣地裏，從事防禦。他們還不知道要遇到什末事。

開戰後的第八天，俄國部隊就應該趕來，扶持這個新協約國的正面。馬肯森逐漸得到了以前預備的德國和土耳其的援兵。

羅馬尼亞認識了它第一個錯誤，馬上抽調七堡的大軍，橫穿國境，送到多不魯札，在那塊等候馬肯森的第二次打擊。

他們打算矯正第一個錯誤，不料在新形勢之下，又變成了第二個錯誤。

4 Bukarest 羅馬尼亞的首都。

5 Silistria 羅馬尼亞的城市和要塞，濱多瑙河。

6 Czernawo-la-Constanza 前地濱多瑙，後地濱黑海，兩地以橫貫多不魯札之鐵路相連。

馬肯森的初次作戰，在最高統帥的意思，只是一個聲東擊西之計。同時，統帥部要鞏固多不魯札的側面，以便後來渡過多瑙河不加勒斯多前進。主要突擊是預備從北方，從匈牙利舉行的。所以不能與馬肯森的攻擊同時舉行的原故，是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在那塊施行突擊。

到了九月中旬，三路羅馬尼亞軍越過紅塔山口和冕城<sup>7</sup>，深入七堡。他們總是遲遲其行，令人驚訝。爲了節省進軍時間起見，德國第九路軍的集中區域與羅馬尼亞軍達到的各地點十分相近，因爲人可以相信，羅人是冒昧無知的。

九月二十日，羅軍第一路紮在赫爾曼城<sup>8</sup>，第二路在福哥洛士<sup>9</sup>，第三路在阿魯塔河<sup>10</sup>的上

7 Roter Turmpass und Kronstadt 均在羅馬尼亞北部，冕城當時屬匈牙利。

8 Hermannstadt 當時屬匈，現屬羅。

9 Fogaras 鎮名，當時屬匈牙利。

10 Alb, Aluta 流經羅國西部，爲多瑙左支流。

流。他們爲得從幾營奧國國民軍手裏奪得六十公里的地方，竟用了二十天工夫。他們集中在這裏，爲得越過卡爾斯堡和克勞孫堡 11 向平原前進。

他們十分安心。他們的計算似乎都對。他們的前進要使德人和奧人十分吃驚，而且十分麻木，想不到抵抗，是顯而易見的事。被『掠得』的地方很快地就佈滿了行政官署的網。關於『被解放者』的歡呼的報告業已送到全世界。但是那爲德國種族，說德國話的被解放者所想到的不是歡呼，卻是悲哀。

從多不魯札正面吹過來的不調和的聲音，有損於羅人在北方的勝利信仰，非同小可。但是他們只要得到七堡。他們不要在多不魯札訂和約，卻要在不加勒斯多和維也納去迫人訂和約。

九月十七日，福根海達到第九路軍的總指揮部。直到現在，他與新的最高統帥部不斷接洽，要求該部在可能範圍內，給他很多的隊伍。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也盡量滿足他的要求。在凡爾登的巴

11 Karlsburg und Klausenburg 均匈牙利鎮名。

燕阿爾卑斯軍團——實際只有一師人——由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sup>12</sup>將軍統率而來。從庫爾蘭開拔的有第七十六預備師，從亞爾薩斯開來的有第一百八十七師。從巴燕和薩克森的騎兵團中聚積了一個史美托<sup>13</sup>的騎兵軍團。奧國人撥出一個洪未德<sup>14</sup>師，幾團國民軍和許多山地旅。上述最後各軍，在以後戰爭中，成績甚為卓越。這是在卡爾斯堡預備成立的德國第九路軍。與他對峙為紮在赫爾曼城地方的第一路羅軍，這一路軍看到他的敵人在最近的地方集合，幾乎毫不關心。

在第九路軍東北列隊的，為阿爾池將軍統率的奧國第一路軍。它比那位德國的姊妹軍還要單薄。人只能要它對阿魯塔河上流的第三路羅軍作一種援助戰。此外，還應準備能夠撥幾營德國軍給奧人，以防第三路羅軍決心用力行動。

21 Kraft von Dellmensingen

13 Schmettow

14 Honved 奧國部隊名。

在中央福哥洛士附近的第二路羅軍，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最先只得放棄不管。因為沒有一營兵，沒有一個礮兵連了。在該路軍未曾動作以前，就應該把在赫爾曼城附近的第一路軍打敗。這同一九一四年在松山和馬蘇爾湖中間一樣嗎？人在這塊非用對付三索諾夫和勒嫩坎夫的同樣方法不可。它的成功與這次戰役的發展有關係。

一個值得紀念的，唯一無二的作戰，於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

擁有山地礮隊的阿爾卑斯軍團，繞過第一路羅軍薄弱的西翼，羅軍差不多不會覺得。各團在狹窄的山路上，爬過茂林的山峯，走過狹窄的深谷，又在抖斜的山坡上，無憂無慮的向南突進，佔領紅塔山口。他們到了第一路羅軍的背後，以後再向北轉等着快來的事件。在赫爾曼城敵軍主隊毫不知道以前，山口，大道和鐵路都落到他們手裏了。

這些事在三天之內都實現了。

福根海還不會使用他軍隊的主力。他還不知道第二路羅軍要做什麼。假若第二路羅軍來攻

他沒有遮護的東側，那他就應該作別種決定。人應該用強壓的法子去查出該路羅軍的意思。

史美托的騎兵軍團，進到第一、二路羅軍當中空地裏。該團迅速地履行它的任務。二路羅軍向騎兵團撲來，該團一面作戰，一面向福根海的東側撤退。所以福根海得着他需用的時間。

九月二十六日，他從正面攻擊赫爾曼城附近第一路羅軍的主隊。羅軍築了堡壘，頑強抵抗。他們不要讓人輕輕地奪去他因戰勝而掠得的地區。戰事在一個地方上舉行，後來纔慢慢向南動搖。當第二路羅軍對於史美托騎兵團和福根海東側的壓迫增強的時候，赫爾曼城附近羅軍的抵抗也緩和下來。羅人慢慢地開始旋轉，其中心在第一、二路羅軍之間。

但是現在紅塔山口的那個果子熟了。

握有第一路羅軍唯一退路的阿爾卑斯軍團，正在向北旋轉，只等命令，去擊從赫爾曼城南邊退讓的敵人。大道上充滿了羅軍縱隊，南方山口上的大礮和機關槍都向它們射擊。

恐怖佔領了這個區域。第九路軍的本隊，從赫爾曼城緊追敵人之踵，毫不離開，一點鐘都不放鬆他。從紅塔山口來的羅軍被巴燕的各團迎頭痛擊。谷中大道上蓋滿了尸體，乘具，大礮和武裝。從

上面向下看，情景極爲可怕。

羅人在絕望之中又向北去。福根海把他們趕回來。他們又打算攻擊南方的山口。巴燕軍驅逐他們下去，打得他們頭破血流。

不久，在大路上就不能運動了。瓦解的彈藥縱列，幾百匹死馬，從四面八方來的，沒有命令的部隊攔着一切。好多營都各自爲戰。別的坐在大道旁邊，麻木地等候這個大混亂狀況的發展。從前在松山時，一切都在森林障後舉行。這裏卻像一個位置甚低的舞臺上一樣，動作都可以看見。

第九路的主隊已經到極近處，人用眼睛就可以看到它的尖兵上山。

以後是恐怖。以後是逃亡。羅軍南北受攻，爲鐵鉗所壓榨，向左右突圍有兩天之久。沒有秩序的殘部，放棄一切材料，不聽命令，向第一路軍的左翼和在福哥洛士附近的第二路軍逃難。總指揮下令解散部隊，叫人自爲戰地逃命，在山口南面再集合。

羅軍第二路總指揮比從前勒嫩坎夫明白得快些。他以很大的壓力，攻擊福根海的左側，企求成功。羅軍第一路的右翼已經在動搖。以前他們雖然十分明白七堡陣地的中部危險，但是他們沒

有方法去防禦，只得聽其自然，現在那種危險忽然變得大而且近了。

但是現在福根海卻自由了。他叫阿爾卑斯軍團把正面朝南，保護山口那條線。他自己帶着他隊伍的大部分，向東對着福哥洛士前進。十月四日，赫爾曼城戰事終了後的第四天，他已經在攻擊羅軍第二路的左側，將他們趕回中部，自己到了冕城外郊。

敵人在那塊精神林<sup>15</sup>的周圍集中抵抗。沒有用處。德國礮隊擔任預備工事。步兵包圍突擊。抵抗破裂。羅人洶湧過城。

他們留了五十尊大礮在精神林裏。在冕城裏作旋轉的房屋戰。十月八日他們完全被肅清。次日奪取了該城南邊的普累得阿爾山口<sup>16</sup>。德蘭西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的同高線也在這塊達到了，這便是羅馬利亞的國境。羅軍第二路被擊敗了，兵力減了一半，十分紊亂，朝國內逃，滾過南邊的山坡。

15 Geisterwald 在福哥洛士之東。

16 Predelpass 在冕城南。

同時，奧國人也活動起來。第三路羅軍看見自己忽然單獨地在七堡，於是極迅速地轉身，逃過喀爾巴阡山，向塞勒特河去。他們在那裏向俄人找掩護，十分疲憊——他們原來是要幫助俄軍南翼，向匈牙利去求勝利的決戰的。布魯息羅夫應該撥出幾師人來，去援助這位協約友人。

請看在二十天之內發生怎樣的變化！

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是戰事還沒有了結。

不久就查出來，現有兵力不足完成這項事業。在他方面俄國人又總是送新的援兵來。他們幾乎擔任全部不魯札正面，來援助與福根海對峙的羅人。在六師俄人之旁，只有一師羅人留在那裏。

統率羅人的法國軍官，現在比較熟悉情形些了。他們看到，人在當初作了重大的錯誤，現在應該做長期方能達到目的的工作。因此，最先沿德蘭西爾伐尼亞各山口，作一個有秩序的正面。再開始作局地的反攻，分散德國人的兵力。同時極力注意從冕城方面來威脅的危險。羅軍統帥部的計

算，以爲福根海打算用力突過他們的正面向加勒斯多前進，去與馬肯森聯合。這條路最近，就戰略方面說，也最足以誘惑人。

冬季於十月中旬報到，它來得很早，人們大不高興。各山口都臥在一公尺深的雪下面。凍得可憐。那些沒有準備在山地過冬的隊伍，甚是痛苦。

此外，更有不少的惡戰。羅軍曉得牢守山邊對於他們是如何重要。他們以很可佩服的毅力作戰。

有一次，十月下旬，巴燕人沒有作礮火準備，去突擊在第九路軍西翼的芙爾根山口<sup>17</sup>。他們想利用這種成功，勉強踏進平原。但是羅人馬上調了強大的預備隊來。在困難而且損失重大的戰鬥之下，巴燕隊伍只得回退。山口以抵抗強烈的攻擊而得保持。羅人自誇成功，實爲正當。

以後冰雪化爲溫雨。秋霖開始。

馬肯森在多不魯札也不容易。他的雜色隊伍——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奧國人和德國人——

——受着從福那策達——孔斯坦察線來的俄軍劇烈攻擊。九月三十日，羅人做了一個既有勇敢復有戰略眼光的嘗試。他們在魯斯楚克<sup>18</sup>附近，馬肯森左側的頂後面，運了幾團軍隊過多瑙河，準備擊陷多不魯札正面。馬肯森立刻覺着了，把一切可以調動的隊伍都調了來，令奧國多瑙艦隊，奪取羅馬尼亞的鐵舟，在短期戰鬥之後，把過了河的一切部隊都俘虜了。

差不多與突擊芙爾根

這突擊擴充爲一大作戰，失敗了

同時，馬肯森又攻擊多不魯

扎的俄羅聯軍正面。

戰運在這裏比較順利些。夾有德國部隊的第三路保軍，差不多進了全部多不魯札，奪取了孔斯坦察——福那策達線，並且佔了這兩座城市。保加利亞人懇求繼續攻擊。但是德軍統帥部有較大的計劃。違反保人的懇求，還把多不魯札的正面，朝南退了一小段。在那裏人容易準備防禦。一切可以不用的小隊，尤其是在這時候達到的德國第二百一十七師，都調出多不魯札的正

面。

難道這次遠征就以這種狀況終了嗎？兩個新的正面——在七堡——在多不魯札——隨時都可以發生極爲不安的驚濤嚇浪。

德國統帥部不曾想到這一層。新師團已在轉送。索姆河畔非常緊張的局面，終於緩和下來，可以作一個慷慨些的戰爭。

各種計劃業已完畢，命令業已頒佈。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個強大的德國攻擊部隊，擊破了芙爾根和蘇爾塔克山口 19 地方的敵軍陣地，完全出乎那着魔似地注視冕城的羅人意料之外。

羅人用很大的速度，調援兵來。他們還常以爲這裏只是一個聲東擊西之計。他們預備隊的主要部分，還是留在朴洛斯體 20 的北邊，與冕城對峙。

19 Szarduk 在羅馬尼亞北，爲當時羅、匈境界。

20 Ploesti 城名。在冕城之南，不加勒斯多之北。

這便是他們的惡運。

德國突擊隊肅清各山口，把山間陣地一個一個地都打破了，既不顧左邊的敵人，也不顧右邊的敵人，於三天之後，到了最後的一座山上。瓦拉赫平原展開在他們的眼前。

這是新從西戰場運來，由庫內<sup>21</sup>將軍領率的四師人。

接着他們的是新運到的騎兵第六師和第七師，由屢著功績善於指揮的史美托將軍統率。他們在裂痕的山地不能作戰。但是他們的任務，是在下面的瓦拉赫平原。

大雨如注。山中化雪。山洪暴發，轟流入谷。

庫內統帥的玻美爾和西普魯士的隊伍，同山洪一路下來。他們一達平原就緊向左轉。騎兵軍團在他們的南翼，成扇形展開。

現在可以開始了。

阿爾卑斯軍團的巴燕人，抱着憤怒的心情，向紅塔山口南邊的羅軍陣地攻擊。他們應該緊緊

地咬着敵人，以便庫內從側面來擒他們。

現在羅軍統帥部知道這塊有什末事了。它調它的預備隊到塔加·宜烏<sup>22</sup>，那裏準備了一個收容陣地。現在塔加·宜烏是羅軍全部北方正面的西邊的支柱。這地方無論如何都應該守着。

十一月十六日，那裏發生了如火如荼的血戰。持續不斷地有兩天之久。巴燕人從北方來過了山邊。玻美爾人和西普魯士人從西方來，過了漲水甚高的宜烏爾河<sup>23</sup>。他們從兩方來突破羅軍陣地。在南方有史美托的騎兵，在敵人背部遠遠包圍而來。

這是抵抗的終了。羅軍開始逃過瓦拉赫平原。庫內將軍與史美托將軍沿宜烏爾河而下到克拉約發<sup>24</sup>。他們做了大旋回的極遠的弓形。然後從宜烏爾河向阿魯塔河到卡拉卡爾<sup>25</sup>方面去。西

22 Targa Jiu 羅馬尼亞西北的鎮名。

23 Jini 多瑙左岸，流經羅國西境之支流。

24 Crajowak 羅馬尼亞西南城名。

25 Caracal 鎮名，在克拉約發東南。

部瓦拉赫已經在他們手中了。

天邊都佈滿着火焰。五穀在倉屋裏燃燒。煤油燒着大批坦克車。動臂式起重機在燃燒，發出黑墨似的長煙柱。煤堆燃燒。農家燃燒。一切都在燃燒。羅人因為協約國的吩咐，殲滅他的國家。英、法兩國的工程師監視毀壞工作。天上落下傾盆大雨，來減輕這種無意義的殲滅，但仍不能制止他們的癡狂。

在阿魯塔河後面，站着新運來的各師羅軍。他們知道，現在應該防禦不加勒斯多了。俄國人也  
在他們當中。

但是史美托的不倦的騎兵團，忽然在卡納卡爾的東面，到了阿魯塔河岸旁，在反掌之間，佔據了各渡口。他們再不交出了。

這時候，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領着他的阿爾卑斯軍團已經到了彼特斯提<sup>28</sup>的周圍。因此，阿魯塔河下流羅軍正面，已經從北方後部受着威脅。摩爾根將軍的軍團從冕城方面向朴洛

斯體前進。

庫內，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和摩爾根都向不加勒斯多集中。第一個從西南來，第二個從西北來，第三個從北方來。

而且以後又有第四個人從南方來，那是馬肯森。

他在極度祕密之下，把他的配備完全變更了。他在多不魯札正面上，只留下了幾師保軍和兩師土軍。他本人用德國第二百一十七師，土耳其第六軍團的一師和兩師保軍，組成了一個新軍團。又用一團普魯士的，一團保加利亞的和一團土耳其的騎兵，組成一個騎兵師，由哥爾慈統率。這一切隊伍都紮在不加勒斯多南邊多瑙河那面的西斯陀佛<sup>27</sup>附近，等候適當的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現在來了。

十一月二十三夜裏，德、奧工兵開始用幾百隻鐵舟渡河。羅人全不知道。中午一切都過去了。鐵舟橋成立了，共有九百公尺長，是工兵技術的一個傑作，由奧國多瑙艦隊負保護之責。

於是以後就向敵人首都進行。

第二天，哥爾慈的騎兵師已經與史美托的騎兵軍團握手。福根海隊伍和馬肯森集團軍當中的聯絡已經成立。羅人逃跑似地離開他們在阿魯塔河的陣地，向阿該斯河而去。現在每個人都被作保護首都之用。

法國將軍柏特羅<sup>28</sup>顯出自己是個優秀的大將。他想到，從前興登堡是如何先用全力擊三索諾夫，消滅他之後，再去打勒嫩坎夫。於是他不顧一切，減少在彼特斯提和朴洛斯體附近的北方正面，把一切隊伍都調來攻擊南方的新敵人。他想迅速擊敗並消滅馬肯森，然後去收拾福根海。又有幾師俄兵跑來。

於是戰爭便在阿該斯河畔，在不加勒斯多的大門前發展。

馬肯森陷於惡劣的苦境，因為庫內軍團的步兵還沒有來。幾個騎兵團不能保持他的左側。十二月二日，壓迫變得過強。在左翼的第二百一十七師，為保持他們的大礮而戰，感覺失望。他們幾乎

被切斷了。一師土耳其兵來當着難關。但是他們也不足補救這個局面。

這是可怕的一個半天，而且敵人逐漸加多。庫內軍團的玻美爾和西普魯士的人，以不顧一切的強行軍趕來。他們把行李和一切都丟下了，以便能夠快些運動。

當危險到萬分時，他們終於來了，於是向敵人撲去，攻破他們的正面，打了一個楔子到馬肯森的左翼旁邊，又打過阿該斯河。

這樣便決定了全部戰時。羅軍各師退讓。他們現在聖心的，只是要乘早逃出袋子，那袋子口從北方，西方和南方愈縮愈窄了。袋子中間臥着首都。

十二月五日，馬肯森派了幾個軍官到不加勒斯多城裏去，要求開城投降。不加勒斯多的指揮官答復道，他要馬上統率一切部隊離城，並且請求不要把該城當做要塞看待。同日下午，馬肯森還進了不加勒斯多。行政官署概由未去的文官移交，甚有秩序。

羅軍向東逃走，隊伍紊亂。戰事得到分曉了。

追擊開始。

在十三天之內從不加勒斯多到塞勒特河畔。這一起有兩百多公里。他們把從冕城南面到喀爾巴阡山地方的七堡正面的一切羅軍殘部都攻破了。十二月中旬，他們又把多不魯札正面攻破了。

追擊在大雨如注之下舉行。其速度使追擊者幾乎不能喘氣。鞋子和軍衣都破了。彈藥完了。宿營都是舊的。麵包趕不及送來。總是要用騎兵。馬都疲憊了，瘦得像骨骼。

那要作協約勝利的天秤上的指針，於三月前出發的羅軍，現在解散了。幾千人脫營回家去，穿上便衣。俘虜的數目一天一天地增加。羅、俄兩國的人共爲一十七萬。掠得了三百多尊大砲。無數器具都落到勝利者的手中。

最後，差不多只有俄國人在戰線上，幾乎沒有羅國部隊了。不曾受損失的只有以前的第三路羅軍，他們在喀爾巴阡山上依托於俄人。

被打敗的敵人，打算藉俄國人的幫助，作最後的反抗。他們在拉姆尼庫爾·薩拉特<sup>29</sup>的兩邊建築堡壘。這是聖誕節的那幾天。聖誕節的第二天，這件事也解決了。他們退到塞勒特河與特羅吐斯河<sup>30</sup>的東岸。

正月上旬這塊安靜了。除開摩耳刀<sup>31</sup>的一部分和多不魯札一個極小的北部尖端外，全部羅馬尼亞都在同盟國手中。新的正面從喀爾巴阡山起，沿着特羅吐斯河畔與塞勒特河畔直到多瑙河口。德、奧、保、土四國的人並立作戰。各人都盡了他的義務。

但是隊伍的力量現在完了。他們需要休息，正如敵人殘部一樣。雪不住地從天上落下來。

陣地戰的各種規章也在這裏支配一切，大家都沉靜地做那些當然的事。

29 Rannicoul Sarat 鎮名，在羅馬尼亞東北。

30 Troitus

31 Moldau 羅馬尼亞東北地方，在塞勒特河與普魯斯河之間。

第十八章 斯卡革拉克<sup>1</sup>

當陸軍打了一仗又一仗，作了一件事又一件事的時候，世界上兩個大艦隊做什末事去了？那當戰事開始時，在北海，英吉利海岸，直布羅陀，達達尼爾和薩洛尼亞等處活動，博得全德國人的心，情以及舉世佩服的潛艇，做什末事去了？裝甲艦，快巡洋艦，水雷艇，和策泊林飛機做什末事去了？

那因最新式的建造而逐漸加強的巨大英國艦隊，泊在斯卡拔夫洛和福耳司灣，一月復一月，毫不動彈。他們沒有想到，受德國裝甲艦的重砲和潛艇上的水雷的轟擊。他們不必想這。他們知道，只要他們停在那裏便足以封鎖北海。

德國艦隊遵守英國艦隊的商業法律。它們泊在德國海灣水雷封鎖之後。這是海上的陣地戰，不斷地只有輕戰鬪力作零星星的勇敢的突擊，如潛艇的偵察，水雷驅逐艦和小巡洋艦的巡邏。

1 Oksørtak

北海的海峽，亦譯司略基爾拉克峽，在丹麥與挪威之間，寬一百五十公里。

而已。此外就止有佈置水雷的工作。英國人把他的水雷從荷蘭佈到丹麥海岸，德國把水雷佈置在英國港口區域。

雙方的水雷搜索船都在工作。這是一項苦硬的工作，需要許多犧牲。但這與人所想像的海戰完全不同。

有時也有較小的戰鬥。這裏和那裏，有隻戰船被炸壞了，飛到空中，把損失登記起來。這裏和那裏，一隻潛艇用水雷擊中敵船，於是在軍事報告上發表。這裏和那裏水雷艇隊於無意中互撞，或者一個輕巡洋艦，不知不覺地航到大口徑礮射線太近的地方，被擊碎沉沒。

上了腳鐐手拷的潛艇戰，辛辛苦苦地進行。有些潛艇失蹤了，永遠都不知道它們的下落。商船對海裏的潛艇作戰，具有營業上的殘酷性。它們以此自豪，而且全世界的人都向它們拍手喝彩。每擊沉一隻船，英國政府就給與獎金。美國的彈藥船一隻一隻地來，都掛着中立國的旗幟。潛艇因為那曖昧的命令，不能擊沉這些船。

這時候，封鎖有了效果。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種對於老人和小孩的戰鬥，發生不平的態

度。各中立國讓人繼續限制它們的權利。它們對於英國海上作戰的各種要求，早已甘心忍受，無條件地屈服了。它們當中最大的本應作它們代言人的美國，這樣明顯地站在協約方面，叫它們怎樣辦呢？

德國還沒有明白，防禦封鎖，或者應用封鎖去對付那位創始者，已經發展成了全部戰事的基本問題。德國的運命完全由這件事決定。這個問題的意義，是逐漸出現的。人雖然在研究，與特異說者作殊死戰，訴諸社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左右民氣。但是那全部可怕的嚴酷還是不會明白。德國政府在兩種危險之間，躊躇不決，以為應該忍受那種效果不大明顯，不大惹人注目的一種危險。那便是由封鎖而靜悄悄地絞殺德國生命力。無論如何，人要防止另一種危險。那便是美國的參戰。

海軍方面極力主張開始無限制的潛艇戰。最高統帥部贊同他們的意見。政府拒絕。皇帝對於這兩種主張，猶豫不決，但是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卻逐漸站到首相方面。議決而不實行。命令下了，不能實行。英國有了時間，繼續完成對於潛艇的技術防禦。各重要當局間的關係，愈過愈為緊張，幾難

忍受。人民對於意見的爭論十分關心。在外界敵人眼前，人民和政府分爲兩黨。沒有領導者。

海軍大將提爾皮次，是主張艦隊大事活動與無限制潛艇戰的有力代表，沒有辦法，只得退職。首相得了勝利。大將的繼任者在未就職之前應該明白宣誓，說他不要違背時勢，倒行逆施。這件事對於社會的影響與人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代替鎮靜發生了一個激烈得多的爭鬪。人民不相信政府能夠有力地引導戰事了。裂痕加深。

海軍方面說：『只有用商戰纔能打倒英國。我們可以在八個月之內，用潛艇結束戰事。』

政府說：『在有機會使美國不參戰的時候，我們不負使用這個方法的責任。』

最高統帥部說：『假若和直到現在一樣，我們敵人有經濟上的自由，假若我們還繼續像這樣被封鎖，那戰事終止將遙遠無期，德國定要疲憊。』

皇帝說：『商戰問題是一個海軍政策問題，是首相職務以內的事。』

海軍部說：『我們應該試試，使美國和其餘的中立國，明瞭我們的迫切情形——然後再去行動。』最高統帥部贊成這個意見。

皇帝說：『好，我們可以做這個嘗試！』

政府以爲：『這是無用的事，如果我們開始無限制的商戰，美國要公開地加入我們敵人方面，是極明白的事。』

雖然如此，首相仍贊成這個決議。這也有幾分是安慰各軍事機關的心情。

直到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纔作這個試驗。幾天之前，英國客船『薩塞克斯』<sup>2</sup>在英吉利海峽飛入空中。它是否跑到一個水雷上去了？或者是被炸了，查不出來。船上有美國人。

政府責備海軍。不久，那在期待中的美國抗議來了。它公然以戰事相威脅。威脅的結果是下了一道新的嚴厲的命令給海軍當局，說將來只應按照捕擄章程上的規定施行潛艇哉。在英國人久已不注意商戰的國際法方面規定之後，在德國爲了正當防衛也跟他走上了這條路之後的時候，現在德國因爲那在表面尚守中立的美國以參戰來相威脅之故，又回去遵守舊章。

『捕擄章程』——這對於潛艇是說，在沒有仔細檢查而且審視公文之前，不得擊沉任何敵

船。因為英國政府的命令，差不多所有的商船都違反國際法裝有大礮。潛艇要浮起來時，對於這種大礮，差不多都不能防禦。這是潛艇和乘員不能負責的一種危險。

現役艦隊參謀長電令所有在外海的潛艇回國。他通告政府，商戰業已停止。輿論方面的忿怒大為增高。人打算叫艦隊司令妥協。

他說：『不生就死，我不能因為政府的優越地位，而犧牲我的潛艇，假如在軍事方面的結果只等於零的話。給我一道我能實行的命令。裝假不是我的職務。』

於是永遠如此。沒有做別的事。

現役艦隊參謀長是誰呢？

自從直到現在的波耳將軍生病，退辭而且不久就逝世之後，換了一個新人。舍爾<sup>3</sup>將軍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起率領外海艦隊。他是個實行家。

3 Scheer (1863—1928) 逼出斯卡革拉克的海戰，使佔優勢的英國艦隊退却。

他同提爾皮次的意見相同，應使艦隊去作戰。人不得長久令英國規定我們的行動。雖然我們不能盼望消滅英國艦隊，但是我們可以給它一些打擊，減少英國的作戰意志。一方面為無限制的商戰，又一方面盡量使用外海艦隊，是新任艦隊統帥的目的。

提爾皮次走了，皇帝遺棄了他。舍爾留職。這對於海軍和全部作戰是不幸中之大幸。他馬上開始幹起來。盡量刺激英國艦隊，直到它來作戰為止。

一月三十一日，九隻海軍策泊林飛艇，向英國西岸特別是利物浦<sup>4</sup>港口飛去。一切都達到了它們的目的。夜裏有一萬五千公斤的炸彈在地上爆發。有一隻飛艇回來時，只得落在北海上。英國的漁船『金·斯提文』<sup>5</sup>看到飛艇和船員沉下去，不動手去救他們。

空中攻擊迅速連接地再四舉行。五隻英國飛機飛過德國北岸，要炸毀德國飛機場。兩隻因為不能飛了，只得落在德國地上，三隻回到母艦。沒有一顆炸彈達到它的目的。

4 Liverpool 英國第二大海港，濱美爾西河 (Mersey)。

5 King Stephan

二月十一日三個德國水雷艇隊在多革班克遇着英國巡洋艦隊。互相射擊，放水雷，示威，重新攻擊。一隻英國的水雷艇沉於海底。一隻英國的小巡洋艦『阿利蘇薩』號<sup>6</sup>撞着一隻水雷，被它的乘員遺棄了。

德國的各小巡洋艦到英國各港口前去，沒有受傷回來。四月二十四日，有一隊大巡洋艦也去了。它們射擊『雅爾謨特』和『羅弗斯托夫特』號<sup>7</sup>。它們放了幾百礮，不會受傷回到本國港口裏。

德國潛艇出沒於英國軍港前的愈過愈多。在商戰停止之後，它們現在自由了。它們在敵人港口前站崗，輪流值班，巡邏，觀察在隱蔽場所的艦隊。往往有一次魚雷射擊，喚一位敵人到下面深處去。英國輿論大聲號呼地要報仇。

報紙，通俗演說家，陸軍，政客和普通的人，都叫道：『我們的大艦隊在哪裏？我們應該忍受這種』

6 Arehnsa

7 Jarnouth und Lovestoft

情形嗎？」

倫敦政府忍痛決定。他們公開宣言道，我們要懲罰德人。大艦隊開始活動。最先只有零星的艦隊出發。

但是有一天……

那直到現在，差不多只見水雷搜索船的濃烟，小巡艦的白身體，潛艇的潛望鏡和魚雷艇的黑影的北海，現在也閱歷了一些新事。

那是裝甲艦的成隊進行。

每隻裝甲艦都是一座鋼鐵要塞。每隻船都是裝有大口徑礮的礮兵巢。每隻船都是一個兵工廠，一個異常巨大的力量集中所。每隻船都有一千多人作守備。

魚雷艇和巡洋艦在大戰艦周圍向各方面飛航。潛艇在這裏看不見。飛機和飛艇在上面翱翔。接着尖艦的是前衛，跟着前衛是本隊。在本隊後面走的是後衛。這像一個笨重的，裝了鐵甲的

軍隊一樣。黑烟表示它們從天邊到天邊的道路。它們成隊地來，每六隻一排。重礮從裝甲塔中張着大口。

它們沉默地前進。海在船首周圍和鐵壁旁邊，發出馳擦的聲音。暗輪旋轉。一切都是陰沉沉地，很殺風景，只是鐵堆。如果它一開始射擊，就可怕了。

它們在極熟悉的道路上，摸索着走過水雷封鎖。它們單調地繼續朝前運動，並不改變隊形。這邊四萬五千人，那邊六萬人——一個都看不見。口徑二十八公分以上的重礮，在這邊有二百二十五尊，那邊有三百八十尊。

頭幾顆榴彈已經放在大礮門機部的後面。只須一按便夠了。礮兵司令官坐在裝甲的中央所。各種表格和通信器材都在他的周圍。一切作戰的人和物，都準備好了。水雷都廠開放在發射管裏，只等射擊。

到處都在打無線電，在船和船之間，尖艦和前衛之間，本隊和後衛之間，在飛艇和裝甲艦之間，在艦隊與旗艦之間，在旗艦與本國海軍司令部之間，莫不如是。在司令部裏，人接收大無線電臺轉

給他們的敵人無線電報。那些電報都是密碼，查不出來。但是它們的速度，它們的頻繁，它們的長度以及在某時間內的累積……一切都足以證明要發生特別事情。

在敵方，情形也完全一樣。

今天是否接觸？或者仍沒有什末事情？

氣船不得不轉方向，因為看不見什末。海平平地臥着像一面鏡子。前衛在本隊前一百公里的地方走。

船像這樣每小時走十四海里，雙方都是一樣。兩個怪物你找我，我找你。它們早已聽到了彼此的許多情形，但是它們從來還不會作凶惡的格鬪。它們用它們的觸毛向各方面摸索。但地球是圓的。人不能用最精細的儀器去看過海的穹窿。

他們接收他們不能認識的電報。他們已經覺得雙方都在海上，而且在互相尋找。他們的戰鬪慾升高。但是這些精細，清爽，連續的摩斯。電碼並不向他們洩露，說敵人是否在三十公里遠，或一

百公里遠。或許他們互相走過了，沒有看見。或許他們互相尋找，毫無結果，以後各自回去的時候，忽然在路上碰着。或許他們都已走過了全部北海，互相分開了。

一切都只是想像，沒有確定的事情。似乎可以確定的，只是在今天不至於有接觸而已。下午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人應該拿定主意，夜裏要怎樣辦。

當屬於前衛的兩隻德國魚雷艇，拘捕獨在海中航行的一隻丹麥貨船時，是下午三點鐘。原來這是一件多餘的工作，但是或許可以打聽點把重要的事情出來。

兩隻魚雷艇挨在丹麥船旁邊。

小巡洋艦『挨爾平』號，也在前衛，發現在這一組的北面。忽然有兩隻雙船的曳烟痕，似乎是在向丹麥船前進。於是它也朝丹麥船駛去。

在它未走到丹麥船邊以前，頭幾噸已經在海面上爆發了。曳烟痕從北方迅速地迫近，顯出是兩隻英國小巡洋艦，它們馬上向德國兩隻魚雷艇開火。

發無線電報，這時候成排放的礮火已經劇烈些了。德國前衛迅速趕到附近。

上面朝北的天邊又有曳烟痕浮起。現在空氣清明，看得清楚，應該同一個強大的敵人艦隊周旋，是沒有疑問的了。

舍爾將軍在他前衛南一百二十公里，帶着他艦隊的本隊前進。快到四點鐘時，他收到尖艦的頭幾對無線電報的報告。情形還不清楚。將軍把每小時的速度從十四浬升到十五浬。

這時候，德國前衛在北方的烟雲，發展成功愈過愈大的寬度，至少已經有十隻大船。二三十隻水雷驅逐艦和輕巡洋艦在當中。

這面和那面的輕戰鬥部隊都捲入戰鬥漩渦。大戰艦的鋼身慢慢上來。四點四十八分時，德國雙層礮塔中放出頭一陣成排的砲彈。半分鐘後英國大口徑的重礮也回擊。前衛的戰鬥開始了。

不久就有了一種毫不間斷的成排的礮聲。海被鞭打起來，變成了垂直的白色噴水，好像無數噴水的跳舞。水雷艇的黑身體左衝右突。

巨大的濃烟柱升起來，好像斜立着的樹木。礮彈怒號，成功不可見的弓形，從輕的戰鬥部隊羣

上過去。成排的砲聲響，每砲都是轟轟的一陣雷。

下午五點鐘過後不久，英國裝甲巡洋艦「無倦」號<sup>10</sup>被德國裝甲巡洋艦「馮德譚」號<sup>11</sup>擊沉。一陣，黑色烟雲已經籠罩在它最後所站的地方。砲彈在這種雲彩裏連接不斷的爆發。

以後到了蒸氣稀薄透明的時候，人看見一隻船的大船身，橫在海面上動盪。很快地變小了些。忽然無聲無臭地爲深處拉下去了。

這是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人在遮特蘭<sup>12</sup>半島海岸西邊一百五十公里，恰當斯卡革拉克峽的峽口，時爲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德國前衛由海軍中將希培爾<sup>13</sup>率領。他帶的裝甲巡洋艦有「呂左夫」號，「德夫令格」號，

10 Indefatigable

11 Von der Tann

12 Jütland 丹麥地名，在北海與塔德加特峽 (Kattegat) 之間。

13 Hipper (1863—1932)

『賽得里茲』號，『毛奇』號及『馮德譚』號<sup>14</sup>。這都是最好最堅固的德國船。還有五隻小巡洋艦和三十隻水雷艇組成輕戰鬪部隊。

對面是英國前衛，由俾提將軍統率。他有六隻大戰鬪艦，四隻戰鬪艦，十二隻小巡洋艦和二十九隻水雷艇。英國人也把他最好的船放在前面。四隻戰鬪艦都是『依利薩伯王后』號<sup>15</sup>。那一等的，是最堅固的英國式樣。

兩個對峙者都不知道，敵方主隊是否在附近或者離得很遠。但是雙方的前衛司令，已經電告他自己的主隊。雙方主隊均開足汽力以求與它們的前衛取得連絡。

希培爾努力在當地牽制敵人，等候德國主隊的到來。俾提要把希培爾拉到英軍主隊跟前去，以便在那裏用巨大的優勢迅速地消滅他。

這些從事射擊的怪物，在距離十三公里的地方對峙着。捲入惡戰的小巡洋艦和水雷艇，亂七

<sup>14</sup> Lützow, Derflinger, Seydlitz, Moltke und von der Tann

<sup>15</sup> Queen Elizabeth

八糟地堆滿了海面。在這個爲黑烟所籠罩，爲礮擊所震動的海面上，有兩隻德國水雷艇和四隻英國水雷艇沉了下去，都幾乎沒有人注意。還有兩隻別的水雷艇，傾在一邊，盪來盪去，不能動彈。幾個小巡洋艦受了重傷。

開戰半點鐘之後，有一幕劇烈的戲劇吸收了一切視線，並且把礮火的異常速度也平靜了一下。那幕戲在幾分鐘之內完成，好像一個可惡的惡夢。

在英國艦隊之中有『馬利王后』號開行，它是英國最堅固的大戰艦之一。它從一切礮塔中射擊。德國裝甲巡洋艦在它跟前一齊射擊。它示了一次威，想逃脫這些可怕的敵人。

四顆重榴彈一齊射來。有一陣響亮的聲音。只有一道含沫的噴水從『馬利王后』號後面升起來。還有三顆榴彈在哪裏呢？

它們打中了裝甲的上甲板和船側。一陣極亮的火光閃起。碎鐵片到處飛嘯。個個人都以爲榴彈炸裂了，沒有打穿船甲。船從容自在地運動。各礮塔仍在射擊。並沒有變化的樣子。

只過了一分鐘，又有兩個礮彈咆哮而來。又是聲音響亮的打擊，全船爲之震動。從船邊兩個打

穿了的圓洞孔裏，放出稀薄的烟子。但只十秒鐘的工夫。以後就是崩壞。

那船好像忽然要從海面起來的樣子。在劇烈的轟聲之下，從中間，好像從噴火口中一樣，升起了一把紅火，向上射去，在上面變成了一陣非常黑的雲彩。船身前部又發生了一種轟炸。鐵塊，甲片，礮塔都轉到空中，好像兒童的玩具。

『馬利王后』號正在破裂。船尾和船首都站起來。它們抖立了一刹那，然後迅速地沉到深處，彷彿有一種非常的力量拉它下去的一樣。到處都是漩渦。船尾的大暗輪好像一個活怪物。它還在慢慢地喫力地旋轉。以後它靜立着，再過一會就不見了。

一株極大的黑色傘松立在海上。它向各方面旋轉，然後垂下它的枝子。它蓋着全部英國艦隊。一切事都演變的這樣快，以致在『馬利王后』號後航行的『老虎』號，勉強纔能避開。正如在一座火山爆發後，噴出的紅熱的灰雨一樣，紛紛地落在它的前甲板上。

在這幾分鐘頓覺疲憊而麻木的大礮，現在又用全力咆哮起來。海臥在一種由蒸汽和濃烟組成的陰暗的籠蓋之下。射擊的礮口焰是這邊和那邊閃灼的火點。

俾提的目的是要把德國人引到英國主隊附近，但是沒有達到。希培爾不放鬆他。三刻鐘之後，南方的天邊出現德國主隊的曳烟痕，還是離得很遠。那是舍爾將軍帶的外海艦隊。

現在俾提知道，他應該同誰周旋了。全部德國外海艦隊都來了。他和帶着英國主隊從西北來的哲利科<sup>16</sup>將軍互通無線電報。哲利科正在打他的算盤。如果他把前衛收攏來，那就是二十二隻德國戰鬥艦對二十八隻英國戰鬥艦，五隻德國戰鬥裝甲巡洋艦對十六隻英國戰鬥裝甲巡洋艦，十一隻德國小巡洋艦對二十三隻英國小巡洋艦，六十二隻德國水雷艇對八十一隻英國水雷艇作戰。

雖然暮色業已開始，哲利科仍決定作戰。他給俾提的命令，叫他馬上退卻，向西北線回航。他自己要保持他現在的東南航線。如果俾提誘德國艦隊隨後追來的計策成功，那英國人在兩個艦隊聚會的那一剎那，就要組成一個向南大開的半圓形。他們要把德國艦隊拉到這個半圓形裏面來，

以使用集中射擊去消滅它。

哲利科有項好處，是他已經大約知道了他敵人的兵力。舍爾還不曉得，俾提究竟只是一個人，或者還有英國主隊在他後面。很奇怪的是俾提走的並不是到英國，即向西方去的航路，卻是向北，最後甚至於向北去。希培爾在劇烈砲火交換之下，追那退讓的敵人。但是英國船比德國船走得快。

太陽在北方英國船的很清楚的影象之後沉下。一種輕的蒸氣籠罩在海上，作遮掩敵人的面紗。晚間近七點鐘時，前衛間的砲火疲滯。德國巡洋戰艦追不上敵人的船了。逐漸增加的霧氣有時把它們完全遮着，英國人方面的情形比較好些。他們看到德國船在西方和西北方的落日之前，成灰色的陰影。

砲塔還是不斷的射擊。從七點鐘起，風逐漸轉向西南西。現在向東北追逐退讓敵人的德軍前衛，陷於自己船隻的烟霧之中，暫時幾乎看不見敵人。雖然輕的德國戰鬪部隊，努力追尋英人的蹤跡，但是戰鬪接觸還是失落了片時。

舍爾將軍的主隊，自從五點鐘起，就用最大的速率航行——它應該趕快多走一百二十公里——他想中止作戰。他應該讓人在黑夜裏把他拉到危險地方去嗎？他應該讓人誘引，離開本國基本地這樣遠嗎？俾提已將他的航線轉向東北甚至向東的事實，愈足令人生疑。

當在德軍前衛尖端航行的巡洋艦和水雷艇忽然捲入新的戰事漩渦時，關於中止追逐的考慮，還沒有成爲決定。奇怪的是新敵人係從東北方面航行而來，反之，直到現在爲止，俾提又直捷向東駛行。魚雷艇報告，有一大批敵人戰鬪艦隊。但是不久又查出來，人只須與三隻戰鬪巡洋艦周旋。這三隻船是否屬於直到現在的敵人部隊，或者是個新敵人，還是不的確。

幾分鐘之內又進行一個新的惡戰，使德軍前衛感受一種十分嚴厲的性質。敵方戰鬪巡艦從老遠的地方射擊，德國裝甲巡艦還不會來到充分的近處，又受了看不清楚的影響。

小巡洋艦「威斯巴登」號<sup>17</sup>受了許多沉重的破彈，以致不能行動。「彼老」號<sup>18</sup>得了一個

17 Wiesbaden

18 Pillau

完全命中彈，受着致命傷，但仍可以參與一切運動。

大約戰了半小時之後，有個魚雷艇報告，說根據驅逐艦「諾馬得」號<sup>19</sup>的英國俘虜說，有六十隻英國大戰艦在附近。

假若這個報告是對的，那就不能有什末疑惑——大試驗的時刻到了。

發生了什末事呢？

舍爾將軍把德國艦隊的主隊，領到前衛的緊後面。十五分鐘之內就可叫它們去參戰了。他現在仍不十分清楚，在他面前的是不是英軍的主隊。

哲利科知道得比較清楚。自從他曉得德國全部外海戰艦來到附近時，他就完全爲有計劃的作戰。當俾提將軍按照他的命令帶着前衛向東北航線退讓時，他把他的主隊展開成個半圓形。德國前衛就筆直跑到這個半圓形裏面去。

英國主隊現在取了向東的航線。被德人追逐的俾提的戰鬪巡洋艦，在哲利科組成的戰弓的弦上運動。哲利科派了三隻戰鬪巡洋艦給俾提做援兵。它們應該與德國前衛作戰，以便俾提馬上向東航行，作英軍主隊的尖兵。

俾提如命辦理。不久他就做了英國艦隊的尖兵。他以尋常的速度向遮特蘭半島航行。主隊跟着，一隻船接一隻船，準備作戰。大戰在每分鐘內都可以爆發。

希培爾將軍看着新敵人射擊他，過了一分鐘又一分鐘。舍爾還沒有到很近的地方。只用前衛的兵力與敵人對抗是不可能的事。直到現在從東北迫來的沉重礮火，迅速地向北方和西北方延長。不列顛艦隊的烟雲，使天邊都黑暗了。

希培爾下令向南回轉。他心裏十分難過，因為他不得不放棄那受了致命傷的『威斯巴登』號。但是他應該重視他全體的船隻。他無論如何，都必須逃出這足致死命的半圓形。

於是他向後轉。

當德軍主隊終於終於來到的時候，他剛剛向後轉過來。它們緊緊地連着，船接着船，組成縱隊，用極大的速度趕來。希培爾將軍帶着他的裝甲巡洋艦做尖兵。

舍爾下令，按照敵人的運動，把航路向東。兩個艦隊差不多成平行線地路。英國人逐漸向東南和南方旋轉他們的航線。哲利科靠着他的較大的速度，要上敵人的前，並且切斷敵人與其海岸根據地的連絡。所以不列顛艦隊的巨大弓形，原來是向南張開的，現在慢慢地向西南和西方張開。情勢好像在一個極大的回轉檣上移動。

世界上最劇烈的海戰，開始咆哮。黑暗的天邊閃着發礮的光點，好像急動的珍珠紐一樣，並列排着，從這頭到那一頭。

戰事快快地達到了極點。

黑色的裝甲艦在一千一百尺的地方對峙着。日光在西北的緊天邊上，隱藏在火藥蒸汽和黑烟當中，成一種黃色的混合體。這樣很難認識英國人，但是它把德國人指給英國人看，成功清清楚楚的黑影。

『威斯巴登』號還常是在射擊。幾隻英國的大戰艦，用重砲注射它。德國裝甲巡洋艦，掩護那奄奄待斃的小兄弟。英國戰艦『護衛』號<sup>20</sup>被裝甲巡艦『呂左夫』號，『大選侯』號<sup>21</sup>，『邊疆伯爵』號<sup>21</sup>，『皇太子』號<sup>21</sup>和『皇帝』號<sup>21</sup>的凶惡的砲火所射擊，於幾分鐘之後，離開海面，沉於深處。馬上『戰士』號<sup>22</sup>上也起了大火。它只得燃燒着離開戰場，於本夜在到福耳司灣的路上沉沒。戰鬪巡艦『瓦斯批特』號<sup>23</sup>受了一串沉重的中命彈，不能再作戰了。

在戰場的東邊，那隻在一年半前，在福克蘭羣島前面，決定了斯裴將軍艦隊運命的英國裝甲巡洋艦『無敵』號得到了它的報應。它被擊穿得像個篩子一樣，歪在一邊沉了，逼它的是『呂左

20 Defence

21 Grosser Kurfürst, Markgraf, Kronprinz und Kaiser

22 Warrior

23 Warspite

夫」號。

在「威斯巴登」號的周圍還常是有戰鬥。它的較大的兄弟們不要遺棄它。英國驅逐艦「渚魚」號<sup>24</sup>被殲滅了，驅逐艦「阿科斯塔」號<sup>24</sup>被擊成廢物。德國水雷艇V四八號沉沒。「威斯巴登」號雖然千辛萬苦只能勉強在水上維持，但仍不斷地射擊。直到夜裏快兩點鐘時，海底纜慈悲地收容它。

在英國重砲的雷轟之下，德國前衛司令的旗艦，勇敢的「呂左夫」號受了重傷。「德夫令格」號受了沉重打擊之後，皺得像個披着鐵甲的怪物。它從各砲塔中射擊，同時有幾千噸水，從彈口中湧入它的身軀。它雖然受了致命傷，但以後仍得再見故鄉。

舍爾看到繼續作這種凶惡的正對戰，可使英人完全使用他們巨大的優勢。在戰爭喧囂之中，德國艦隊作了一項驚人的運動。

德國各戰艦都在原有的地位上向西旋轉。全部艦隊都遠離敵人，以便逃脫包圍。

『呂左夫』號衰弱異常，幾乎不能旋轉。四隻水雷艇幫助它。它們打算用特殊的設備把它隱蔽到烟霧之中，以便它可以向西南逃走。英國人集中他沉重的砲火，對着這隻受了致命的船射擊。希培爾將軍在彈雨之中，改乘水雷艇 G 三九號。關於戰鬪巡洋艦的命令，由『德夫令格』號上的指揮官執行。晚上快十點鐘時，希培爾將軍達到『毛奇』號，再擔任指揮。

在此期間，『呂左夫』勉強抵禦敵人，以後隨着其餘的艦隊一起去。

哲利科並不向西追逐德人。他以爲舍爾要在西邊和西南方作成遠大的弓形，獲得他回德國去的退卻線。這件事，他無論如何都要加以妨礙，於是他保持他向南的航線，以便次晨立於德國艦隊與其根據地之間。他要在那裏與德國艦隊作戰。在晚間或者在夜裏繼續作戰，他以爲沒有什末價值。數量上的優勢和速度較大的兩項長處，在夜裏是要失掉的。但是他要用這兩種長處，去克制較爲優良的德國砲隊，較優良的德國船的裝甲和輕便戰鬪部隊的非常的攻擊興味。

在半點鐘之後，這種計算就顯然是錯了。舍爾不會想到，哲利科要封鎖到他根據地去的路的

事。當他確知他船隻的狀況並且作了一個別樣的隊形之後，他又下令作第二次的旋轉，這一次是向東，並且是重新攻擊敵人。

與『呂左夫』同等的四隻德國裝甲巡洋艦，組成楔形攻擊的尖端。緊跟着它們的是第三艦隊。在旁邊走的是多數德國魚雷艇。

英國人的礮火向這些勇敢的裝甲巡洋艦亂射。那它自己身軀裏面的水不斷增漲的『德夫令格』號又到當中去了。它受了一個命中彈又一個命中彈。它彈藥庫的一部分正在燃燒。它礮塔的一半都破碎了。有一顆榴彈打死了七十五名守備兵。但是這個怪物仍繼續作戰。

以後魚雷艇在裝甲巡洋艦和來到附近的戰鬥艦的礮火掩護之下，突出攻擊。

敵方戰鬥艦只得馬上停止攻擊德國的裝甲巡洋艦。他們使用策略，打算逃脫魚雷的攻擊。德國魚雷艇三五號，爲集中的礮火所擊沉。新的艇隊又向敵人進攻。在攻擊完畢之後，它們把德人和英人中間的地方，完全放在烟幕。然後它們回到主隊去。

脫離敵人的事成功了。舍爾將軍曉得，現在是不要爲英國人所切斷。他叫全部德國艦隊向東南南，以後轉向東南航線走去，以便達到荷恩斯沙洲<sup>25</sup>。他的努力絕對不是要避免英國人，他是要作第三次的攻擊並且突破。他也不是怕夜戰而退。

海上還有一道弱光。幾隻英國戰艦，仍走西南航線向德人攻擊了一次。晚上九十點鐘時，作了一次戰，在作戰期間，被攻擊的德國船隻，朝西向它們的主隊退去。

十點鐘左右，終於黑了。哲利科繼續向南航行。他以爲德國艦隊跟他走一條航線。他要在第二天早晨轉身，以便把他的大隊向北，迎接德人。

英國人每小時走十七哩，德國人走十六哩。舍爾以爲敵軍主隊總在自己的東邊，並且等候夜間的突破戰，這個突破戰要解放他到荷恩斯沙洲的道路。哲利科向自己北面找他的敵人，正如上面所說的一樣。

所以從晚上十點鐘起，英國人差不多是走的向南航線，德國人是走的東南線。因爲英國船的

25 Horns Reef. 在丹麥之西，北海之中。

速度比較德國船大，所以最初英國尖艦，以後英國的主隊也走過了德國的尖艦，同時，因為航路均成斜線，所以兩國艦隊又相會到一點。

剛過十一點鐘，天已完全黑暗，礮火又爆發起來。英國巡洋艦和魚雷艇正在向它們自己的主隊找取聯絡，不料與作德國前衛先頭部隊的各巡洋艦相碰。德國小巡洋艦『婦女讚美』號<sup>26</sup>在勇戰之後沉沒。許多英國人受了重傷。

但這只是一個序幕。短時間之後，雙方的裝甲巡艦開始作恐怖的夜戰。魚雷艇找着了豐富的工作。英國裝甲巡艦『黑太子』號<sup>27</sup>只得沉沒。小艦隊的指揮船『的卑拉黎』號<sup>28</sup>隨沒。三隻魚雷驅逐艦也接踵而去。許多別的魚雷艇都受了重大損失離開戰地。

夜戰差不多有三小時之久，兩個艦隊都不能夠畫一幅情勢圖。舍爾以為他正突破在同一航

26 Frauenlob

27 Blackprince

28 Tipperary

線上在他東面駛行的英國艦隊。哲利科的意見，以為他只是同次要的德國兵力周旋，德國主隊常常是在北向南航行。

實際上是這樣：德國艦隊在十一點和兩點鐘的時候，在英國主隊之後，後衛之前，橫過英國艦隊的航線。

小巡洋艦『羅斯托克』號<sup>29</sup>被一隻英國魚雷艇炸了。在黑夜中，戰鬥艦『波森』號碰了小巡洋艦『挨爾平』號，使它受了致命傷。『羅斯托克』號和『挨爾平』號可以跟着艦隊慢慢航行，但是因為深夜敵兵迫近的原故，不得不把它們沉沒。

夜裏兩點鐘之後，戰事緩和下來。在西方的天邊燃着像瀝青一樣的炬火，那是正在燃燒的英國船隻。海面上有零星的礮聲。

將近三點鐘的時候，在老遠的北方，演着一幕特殊的悲劇。自從晚上十點鐘以來，那負晚戰主要責任的『呂左夫』號就落在後面了。四隻魚雷艇在援助它。它還打算離開戰場回國。但是它不

行了。從兩點鐘起，這怪物每一刹那都有顛覆的恐慌。它只能夠勉強動彈。兵士都運到那幾隻魚雷艇上。一兩個水雷，幾把火，嗤軋，爆炸——以後轟轟地沉到深處。各魚雷艇迅速趕上艦隊。

排砲還響了一次。夜裏三點鐘後不久，一隊英國魚雷艇，向德國後衛突擊。戰艦「玻美爾」號沉沒。魚雷艇 V 四號跟它去了。英國人退卻。

平靜開始。德國艦隊保持它們到荷恩斯沙洲的航線。船接着船，嗤嗤地走過黑暗。東方，天上逐漸充滿曙光的蒼白色。灰色的披甲巨人從夜影中慢慢地走出來。

清早，氣艇在國內升起。它們在海上搜索敵人。早晨四點鐘起，舍爾已經帶着他的船隻，站在荷恩斯沙洲附近。

這一夜好像一場熱鬧的夢過去了。

哲利科的主隊沒有看見。以後查出來，該將軍在早晨還以為德國主隊還總是在他本人的北方。夜裏三點鐘左右，他叫他的全部艦隊向後轉，以便拂曉時對付德人，其實在這個時候，德國艦隊

已經在他東南向荷恩斯沙洲駛去。六月一日將近正午的時候，哲利科領着他的主隊，又停到——昨晚戰地的緊南邊。

以後他向西駛去，不曾做再與舍爾爲敵的試驗。他已經戰夠了。

下午三點鐘左右，德國艦隊在盛名與創傷之下，駛進威廉哈文港拋錨。

一隻戰鬪巡洋艦『呂左夫』號，四隻小巡洋艦『威斯巴登』號，『婦女讚美』號，『羅斯托克』號和『挨爾平』號，一隻戰鬪艦『玻美爾』號和五隻魚雷艇都不在了。海底負着二千五百多海員。

英國人損失了三隻大戰艦，三隻裝甲巡洋艦，八隻魚雷艇和六千人。

大試驗是及格了。

這是大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試驗。

## 第十九章 軍隊與本國

又是一個作戰冬季，第三個作戰冬季。

一九一六年秋季威魯同盟國的最大難關，是渡過了羅馬尼亞之役佔其主要部分。實行羅馬尼亞之役的前提，是牢守別的正面。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業已終止。現在俄國人的力量實在完了。東方天上的革命怪物，已經開始有了輪廓。可以看到。雖然如此，仍須留若干師人在那裏，以便保障各種不測的事。

在馬其頓正面上也安靜了。薩拉意將軍在略得摩那斯提<sup>1</sup>以後，再不能得到什末。德保聯軍的正面也隱固。在最近時期內，土耳其的一切情形似乎都安全。土軍陣線在高加索山和亞美尼亞

<sup>1</sup> Monastir

城名，在巨哥斯拉夫的馬其頓。

2。在美索不達迷亞，曾使英人在庫特爾阿馬刺 3 附近慘敗，退到巴格達 4 的遠南方。在來年春季以前，他們沒有大事活動的能力。土耳其對於蘇彝士運河的企圖沒有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神聖戰爭 5 的口號在阿剌伯人方面沒有發生效力。英國人的金錢和英國人的政策奏了較好的效果。

卡多爾那的第七次伊孫左河之戰，和第一次至第五次一樣完全失敗了。只有第六次因為略得了閣爾茲橋頭堡爲一例外。在這裏，奧國隊伍始終都以確立不動的勇氣抵抗他們的敵人。而且現在索姆之戰也終於終於平靜下去。

法國人和英國人的力量都用完了。德國隊伍所受的痛苦是如何的厲害，在西戰場另一個地

2 Armenian

裏海與黑海之間的肥美山地。

3 Kut el Amara

伊拉克阿拉俾 (Irak-Arabi) 的地名，濱底格里斯河 (Tigris) 左岸。

4 Bagdad

亦譯報達，爲伊拉克國首都。

5 意爲回教民族聯合，反抗英法之統治。

方表現出來。在那自從二月發生戰事以來迄無寧日，風雲最多的凡爾登，有兩次重大的回擊。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國人奪回了都窩孟堡壘的廢墟。十二月十五、十六兩日，他們一直攻到鄂內斯附近。他們把春季失掉的地方又奪回了一大部分。道德上的印象甚大。紮在那塊的各師德國兵士，都會數度經過凡爾登和索姆之戰，再不能支持了。迅速調來的預備隊，只能維持新的陣地，再藉反攻去改善。損失重大，俘虜的犧牲，尤為重大。

以後終於安靜起來，在凡爾登前面亦然。一九一七年正月初，戰事變為陣地戰。在索姆河畔，已於十二月中旬，有了墓地般的寂靜。凡爾登戰役的壽命比它年輕的，更為貪食的妹妹索姆之戰的壽命還要長。現在兩處的戰事都在它們狂暴之中窒息了。

兩個對敵都極需要安靜。去年太辛苦了。對於物質方面和道德方面的要求都太多了。現在應該怎樣辦呢？

對於來年應該從事準備，和平的日子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遼遠。誰有最長的氣息，如果又能夠在從事各種新的準備方面上別人的前，他就要先去進攻。

德國對於索姆之戰的損失還可以補償嗎？除此以外，德國的人力和物力，還能夠如是外騰，與敵方兵力的增加速度，並駕齊驅嗎？人還能保持同盟各國有作戰的能力嗎？

如果這三個問題，應該加以「否」答，那戰事就要失敗，應該迅速去了結它。如果有一個「是」的回答，假若不採用最嚴厲的處置去捉握一切現成的力量，那便是一件罪惡了。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自從就職的頭一天起，就有這種見地：這些力量是有的，只是應該去動員。他們得到任命兩天之後，就遞了一封短的公文給首相，陳說一種詳細綱領，請求實行，並說這是以勝利了結戰事的先決條件。他們把局勢看得很嚴重，是沒有疑惑的。

這時候，他們作關於改造軍隊自身的一部分的事。特別重要的是要求得數次大防禦戰的結果。一個工作十分緊張的冬季開始。各師步兵都受了比直到現在更嚴格的訓練，成功他們防區內作戰的自動負責者。他們應該是容易運動的，以便隨時可以到正面受恫嚇的地方去。他們應該在最短期間內，脫離一個戰鬪正面，插入別的戰鬪正面去。他們應該是一個自身極為堅固的物體，它

的各個部分都有共同動作的習慣。一師現在包有三團步兵，一團野戰砲兵和爲一個在戰術上獨立體所需要的補助兵，如工兵，迫擊砲，通信部隊和衛生部隊。輜重隊的大部分被分配與各路軍，並且指定住在一定的地方，免得他們妨礙各師的迅速轉運。

每師都有它負責的作戰區域。這區域長短按照情勢而定，兩公里至十公里，或者十公里以上。許多師合爲一軍團，許多軍團合爲一路軍。許多路軍隸屬於軍集團，各軍集團隸屬於最高統帥部。最高統帥部在東方諸戰了結之後，又遷到西方去。它紮在浴場克洛次那赫<sup>6</sup>。

一切師並不同時都在戰線上。一部分作爲最高統帥部戰略預備隊。各「軍集團」和各路軍也有它們自己的預備隊。預備隊紮在兵站裏，完成他們對於大戰新方式的訓練，此種方式係由材料戰產生的。陣地師和預備師，時時互相瓜代。設立了許多課程，以便隊伍逐漸熟悉各種新的戰術教範。在國內補充營訓練的新兵，儘早調到戰線上來。他們在特別新兵補充署裏，從熟悉戰鬥的人員手裏，得到第二次，專爲戰鬥需要而規定的訓練。這次新戰事變成了學術。優秀分子的經驗被人

審查試驗，編成規章，傳授給一切士兵。

爲要能夠把防禦的重點，迅速而且有效地移到受威脅的各地點去，最高統帥創設了大批的特殊部隊，各隊直隸於最高統帥部，並分與大戰中的各路軍應用。最高統帥部有它自己的野戰礮兵團，尤其是有大批的重礮。它有特別機關槍隊，狙擊兵隊，總計八十三隊，每隊有三十六隻重機關槍。它用挑選出來的人員，組織特別衝鋒營，要用他們在苦戰的正面陣地上，去奪回失地。凡此一切特殊部隊，都容易移動，而且最大部分都已動員。他們可以用大的速度去變更他們的駐紮處所。

騎兵在西方已經成了過時的東西。材料戰的新形式用不着它了。加之礮兵縱隊的死傷很多，人要用馬匹去填補。多數的騎兵團都改編爲狙擊兵營。從前，人對於老的現役部隊，不要他們做這件事。以後他們也應該去做。戰事不認識顧忌。他們用馬鞍換了塹壕。

步兵逐漸領了三倍的機關槍。每營都有它自己機關槍連和重機關槍。每連步兵也有六隻新流行的輕機關槍。步兵的火力是大大地增加了。連續速射的搗軟威力，使他必須這樣。

野戰礮隊逐漸得了一種新的，比較重的，但是可以射得很遠的大礮。不過這種改換兵器的事，

只是很慢地施行。大礮的數目逐漸加到一倍。重礮自一九一四年來已經加到六倍了。

如果我們想想，奧登堡在他新綱領裏，要求每月製造新飛機一千架，便可得到飛機增加的概念了。一九一四年德國全部野戰軍，只有這一個月製造的飛機的一部分。一九一四年只有二十尊高射礮，一九一八年有二千多尊。

擴充軍隊綱領不能按照最高統帥部的意思，只能以慢得多的速度去實行。它只能一塊一塊地做，因為到處都開始缺乏各種前提。矯正了一個弊病，爆露了第二個。排除了第二個，又發生了第三個新的。與缺點作戰的激烈程度，並不比在前線作戰稍為緩和。

從前被人指為幻想的數字，現在都達到了。在工業和經濟方面，都完成了前無其比的成績。雖然如此，它們仍不能叫那自一九一六年以來已有的，在材料方面不及敵人的情形不再擴大。那前途極有希望的協約各國所佔的優越地位，逐漸變大。它們從無盡藏的地方吸取資料。

在歐洲中心的德國，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發展成功一個巨大的工業廠所，為全世界的需要

而工作，在戰前每年要輸入大量的原料和糧食。一九一三年度的輸入價值，幾乎達到一百二十億金馬克。差不多在各種經濟方面，我們都要靠着輸入。就是煤和鐵也不够那幾百萬工廠用。好多年來，德國農產品不能滿足國內的需要。四分之一的糧食都是從外國輸入的。

雖然有了一個軍事動員計劃，但是還沒有一個經濟動員計劃。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既不會使各個經營和各種經營的全體，有充分的準備，更不會充分準備使國家成一個經濟單位。巨大的經濟生活，得到一個厲害的使它完全震動的打擊。

在外國有經濟價值的最大部分，如船隻，貨物，營業，行家和主顧，都一下沒落了。差不多沒有輸入了，沒有原料可供製造，沒有成品可供售賣。出產和貿易的那道活的潮流正在涸竭。那般直到現在從事計劃與實行的人物，現在都湧去當兵了。經濟方面的工廠幾天之內就空空如也。成貨沒有買主。訂新貨的人更少。現在是最需要信用借款的時候，但是它停滯起來。一隻鐵臂壓在這分枝達幾百萬倍而且互有關係的經濟生活上。勞工市場在一星期之內完全紊亂。

軍隊所帶去的和倉庫所貯藏的東西，足敷數星期作戰之用。當時處於領袖地位的也有些樂

觀家，只打了很短時期的算盤。人民深信，戰事至遲到一九一四年的耶穌聖誕節時可以了結。

因為戰事繼續延長，改變經濟為戰爭生產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發生。那問題一塊一塊地增加，最後成了一個範圍極大的雪崩。

最先應該對於現有原料得個概要。在平時沒有人想到作一種這樣的統計。現在只得在極困難的情形之下，用最大的速度，去補充這種怠忽。

叫普魯士陸軍部必須在這方面想救濟方法的第一個人，是工業家發爾忒·拉特瑙。陸軍部設了一個『戰時原料課』，最初即以拉特瑙擔任課長職務。以後他自己說道：『嘗試業已成功，半個月後我們漸漸明白，三個月後，我們完全知道了。』

這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的原料最多只够持續到一年的一个戰爭之用。在當時，一種這樣的確定，似乎還絕對能令人喜歡，令人安心。沒有人想到，一種這樣延長的戰事能夠繼續至一年以上。

7 Walther Rathenau 生於一八六七年，一九二一年為復興部長，一九二二年為外交部長，被刺而死。著有未來的

事件 (Von kommenden Dingen)。

的。歐洲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這樣長久支持。在八九個之內，人就期待軍事的決定。誰想到，這次戰事根本就不由軍事去解決呢？這與一切現成的意見相反。

一步一步地前進。在短時期後已經查出來。人必須用沒收方法去保障現存的原料。以後把沒收的物件，由半官會社，分給現有的生產廠所。因此成立了些戰時組織會社。這種發展漸漸包括了許多的經濟部門。

存貨愈少，價格愈漲。在這方面，國家也應該馬上加以干涉，定個最高的價格。最先，規定最高價格的事，只限於那些對於戰時工業有直接需要的材料。以後逐漸干涉到其他工業必需品。最後也包括到居民日用必需品，而且甚至於到糧食。

假若規定最高價格，只是限制私有販賣者的售價的一種政治辦法，不久就必須作更進一步的辦法。貯蓄品愈少，賣者在定價中找不着鼓勵，把現存品多多地保藏起來，於是到市場上去的貨物就愈減少。政府施行強制經濟制度，從私有販賣者的手中，奪去貨物處理權，把它交給國家。因為價值問題，發生數量問題，更發展成功愈過愈受威嚇的形態。在戰爭的最末期，除了屬於強制經濟

之下的物件，沒有什末東西可買了。

誰製造戰時材料呢？國立和軍事機關附設的工場，很快地都不能再製造了。現在應該輪到私立工場去作。於是開始改變工場的製造品。戰事愈延長，平民的需要因為便利軍事而愈受限制時，工場製造品的改變愈甚。最後，幾乎沒有一個工場，不是直接或間接為軍需品而工作，受國家委託而製造。只有一個具有超羣絕倫的組織和並世無雙的工業程度的機關，纔能控制這種改變，把普通工場變工軍用工場。在全部世界史上，沒有任何先例足與這項事件相比。

從一九一五年春天起，經濟上的作戰有了一種新的擴大。假若人要叫軍隊日日加增的需要，能夠維持到較長的時間，那國內的需要必須大為節制。大受難的時期正在開始。它不惹人注意，祕密地走近前來，起初差不多沒有人覺得。以後它發展成功與世界史極有關係的一種道德和物質的要求。沒有任何民族在一次戰爭中，忍受過比這更厲害的事。

最初收集那些有用，但是可以不用，的舊物，似乎還沒有什麼妨害。不久，就輪到銅鍋，門把，火車上的金屬裝璜品，商店的招牌。以後，人更盡其所有，取了各教堂的鐘去鑄榴彈。以後掠取橡皮。沒有

一部腳踏車和一部汽車的橡皮外胎被放過的。而且愈過愈甚。

以後就是對於必不可缺的應用物件加以補充的製造。沒有皮做的鞋跟了。它們是用馬糞紙造的。衣服經過了一種特殊變化。平民沒有棉花和羊毛了。蓍麻，亞麻的外皮，蛇麻和染匠帶屬來代替它們。

紙變成了主要原料，以紙代鐵，以紙代皮，以紙代布。最後普通人身上都沒有什末可供前線兵士用的東西了。在這方面也有一種冷酷的組織，不獨令人去補充，而且還要加以精細的審查，看補充品是不是必須的。憑券購物的制度，細微得令人可笑，但與製造榴彈一樣重要。

這一切還是老不夠。救助者再來。那便是德國化學家。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勤敏強迫出了怎樣的變化，差不多是不可思議的事。假若不能從空氣裏面獲得淡氣，與外國硝石脫離關係，那我們從一九一五年起已經就沒有火藥了。我們學會了用化學方法製造橡皮。我們從細胞質工業的廢物裏面獲取酒精，從片岩中取油，從糖裏面取甘油，從石膏裏面取硫黃。化學家好像現代鍊金術者似地在他們實驗室裏工作。看，他們發現了渴望的奇蹟！

以後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又慢慢地要求，凡事都要比以前多兩倍，三倍每月要造兩倍這樣多的榴彈，兩倍這樣多的彈藥筒，三倍這樣多的機關槍和大砲，一千架飛機。這一切到一九一七年夏季都要實行。

設了一個戰時補給局。局長爲格羅納。將軍。該局包有勞工問題規定課，衣服問題課，武器彈藥置辦課，原料監督分配課。現有輸出輸入規定課。該局隸屬普魯士陸軍部，但是差不多有獨裁的權力。

不久查出來，實行與登堡綱領的主要困難，在供給煤炭問題，以及因爲各種要求都增加，一切工廠必須重新設計問題。雖然一切力量都異常緊張，但速度還是大爲遲緩。煤和鐵都由國家特任委員管理。一切都加以嘗試。雖然如此，這兩方面的生產數字，還是極有規則的下降。勞工不敷用和運輸困難的事，一個月比一個月增加。不可能的事還是不能達到。一九一三年德國掘了一萬九千

8 Groener (1867— ) 一九一四年任野戰鐵路局長，一九一八年爲與登堡的參謀次長（魯登多夫的繼任者），一九二〇—二二三年任交通部長，一九二八—三二年任國防部長。

萬噸煤，一九一七年只有一萬六千七百萬，一九一三年我們造了一千九百萬噸生鐵，一九一七年只有一千一百萬。

雖然如此，各種軍需品的製造，因為與登堡綱領的關係，仍有一種極巨大的，幾乎成爲幻想的增加。一年內造的槍可供平時兵額的六十軍團之用，每軍團以四萬人計算。每月製造的機關槍數，達到九千架（一九一四年爲二百架，一九一六年爲二千三百架。）此外每個月還有二萬萬顆彈藥筒。從一九一七年六月至七月，前線所有機關槍的總數，從二萬九千架加到五萬六千架。

索姆之戰以後，野戰軍足有二千五百尊迫擊砲。一年之後加到一萬六千。一九一七年新造的迫擊砲就有三千尊。

每月造的野戰大砲達到兩千尊（一九一五年爲三百尊。）供最高統帥部使用的重砲有七千尊。

平時，軍用製造局每月約供給二百噸火藥。一九一五年這個數目升到四千，一九一六年升到六千，一九一七年甚至升到一萬四千噸。假若人把一九一七年從本國開到戰線去的一切彈藥列

車，順次排列起來，就有從漢堡經過柏林，維也納，所非亞直到君士坦丁堡的距離。<sup>9</sup>

與登堡的要求不限於戰時生產的物質方面的提高。最高統帥部也會說明他們的意見，人應該怎樣運用人力，以便達到多量的出產。

普遍兵役義務是從十九歲起到四十五歲止。屬於這些年齡內的，健全可供作戰之用的人，除很少的例外以外，都在前線，在戰區，或者正在受訓練。死傷的數目異常之大，但是還可以補充。甚至到了一九一八年，軍隊竟增加這種程度：雖然有一切重大的喪失，但還有五百三十萬兵士在前線和佔領區域之內。二百七十萬兵士在國內作軍事服役。總計在戰事期間，連戰事開始時的現役兵士在內，共徵募了一千三百二十萬人。這就是說，不到五個德國人——老年人，婦人和小孩均在內——之中，就有一個人穿軍衣。

與登堡要延長兵役義務的年限，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為止。十六歲到十九歲和四十六歲到六

十歲的人都應該爲軍備綱領而工作。這些年級中的大多數人都已經在工業方面作事。現在應該有個法律的根據，以便抓着其他沒有事的人。

戰事生產的軍隊化的計劃，不曾擴大爲排除那種以令人恐怖的方法，來破壞愛國心的，最嚴重的一種弊害的試驗。軍備工人住在家裏，和女人小孩在一起，十分安全，而且得到一種比較很大的工資。前線兵士只得到幾個分尼，並且日夜都應該賭上他的性命。那些得到在外作戰的老工人的職務的年青工人，在家裏成了大人。他袋裏裝滿了錢。他不曾受到老工人的教育影響。職工會分佈任務給他，但是他缺乏理解並擔任那些重大任務的任何前提。紀律破壞了。後來有一天，他應該穿上灰色軍衣，遵守軍紀，爲一點少得可笑的錢，以生命去防禦他的祖國。不久，他就覺得這種極端的變化，絕對是當然的事。他覺得這是一種強迫，是一種不幸，是把他降低到與那被判決在戰場上的羣衆爲伍。他以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的區別，實在太大了。

政府馬上聲明，說與登堡所要求的延長兵役義務時間和兵器工業的軍隊化，不能實行。政府，國會中的各政黨，職工會和國內軍事官署互相談判了三個月的工夫。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國

會批准新的『補助勤務條例』把強迫工作的事定爲法律。因爲有些限制的特殊規定，有一部分又廢止了。加以大工資的鼓勵，差不多一切有用的作工的人，都已經湧到工業方面去，強迫工作的事，弄得沒有結果。新得來的人，被查出來，差不多都沒有用。大規模地召來的女工，雖然滿足了人對於她們的希望，但是她們不能彌補現有的缺點。

爲了至少把與登堡綱領實現一部分，最高統帥部只得採取一種危險的制度。軍需品製造方面需要某人，可以請求免除兵役，這件事有很大的流弊。更加上軍士薪餉與工業報酬的區別極大，發展成功全部作戰期中最大的根深蒂固的弊病。在這方面，那不和、懦弱、背叛祖國的蠅蟲正吃着德國的骨髓。迴避兵役者是令人羨慕的有福的人，前線兵士是最不幸的人。

直到一九一八年六七月間，那法定有服兵役義務，由軍隊中撥出作從事工業之用的人數，差不多增加到二百五十萬。內中有一百二十萬，可供前線作戰之用。他們不獨比他們留在外面的戰友，沒有生命的危險——他們在國內還得到與一切工業工人一樣的工資，並且不受比較嚴格的軍法。人不能同時並用這兩種工人：他們工作成績相等，但是一種得工業的工資，一種領兵士的餉。

人沒有打算，一面減低普通工業的工資，一面相當提高兵士的餉俸，以便求得一部合理的平等。當工業方面自動作減低工資的嘗試時，工人罷工，其範圍與時俱增。德國正在下降的道德力量，因為這次罷工，突然大白於世。那些天真爛漫受了煽惑的人們，覺得當兵是降低他們的身分，是愚蠢的一種標識的那個悲哀時代開始了。愛國心在這方面最先死亡。

假若工人只是個人，那末企業家也並不是天使。那些因戰事得利的人們，在一個健全而且具有民族感覺的人民方面，要逐漸得到一種被輕視的地位。政府當局遵守盡量給私人企業家以自由的根本原則。他們以為只有這樣，纔能滿足對於軍需品方面的巨大要求。這個根本原則證明有效。工業界是聲明新的興登堡綱領可以實行的第一個人。他們的組織，他們的敏捷以及他們的能力，都做了極度的事業。他們是為利息，為極高的股利和為各工廠總理的薪水而做這呢，或者是為了那個同一祖國——兵士為了它在外國一年一年地作戰，受苦受難以至死亡，同時在國內又荒廢了他終生工作的基礎——而做這呢？至於公然有了因戰事而得利的卑鄙齷齪的典型人物，實為祖國道德方面的一種重大罪惡。愛國心在這方面第二次死亡。自私的物質主義，開始奪取民族理

想的位置。

因爲本身的過失造了許多罪惡的時候，從外面又來了對於愛國的嚴厲的攻擊。人民開始受餓。

平時，一個德國人每天要吃三百二十公分的麵粉，一百四十公分的肉和五十六公分的脂肪。一九一八年，他拿着飯券，在店鋪前面站了幾點鐘之久以後，每天只能得到一百一十六公分的麵粉，十八公分的肉和七公分的脂肪。一個健全的人每天最少需要二千三百卡路里。一九一八年每個德國人逐日只能得到一千卡路里。

根據國家衛生局的計算，一九一六年因爲糧食封鎖的結果，死了十二萬一千人，一九一八年死了二十九萬七千人，在全部戰爭期間，死了七十五萬多人。一九一八年害肺病死的人數，有一九一三年的兩倍。因生產結果而死的母親比孩子多兩倍。貧血，羸瘦，腸胃病和皮膚病的擴大程度，甚爲可怕。一整代人的發育都要大受影響，因爲絕糧的結果，尙遠及於戰事終了之後。在戰事結束以

後仍死於戰事的那幾十萬人，有誰去數呢？

一九一三年德國殺了一千八百萬條豬。一九一八年只殺了二百五十萬條。一九一八年每條豬的平均重量只有一九一三年一條豬的一半。反之，殺掉的馬數卻加了三倍，而且甚至於殺狗。一九一三年整整消費了四百萬斤肉，一九一七年只消費了一百萬斤。假若我們把一九一三年當做正常年度，那末一九一八年只收了百分之五十五的裸麥，百分之六十六的小麥和百分之五十六的陽芋。這是在輸入差不多完全廢止時候的事，輸入在一九一三年平均佔消費的四分之一。

所有一切我們在平時慣於消費，只在外國生長的物品，自然完全都沒有了。沒有橙子，沒有巧克力糖，沒有茶葉，沒有咖啡，沒有用外國植物脂肪造的人工奶油。人將就用那極不可能的代替品。人喝用懸鈎子的葉做的茶，穿紙做的衣服，吃曬乾了的甘藍。牛馬食樹葉代乾草。窄小的麵包一半是用陽芋做的。凡屬可以做菓子醬的東西，都拿來作搭麵包之用。

因為防餓是天性，所以人們抵抗這種系統絕糧的辦法。外面有嚴密的封鎖，只能容許一個人犧牲別人去改善他自己的地位。祕密輸入，欺詐，蔑視定章幾乎成了必須的事。道德和不道德的觀

念，在這種嚴酷的限制之下沒有效力。保存自己的衝動逐漸勝過了一切畏懼。在只求得萬不可少的東西的地方，是容易明白而且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如果敢於祕密地或公然地奢侈淫逸，那結果必致卑鄙齷齪，煽動人心，敗壞風俗。沒有任何規章能夠克服這種錯誤。罪惡和自私常是找得着祕密的道路。如果普通道德都下沉，那這種情形將逐漸明白顯露，最後甚至以佔有必需品爲一種正當權利，不以爲恥。誰也不能責備那有節制的，爲憂患所苦的戰時的『土撥鼠』<sup>10</sup>，但是那種從他同胞困難中獲得利益因而奢侈淫逸的人，卻是因戰事而得利的一類人物。愛國心在這裏第三次死亡。

滿足軍隊方面對於人和物的要求，爲戰時生產去找作工的人以及養育人民，是國內備戰的三大問題。還有對外不大明顯，但最後仍與別的幾個同樣重要的第四個問題。

戰爭要錢。國家以公民聯合會的資格應該去作戰，它也應該付錢。但是所付的款項仍出在國

民身上籌款是國家銀行的事。軍事人員的餉俸應該付出，負養育之責的人去打仗去了，應付他家屬的補助費。製造軍需品須付錢，還有改爲戰時生產的費用。採辦原料和運輸都應付錢，還有國家需要他們工作的官吏和普通人員的薪水。爲了不使經濟生活破產，必須借債輸入應該付錢。私人經濟的一切開支，漸漸都轉到國家身上。它的正常支出，漲得沒有限量，突飛孟晉，奇形怪樣。正當地使用支出，和保持錢價一樣重要，錢價因爲金融市場上的異常轉移，已經危險得極可怕了。

從戰事爆發時起，德國國家銀行以國家金融工業的資格，得到了一個極關重要的地位。因爲法定手續給了它新任務的基礎。因爲徵收私人藏金，增加了它固定的現金額。設立借款金庫，以便渡過信用借款的困難。借款金庫券和銀行鈔票一樣流通，因而彌補了馬上發生的通貨缺乏的困難。但是這種方法抵不住國家與時俱增的金錢缺乏。爲要馬上獲得巨款，國家銀行藉法定權力，發行國庫券。這是有效期限爲三個月的匯票。到期應由國家收買回來。收回的方法有兩種。或者提高稅收，或者把國庫券變爲付息的長期公債券。

政府差不多只走了變爲定期公債的那條路，因爲恐怕稅加重了，使那與一切有關係的經濟

能力降低。這樣，人把戰時的負擔，在可能範圍以內，移到了戰事過後的時候。我們要敵人賠償戰費的思想，在這方面也有若干影響。

發行公債自然幾乎只能在國內舉行，反之，我們敵人卻據有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的金融市場。實際上，德國國家銀行籌戰費的方法，只是同樣方法的不斷的復習。經常費藉國庫券的形式，創造了湧入經濟界的一種新購買力。每半年接着發行一次的戰時公債，又奪去了經濟上這種多餘的，使價格感受威脅的購買力，以後又變為付息的長期公債。

以後陸續又有新的戰時公債。總計收入九百八十億馬克。頭幾次公債結果之大，出乎人意料之外。它不但把這時候到期的國庫券完全收回，而且還替國家造了一種自由運用的儲蓄。但是經常費像雪崩似地增大。應募公債的結果，不能同它齊驅並駕。一九一六年的秋季發生了劇變。那些不能變為定期公債的流通國庫卷的數目大為增加，成了禍害。一九一八年底，國家短期借款（銀行用的低幣，借款金庫券和作自由貿易之用的國庫券），達到六百億馬克之多，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五十三億。這種通貨膨脹的先決條件，是那條免除國家銀行以現金收回它的鈔票義務的法律。

這條法律在戰事開始時就定了。金本位因是實在廢止了。但在這塊樹立了後來馬克價值消滅的開端，一九二三年濫發不兌現的紙幣遂達於恐慌的極點。

戰時金融的第二條路——增加新稅——只是被人逡巡地，十分小心的走着。就是對於專受國家委託而工作，因國家有無限需要，幾乎不負危險責任的工業界的巨大獲利，政府也只是慢慢地去徵收。政府抱着前面已經說過的意見，在戰事期中不得再增加人民的負擔。增加新戰稅只是克制內部毛病的一種方法，不是在戰爭期中就要盡量籌得大部分款項的堅決意志的表示。國稅收入在一九一四年爲二十二億，在一九一八年增加到六十億。其實在這時候的交易較大，通貨的發行較速，一九一八年馬克已在貶值，如果把這些情形都算在內，那在戰事期中的稅收的比較高度，還要大大減低。

國家在戰事期中爲了作戰目的而發行的通貨總數計達一千四百七十億馬克。平均每月約爲二十八億。這些支出，自然只包括戰事實在費用的一部分。私人經濟的損失，因和約而有的損失，以及一切應視爲戰事結果，使國家預算在數十年內還要受累的國家開支，還沒有計算在內。除了

這幾項之外，還有我們因受逼迫而應繳的貢稅。戰事的實在費用，殊難作近似精確的斷定，大約總有好幾千億馬克。



## 第二十章 美國人的十字軍

因爲國內十二分的努力，纔能使軍隊對於物和人的需要得到保障。國內應該送人出去。一種這樣的緊張將有可慮的結果，是沒有人疑惑的。

最高統帥部自己也明白。它不久就曉得德國內部有一般人在活動，足以威脅愛國心和嚴格作戰的精神。對於必須克服這種企圖的事，政府與最高統帥部的意見不同。

因此，逐漸造成了一個很痛心的局面。那掌握道德上，軍事上和政治上作戰的兩個機關，政府與最高統帥部，受着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物的影響，彼此心中互相作對。這邊是魯登多夫，那邊是柏特曼。關於作戰的唯一基本問題，在這兩個人之中，幾乎無調和之可能。對於軍備綱領，社會問題和潛艇戰問題，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都不一致。

處理政治問題不是最高統帥部的事。但是當政治勢力直接損害到軍事的時候，奧登堡和魯

登多夫也改變了他們那種深自檢束的態度。他們只藉他們可以辦的唯一方法去作，即在對皇上表示他們意見的時候。他們避免一切足以使他們去鬧意見的事。

但是領袖間的不和，是不能永遠瞞着社會的。人民開始分爲兩個壁壘。一個是最高統帥部的象徵，一個是政府的象徵。爭鬪變激烈了。國民作戰意志因爲兩種意見鬪爭而受的創傷，弄得不可救藥了。

在這種政見不和的混水裏，漁夫從事工作，他們的目的不與愛國心相干了。輿論的兄弟戰援助他們。有一般人的意見，以爲藉國家權力的衰弱與沒落，是可以促進他們自己的計劃的最好方法，於是開始作有系統的政治煽動。在表面下已有叛逆的萌芽，組織秘密團體，潛入工廠，達到補充部隊，走到那從斯卡革拉克光榮紀念日以來，又在港灣泊着無所事事的艦隊的船上，並且又在這裏和那裏，找着了到前線去的路。

對於這種致命的毒素有什末辦法呢？

一方面，首相打算藉容許政權的方法，把人民連接在現有勢力上。皇上照着首相的建議，允許在普魯士邦也實行平等的選舉權<sup>1</sup>。宣佈社會改良。但各種狀況並不因而改善。政府和社會一大部分中間的互相不信的程度，逐漸變得深刻了。

在他方面，最高統帥部也觀察到內部不一致的結果。因為該部沒有直接影響到國內的可能，所以只能使軍隊遠離這種萎靡的精神，假若發現了這種情形即去加以阻止。辦了一些軍隊報紙。與國內交換思想的事，逐漸加以監督。儘量使新兵早早脫離國內的影響，送到戰區內比較勇敢的空氣裏去。最後，在每個部隊裏，都指定特別適當的軍官，叫他用教訓和演說，去感化士兵。對於敵人的宣傳，也同對於伏根在國內的祕密煽動一樣，加以克制。

這一切步驟都只是對付弊病的現象，不是對付弊病的自身。它們的實際效果，只是幫助造成國內與軍隊的對峙，煽動互相不信的精神而已。它們被判為無效，因為它們缺乏道德的基礎，這是

1 按普魯士邦的選舉法，與德國國會不同，係分選民為三級，其選舉權完全以財產資格與職業資格為標準，富民的選舉權，可千百倍於貧民，詳見張慶泰編歐洲政府頁六七三（上海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

只能在國內創造的。

國內關心時局的重要人物，也看到了這一切。他們着手從事政治運動，以與萎靡運動對抗。他們以為根本弊病應在這種事實中尋找；即德國國民不知道，他為何種戰爭目的而戰。他們以為，只是為防禦而戰的思想，不足保持堅持到底的空氣。人應該把具有明白要求的一種作戰目的綱領，指給人民看，而且這個綱領尚須較高。人應該叫人民明白，和平應有一種這樣的形式：要使我們敵人根本不敢有重新來擊的興趣。

因為這樣的動機，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了「愛國黨」<sup>2</sup>。但結果恰與他們所企圖的相反。現在除了為政治改良而戰，為作戰方法而戰以外，更加上作戰目的而戰，同樣激烈，動人可恥。祕密的煽動家輕輕地說：『你們看，現在他們終於變老實了——他們十分清楚地告訴你們，為擴大他們勢力的而死，你們就有光榮。為了工業界藉獲得比法產鐵區域而求較高的股利，為了各將軍獲得波

2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發起人為提爾皮次與卡普 (Kapp, 1858—1922) 目的在加強德國戰勝的意

蘭的軍隊，爲了各邦諸侯可以坐波蘭和庫爾蘭的王位——所以纔去作戰！

但是那些自始卽把這次戰爭當做一種純粹防禦戰的人們，極力反對改變他們的理論，以爲是一種不祥。

當敵人的殲滅意志圍着德國邊境的周圍，造成了鐵似的使人受餓和死亡的一道城牆時，國內兄弟卻大戰起來。不和的神抬起頭來，越過越危險，使德國悲痛，敵人快意。反對它的戰鬪愈過愈爲衰弱，疲乏。

當羅馬尼亞一連合到我們敵人方面之後的時候，首相就囑咐駐華盛頓<sup>3</sup>的德國大使，同合衆國大總統接洽，向他暗示一種求和步驟的意思。

大使回答說，在目前打算叫威爾遜<sup>4</sup>總統相信德國政府的意思，是沒有益的事。總統現在完

3 Washington 美國首都。

4 Wilson (1853—1924) 一九二二——二〇爲美國大總統，提議十四條（詳後），一九一九年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全忙着新選舉。在他沒有知道他是否重新當選以前，他一定不要從事這種廣大的政策。

首相試用一種別的方法。羅馬尼亞的完全覆滅和別的陣線上均勢的恢復，他覺得是合式的一利那。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把德國政府提議馬上進行和平談判的一種宣言，交給各中立國駐在柏林的一切正式代表。關於德國和平提議的詳情沒有說明。只是說，德國代表將攜訓令來談判，德國政府深信那項訓令可作一種永久和平的基礎。

協約各國的報紙，用一種大聲咒罵和高唱凱旋的論調來回答。他們以為德國這種提議只是衰弱的一種表示，是以詭計求那以武力未曾獲到的東西的一種嘗試。各國政治家都上到他們國會裏面的講壇上，發表同樣的意見。白里安<sup>5</sup>在法國，勞合·喬治<sup>6</sup>在英國，松尼諾<sup>7</sup>在意大利。甚

<sup>5</sup> Briand (1862—1932) 數度為法國部長，一九二五——三二任外交部長，一九二六年因洛加諾政策 (Locarno-

politik) 與德國前外長史特萊斯曼 (Stresemann) 同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sup>6</sup> Lloyd George (1863— ) 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一九一六——二二年為內閣總理，大戰時任協約國最高

軍事會議委員，凡爾賽和約負責者之一，但以後又著論反對。

<sup>7</sup> Sonnino (1847—1922) 一九一四——一九為意大利外交部長，一九二六對德奧宣戰。

至俄國外相也同聲附和。他們大家都只是利用德國宣言，以便按照共同的約言去鼓勵他們國民的作戰精神。

這時候威爾遜重新當了選。德國政府進行講和步驟，沒有拉他進去，他不高興。但是因為他曾經以力主和平作他當選的宣傳，所以仍決定作個試驗。十二月十八日，他發了一封通牒給一切交戰列強和最重要的中立國，提議『我們要打聽打聽，要知道全人類一天渴望似一天的和平時期是如何的近。』

中歐列強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答覆總統。他們在牒文所取的態度是，在交戰各國中直接交換意見，他們以為是求了解的最好而且最短的路。他們重新聲明十二月十二日的提議，由交戰各國立刻派全權代表，在一個中立國的地方會晤。

協約各國過了許多時光，纔於十二月三十日，答覆德國十二月十二日所提出的講和步驟，對於事情毫末研究，只是加以簡單的拒絕。『在困難的完全認識但也在時間的強迫之中，協約各國政府緊密結合並與它們的人民完全一致，拒絕研究一種沒有誠意而且沒有價值的提議。』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他們交了一封致威爾遜的共同通牒與駐紮巴黎的美國大使。裏面說：「協約各國有權要求賠償損失，交還失地並且保證再不受侵，但在今天企求一種這樣的和平，他們以為不可能。」他們指出下列各條為作戰目的：「第一要復興比利時，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各羅，收回從前同盟各國用武力並且違反居民意志而奪去的各省和區域，解除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斯洛伐克人所受的外國勢力。」

這只是要交出亞爾薩斯·洛林並破壞多瑙帝國的一種解釋。

最後，他們也利用這個宣言作抵制中歐列強內部抵抗意志的宣傳材料，他們說：「假若歐洲協約諸國要奪去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殘忍暴力，自然沒有消滅德國民族並驅逐他們脫離政治舞臺的意思。」他們要求，人不得任德國以平等的資格來參加談判，並且當時已經保留着和約命令的權利了。

從古至今，沒有一種準備求和的人，遭受比這更為殘忍更為侮辱的拒絕。

現在德國終於決定利用它作戰的最後武器了，爲了使用那種武器，政府、海軍部、最高統帥部、各黨各派和輿論，激烈地爭論了幾年之久。在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時使用它，要把美國弄成我們公開的敵人，幾乎是沒有疑惑的事。我們只得十分嚴肅的態度去期待着，沒有別的辦法了。

德國將信將疑地使用它，停放了幾年的武器。敵人業已找着準備防禦的時間了。他們尤其有了時間，在上造出一種憎惡和誹謗的空氣，當德國最後行動時，便突然爆發起來。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海軍部再向最高統帥部提出潛艇武器給我們的可能性的陳述。他們打算每月擊沉六十萬噸的船隻。這樣，英國的海上交通在五個月內，要比它現在的範圍減小百分之三十九。加以一九一六年世界的歉收以及軍用運輸噸數的漸增，海軍部以爲就令美國的救兵來了，也可以相信英國不能繼續作戰。前提是，新商戰至少須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開始，以便在完全使用美國援軍和新收穫之前，求得戰事的分曉。海軍部負全責，到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即五個月之後，破壞英國的作戰意志。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說：『我深信同美國作戰是一種十分嚴重的事件，必須用一切的方法去

避免。但是我們不得因為怕絕交，就嚇得不敢使用那種允許我們勝利的武器。』

最高統帥部考慮這個問題，看它是否能夠在最短期間內，用純粹軍事方法，在陸地上了結戰事。它只得以前沉重的心情給自己一個否定的回答。在俄國還在戰場上的時候，就令內外一齊十分努力，兵力仍不夠作攻擊戰用。盼望俄國內部起變化，也覺得不能這樣快。反之，以現有兵力在西方作防禦戰，就令美國隊伍來援，目前亦足供用。無論如何防禦戰似乎可以維持到海軍部約定制服英國的時光，而且還要超過。

人知道這決定的十分困難。但是一經決定之後，就使用一切方法。

當協約各國拒絕德國求和提議之後，魯登多夫就馬上要求柏特曼，立即批准無限制的潛艇戰。他用一種很強烈的壓迫方法，他宣言道，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能負繼續作戰的責任。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普勒斯德國大本營，舉行最後的討論。皇帝主席。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海軍部的代表和首相均出席。

但是這次討論的事，原來早已決定了。首相看見皇上現在完全站在軍事領袖方面，他想到辭

職。他以為美國加入我們敵人隊伍裏面，違反他的信心，他不能負這個巨大的責任。為要避免這一天，他曾經奮鬥了兩年半的時光。他有兩年工夫受着懦弱和動搖的責備，他的名字在廣大羣衆中是玷辱了。

但是他不引退。在現狀之下，凡是他以為對他祖國是應該的事，他都認真努力去做，仍居原職，他不要把潛艇戰成爲不能挽回的事實的那一刹那，因他的引退而曝露。他既不要指給德國民衆，又不要指給協約各國看，說德國最高官吏不相信潛艇的效力。他要以待遇德國任何兵士的紀律待自己。所以他贊成他以為不祥的一種決議。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贊成換個首相。他們不相信一個心情和理智都忌避潛艇戰的人，適宜對外作潛艇戰的代表。他們希望在潛艇戰開始時，就換一位對內對外有較好道德印象，人民對他的力量和作戰意志都十分信任的新人物。

皇帝不肯換首相。

因爲軍事方面的各種理由，直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纔公佈無限制的潛艇戰。二月一

日開始。

二月四日合衆國政府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它並勸一切中立國都採取與它同樣的步驟。四月六日，威爾遜向德國宣戰。

第一是美國拘留自戰事開始以來，停泊在美國港灣的一切德國及其同盟國的船隻。第二是沒收德國私人的財產。

在英、美壓迫之下，差不多所有北美和南美的國家，都以合衆國爲模範。中立國只有墨西哥<sup>8</sup>，哥倫比亞<sup>9</sup>，委內瑞辣<sup>10</sup>，阿根廷<sup>11</sup>，智利<sup>12</sup>和巴拉圭<sup>13</sup>。葡萄牙早已宣戰，以後中國也接着宣戰。希

8 Mexico 在北美合衆國之南。

9 Columbia 南美西北的共和國。

10 Venezuela 南美北部的聯邦共和國。

11 Argentinien 南美南部的共和國。

12 Chile 南美西岸共和國。

13 Paraguay 南美共和國，與阿根廷北部接界。

臘也受着協約方面許多軍事哀的美敦書的壓迫，逼它對中歐列強作戰。

凡此一切國家，都按照那位大國的模範，強佔德國私人的財產。

威爾遜總統做着好名的夢，要想做世界的仲裁人。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因為參與協約戰事的逐漸擴大，對於他們投資安全，操起心來。美國人民受着這個舉世未之前聞的極狡猾的宣傳遠征的影響，竟與他們自己單純的想像相連合。與世界斷絕關係的德國，沒有對付這次遠征的力量了。

協約的宣傳——實行宣傳所需用的經費問題是不關重要的——把一切觀念都弄得完全相反。被人喚起仁心的普通美國人，不覺得以大價賣掉的幾百萬又幾百萬顆榴彈，是粉碎在西線德國的兵士的。但是那由野蠻專制君主統制的德國正在威脅整個文明世界——連美國在內——使之滅亡的觀念，使他們做了十字軍的參加者，他們腦筋裏充滿着自由戰爭和人道的浪漫理想。把德國從它本國壓迫者的手下解放出來消滅軍國主義，是美國國民的作戰目的。他們在這個旗幟之下渡過大西洋。他們在這個旗幟之下走到戰壕裏，並且服從他們十分熱心要去克服的軍

國主義的最苛刻的要求。

飢餓封鎖和成千成萬的德國平民的死亡，以及肆意加於老人、婦人和孩子的窮乏的苦惱，在美國人胸中找不着反響。法國飛機擲的炸彈在卡爾斯魯厄<sup>14</sup>打死了八十個小孩，打傷的也多相等，都不能激動他們。但是所謂在比利時的凶行，策柏林對於英國各軍港的攻擊，裝載重兵器的商船的擊沉，佔領區域的工人的徵募——這一切事實，都受着一種大聲喧囂和極危險的牽強附會，被人指為野蠻殘忍，說德國人切斷小孩子的手，強姦並割裂婦女，戮尸，任意燒毀房屋，盡興劫掠，協約國這樣講給美國人聽，他們就深信不疑。再沒有荒唐無稽的話，可以影響大洋那邊天真爛漫的人們了。

威爾遜因為美國德僑的幫助當選。他正式地允許他們，說向兩方守絕對的中立政策。在表面上他也送了幾封公文給英國。但是當美國德僑打算在參議院提出質問，以求禁止美國軍火輸出時，威爾遜卻聲明，這件事違反商業和工業自由貿易的原則，工商業因為這種供給做了一筆好生

14 Karlsruhe

德國巴登邦的首府，在萊茵右岸。

意。他把任何干涉都當作不正當的事，加以拒絕。

在與合衆國斷絕關係及威爾遜宣戰的當中，政治事變的重點突然換了它的舞臺，從極其厲害的戰場的一端跳到另一端。俄國巨像的崩潰，似乎終於變成了事實。它被人等了一年多，常是爲統制者暴力和無盡藏的人力所阻礙，但是當它來到的那一刹那，仍令人十分驚訝。

從里加一直到黑海，都有戰壕線延伸着，毫無空隙。自正月初間南方角裏羅馬尼亞戰役的戲劇終了以來，完全凝固的安靜，佈滿了一切地方。在塹壕障礙物的後面，在中歐和東歐新造的界限後面，進行着那正在醞釀的分崩離析的重大事變，那是要俄國人民過度緊張的自然結果。

在東線早已發生了些異樣的情狀。俄國兵士好多次離開他們的戰壕，自己造成一種休戰。他們毫不拘束地談論他們戰線後面的情形，那無窮的，就令在它麻木中還是不可思議而且具有巨大力量的國度，便在戰線後面伸展着。小父俄皇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完了的人物，他沒有什末話可說了。他們也不要服從他們的將軍了。國內各大城市的情形都很可怕，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尤其厲

害。婦人和小孩餓死。沒有一天沒有暴動。雖然人不准隊伍與國內有任何聯絡，但是革命黨用特殊使者去辦理一切；那些特殊使者穿着軍衣到他們那裏來，當軍事補充隊，但在事實上只是國內革命黨的代表。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聖彼得堡有信來，他們就要逼退他們的軍官，選舉兵士蘇維埃。他們向德國人提議，同樣辦理，以便極快地了結戰事。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留在前線，因為在這塊至少還有得吃，在國內就非餓死不可。他們完全照着普通人的樣子作他們的勤務。他們隨便來去，他們總有機會去欺騙他們的軍官。他們的武器具有一種特殊意義，與固有的意義毫不相干了。他們暗地拿了步槍和機關槍去換食品和烟葉。假若他們礮隊想到要射擊幾打榴彈時，他們就從步兵線上派一個使者到後方去，請他們再不要擾亂這非正式的停戰。他們向德國人道歉，說這是軍官的罪過，現在還不是公然拒絕服從他們的時候。德國隊伍得到了十分嚴厲的訓令。根本原則是，對於俄國人任何軍事運動都給以相當的對抗行動，但是此外，對於他們內部的分崩離析的動作，卻不得去擾亂，應該任其完成。按照政府的勸告，停止一切重要的行動。

德國人避免一切在俄國還能喚醒民族本能和防禦意志的事情。他們甚至想用這種方法，把俄國新得勢的人物，作成感謝德國的朋友。因此德國像天使一般地寬容，作一種學術的觀察，一月復一月，讓事件自由發展，同時把它的各師團長久留在東方，殊不知這樣過一天，便等於打一個敗仗。

一九一七年初，俄國各大城市中的飢饉暴動，逐漸增加。政治作用和聯合組織都是明顯的事了。像雨後春筍一般的演說家，對於政府的措施，舉行最嚴格的批評，反對毫無希望的繼續作戰，要求排除俄皇和他將軍們的反動統治。在這些要求之中，已經有零星的布爾塞維克的喇叭聲音。政府沒有勢力採取斷然處置了。溫和黨派想找個妥協方法，出面作調停的零星嘗試，都失敗了。

爲了不要失掉改革運動，爲了預防過激派的威脅的統治，於是中等階級的國民和溫和社會黨人，就作廣大革新運動的代言人。在他方面那反動黨的代表，又不肯放鬆俄皇。他們待他和一個俘虜一樣，不准作任何讓步。他們覺得，假若他們對於民氣作了軟弱和退讓的初步，那他們的統治就完了。他們的罪惡賬單太大了。

弓張得太緊，就要折斷。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國會中有激烈的談判，但還請求俄皇，還表示願望，沒有恫嚇。對於負責的政治人物和軍事人物的話，因而越發激烈。他們責備政治家錯誤行動，貪賊，賣國，責備各將軍愚蠢無能。因為現在還沒有明顯的讓步，所以攻擊的目標更加擴大。他們攻擊整個的制度，對於公然負責的人再不能加以原諒。要俄皇退位的事在國會中公開討論，沒有發生反響。時候成熟了。

反動派作他們最後的步驟，與革命的公開信號對抗。他們逼着俄皇簽解散國會的命令。國會回答道，他們要用自己的權力永不解散。於是爭鬪起來。

在開始憲法衝突的那一刹那，革命的領導權已經有轉到過激派分子的趨勢。在聖彼得堡發生兵士和工人的暴動。為奪勢力而有的戰爭已經到了大街上。過激的布爾塞維克有了一種良好而嚴格的組織勢力，明明白白，甚為可怕。尼瓦河<sup>15</sup>畔槍聲頻響。部隊自己解散，組成搶劫羣。紅旗升

到屋頂，在官署建築物上飄揚。從事暴動的戰艦，掛着紅旗，從克隆斯塔特<sup>16</sup>向聖彼得堡駛來，以礮擊相威脅。糧食庫及貨店都搶了。街道都塞住了。監牢都強迫開放。恐怖之神運動它的爪子，在街上爬。

革命跨過了帝俄和跨過一件已了結的事件一樣。兩個革命方向已經在互作激烈的鬭爭，門塞維克<sup>17</sup>同少年軍官團聯合與布爾塞維克對抗。三月十五號強迫俄皇退位的事，只是這幕戲劇裏面的一段穿插戲。

在全世界和布爾塞維克自己以為應得勝利的時候，忽然查出使一般人都驚訝的事，即俄國變成了一個色彩很溫和的民主共和國，領袖人物與英、法公使攜手登場。當這個政府聚會的那一天，請求俄國人民和軍隊對中歐列強的反動勢力作有力戰鬭，並且把西方的民主國英、吉、利和法、蘭、西，當做在這次戰鬭中革命的俄國的忠實同盟者時，令人越發愕然。這個革命政府最激烈的分

16 Kronstadt 俄國港口，在科得林島 (Kollin) 上，芬蘭海的末端。

17 Menschewiki

子，克倫斯基<sup>18</sup>先生，趕快穿上軍衣，開始大吹法螺，重新喚起俄國兵士的戰鬪精神。

英法兩國快得出奇，馬上就承認新得勢力的人物。他們毫無有感傷的情分，放棄了那衰弱而無力作同盟者的帝俄。

不可能的事出現了。俄國兵士，一種心田甚好而且富於忍耐的動物，又忘記了他那布爾塞維克的理想，相信那些新傳教的人，說兵士的使命，是作文化和人道的先驅。他們爲了小父俄皇有兩年半的工夫任人射殺，現在他們也願意爲了直到現在他們差不多還不知道的西方的那兩個民主國的好處，去作同樣的事情。

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種奇怪的顛倒事件，被人嘗試成功了。從里加到多瑙阿口全部正面上，不久就聽到機關槍的響聲，礮隊的轟擊。他們猶豫地進行着，彷彿不相信自己的人似的。幾個星期之後緊張起來。俄國人又藏到他們戰壕裏面去。忘記了與德國兄弟的友誼——人突然從完全不同的見地教給他們的友誼。戰事從癡癡中辛苦地醒過來。

這只是崩潰以前的最後掙扎。血液流完了的俄國還緊張一回，在知覺半失的狀態裏，聽到通常的攻擊命令，再沒有比協約各國看得透澈的人了。英法兩國在冷靜計算之中，利用俄國新執政者的沒有眼光和輕於信人，把俄國趕到布爾塞維克的懷抱裏。他們的計劃清楚而單簡。在美國援兵還不能大規模地使用以前，他們還用得着俄國。以後就把它交給胡狼。

這個算法很對。德國在這個時期被它的敵人故意在西方攻擊，忙於應付，還沒有——而且永遠沒有了！——空出手來，強迫俄國屈服。在他方面，德國還應該留下約近八十師的兵——即德國全部野戰軍的三分之二——在東方，以備萬一之用。

因此，德國既不能在東方，也不能在西方求一決戰，一切都靠着潛艇戰的結果。戰事變成了潛艇工作和美國軍事準備中間的一種賽跑。那直到現在一切決定所依以為基礎的巨大正面變成靜候狀態，同時又受着一種可怕的壓力。

## 第二十一章 各種準備

當德國和全歐報紙載滿聖彼得堡的聳人耳目的消息，使全世界都興奮的那一天，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人在報紙上不重要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看到一項新聞，西線的德國隊伍奇怪地放棄了若干地點。把地圖拿來一比較，知道那是索姆河畔老戰場的一部分。德國軍事報告還沉默着。

四天之後——正是俄皇被迫退位的日子——全歐洲的眼光都由東方轉到西方去了。協約報紙對於頭幾天的新事件幾乎一句話都不會說過，現在發出歡呼的吼聲。

法國和英國的軍事報告，說得了一次規模極大的勝利。沒有人想到這，因為人不會聽到說有什末戰事。德國西線隊伍在一百五十多公里寬的正面上退讓，是沒有疑惑的事了。這個運動在阿拉斯與索阿松之間——包括索姆全部戰場，瓦斯阿與愛勒特河地帶——進行着。

德國軍事報告只有單簡的事實報告，說這是有秩序，有計劃，早已從事準備的，向較好陣地的

一種退却，這次退得最遠的地方是聖昆丁，有四十公里的深度。

發生了什末事呢？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使用一種完全新式的防禦方法。那方法與直到現在因材料戰的結果而適用的基本原則——失掉一平方公尺的地方算失敗，得到一平方公尺的地算勝利——完全相反，他們可以放棄若干地方，因為都在敵人境內。他們藉此嚴格試驗民衆和軍隊的信心。這試驗及格了。在德國沒有一個人，在第一陣恐怖過去之後，爲敵方勝利呼聲所迷惑。至於業已退却的隊伍，只覺得減輕和感謝。

在索姆之戰一完結之後，最高統帥部就仔細審度新的局勢。那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一九一七年在西線，應該在一種純粹防禦的原則上作戰。凡爾登與索姆之戰的犧牲太大了。現在應該爲防禦盡量造成各種便利的前提。

最弱的地點是在索姆河畔。四個月的大戰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向巴坡和佩倫伸展的弓形。在這個弓形的南北，德國陣線又反過來向西突成兩個強大的拱形，在北方以阿拉斯——巴坡。

爲根據向亞爾伯特伸展，在南方以佩倫——索阿松爲根據向孔撒涅<sup>1</sup>伸展，比北方的大得多。協約軍事領袖要盡量迅速利用這戰略局勢的好處，是很容易明白的事。

攻擊者的好處，恰恰是防禦者的大壞處。這兩個突出地點，可使敵人從南北兩方作側面的攻擊。它們又足以羈絆大軍，使正面延長。反之，如果人退到一根直線上，從阿拉斯經過聖昆丁，直到郎城<sup>2</sup>南方的公主路，那局勢就一下變過來了。長處的總合踏到防禦者方面來了。

現在戰線約縮短了五十公里。德方省了許多預備隊，可供防禦運動之用。側面受擊的危險沒有了。隊伍來到一個新陣地裏，那陣地是在冬天的時光參照去年所有的一切經驗造成的各師團曾經受過索姆戰場上的道德壓迫。這種壓迫將來應該完全變做敵人的負擔。

但是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完全奪取了敵人作戰的戰術基礎，退卻的時期與敵人企圖重新攻

1 Compiègne 法國城名，濱瓦斯河。一四三〇年奧里昂的女郎在此被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與協約國

在孔撒涅森林訂休戰條約。

2 Laon 法國恩河區的首府，一九三一年建爲要塞。

擊的時期愈近爲愈甚。一切都非重新準備不可。並且在某地帶，因爲有計劃地排除掩蔽和遮護的可能，竟像剃光了的一樣。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裏，人已經打算要利用這種長處。一切都靠着極嚴格的祕密。如果我們想一想，一面有六萬五千多工事兵和普通工人應該費四個月之久的工夫建築新的陣地，一面又有許多工兵營應該準備破壞放棄的地帶，那這業已成功的祕密行動，差不多是一個奇蹟。

鋪設了五百公里的鐵道，以便爲新陣地運輸材料。從德國開了一千二百五十次列車，每次有四十輛車子，送材料來。四百五十隻船，每隻滿載着五十萬磅水門汀和細沙，在法國北部運河上航着，以便作三和土的建築物。無窮盡的縱隊和許多兵站部隊，都忙着把一切可用的材料從放棄地帶搬到後面的新戰線上。那些正在休息的戰鬪部隊也應該去幫助。

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這個巨大運動的第一場開始。當戰鬪部隊還在舊陣地裏時，運輸和破壞的事務已在他們背後開始。

戰爭是殘酷的事。這個可憐的着了魔的地帶嘗到了戰爭的全部苦味。一切地方上的東西都

毀壞了，沒有村莊，沒有農家，沒有教堂，沒有房屋，沒有馬路，沒有橋梁，沒有鐵道，沒有森林，沒有果木。一切都應該毀滅。基本原則——盡量造些不便利的條件，使敵人不能住在這塊地帶——要求如此。

居民的最大部分，被送到兵站裏。其餘的被集中在特別處所，以便將那塊地方讓給敵人。就德國說，每個吃飯，但對於作戰無用的人，都是一種負擔。罪過是在英國的絕糧封鎖。

一切可動的材料和不可動的材料，只要為軍事目的有用的東西都一齊帶走。家具，教堂的鐘，梁木，金屬器具——一切都由縱隊運到後方去。整個地帶上的東西都根據一種準備極為周密的計劃運動。留下的只是荒野，死的月宮景致。戰爭的無情不認識惻隱之心。

最後接着撤退的是部隊。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之內，他們實行運動。敵人的飛機終於認識了大規模的準備，他們一定算到，德國人要在攻擊開始時纔撤退。實行撤退的事，他們完全沒有知道。等到他們明白時，已經去了許多天了。

當他們發現德國陣地是空了的時候，抱着不安的心情去探索，逡巡地追着。他們還以為是個

大陷穽。他們還同不關重要的德國後衛作戰。一切都按照計劃與預定的時間和距離進行。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意外事件。隊伍在一切安靜與極端精細之下，完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業。

在巴坡謨，佩倫和索倫的那邊，索姆之戰的恐怖，在西方天邊沉下去。好像從地獄裏走出來，從新生活的一樣。彈痕，斷片的壕溝，擊破了的坑道，空洞，墓穴——凡是從九個月以來像個夢魔壓在胸口上的東西，都落下去了。

還有人性氣息的一個地方在招誘。那裏有房屋，人在房屋裏安靜度日。那裏還有樹木，在春天它們要開始生長綠葉，裝飾自己。沒有好久就要到這個時候了。那裏有路，有大路，有還種着東西的田野，有園子，有草原，上面生着花的真正的綠色草原。

生命又復蘇了。在塹壕中受罪的人可以再回到地面上來。但願人把那種情形也忘掉！但是假若人不用總是凝視那些場所，一切可以忍受得住。

那後面是一個適當的障地。它比洛林和服給燐森林的障地還要好，還要舒適，安全，在大戰和

大戰之間，人們半做夢似地在洛林等處陣地裏短住幾星期，纔能恢復戰鬥力。這些新陣地還要好得多，簡直是陣地建築的奇蹟。

在這塊人不用每夜算着敵方斥候突破鐵絲障礙物，忽然到自己戰線上來。那種可怕的每分鐘都有的緊張都消逝了。人們昏昏沉沉地亂臥在潮濕的彈痕裏，勉強用棚布遮着雨，在飛機的毫無同情的偵察之下，整天麻木地躲着，不能運動，從日落到日出對於進軍路上的不斷的射擊——凡此一切都將要停一次。

以後人不至於總是從那業已很熟，但無人能埋葬的同樣的死人隊伍旁邊走過。荒涼村莊的黑色廢墟，要看不見一個兵士了。籠罩在亞爾伯特，巴坡謨，佩倫和索倫四姊妹城中間那段可呪地帶上的死氣，現在要退卻了。

這是可能的嗎？人應該先從這泥濘底的黑色彈痕中出來，人應該正當地行軍，人應該先看到有草的草原和有窗戶的房屋，然後纔能明白，實際上有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動正在進行。

現在不用在那可憐的備戰棲息所，四個月大礮怒射之後剩留下的棲息所裏受凍，是當真的

嗎？人應該再在敵人不能看見的，有兩公尺深，鋪着條板柵，兩邊釘有木板的塹壕裏跑嗎？人應該在十公尺深，用淺色木頭做的牆，牆上釘着從國內寄來的明信片的地道裏面坐嗎？角裏燃着一個令人舒服的小火爐，礮火的聲音從來打不進藏在下面的人的耳朵裏，辦得到嗎？快有規則的換班嗎？在下面坑道裏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吸煙嗎？

能夠享受這樣的一些快樂，是幸福極了的事。這是一種轉變，好像地獄與天堂之間的一種轉變一樣。

協約國對於他們臆造的勝利，慶祝了一個星期之久。但是他們的參謀本部已經在切齒痛恨了。德國人對他們做了一次惡作劇。

當英、法兩國社會，等候公佈裝飾一種這樣勝利的巨大俘虜數目和大礮數目，得不到結果的時候，協約在宣傳方面，作了一次大膽的改變。

勝利的空氣被利用了。現在有個更可獎勵的目的在招誘。一陣憎惡，誹謗，無判斷和激怒的浪

潮，洩注到全世界。破壞撤退區域，對於德國隊伍是不得不如是。作戰須要，變成了粗暴的野蠻行隊。政治家，議員，在職的大學教授，軍官同輿論界在一種規定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以便激起本國人民的新的作戰意志。無窮的電報打過大西洋，被美國報紙毫不保留地登載出來，因而使天真爛漫的美國人具有需要的戰爭狂熱。這種恐怖報告的連續速射，更鼓動了中立各國。德國利用它前面的少得可憐的方法，作長篇的統計說明和抗議書。這些東西差不多沒有人注意，在圍着中歐列強的城牆以內就消聲匿跡了。

敵方的憤怒呼聲，也是一種冷靜的計算，像一個參謀本部的作戰計劃一樣。輿論的製造，它那無形的引導以及它供給政府採用的口號等事，在協約那邊，早已集中在老成練達的人手裏。這是一種宣傳作戰，正如一種政治作戰和軍事作戰一樣。

現在應該麻木並轉移社會的視線，使他們不注意陷入的這個極不快的境遇。俄國的革命，因為頭兩月無限制潛艇戰超出一切期待的惡劣效果，以及美國援兵還常是沒有來到，使這種局面糟糕到極點。加之，德軍為戰略撤退，更使西線行將爆發的總攻擊化為烏有。

整個的攻擊計劃，就令還可實行，也必須加以改變。幾星期過去了。反對進攻的一切因素，現在更加擴大增強了。這個計劃的成立，爲要使協約各國一致，政府和軍事一致，不知費了怎樣的辛苦，作了怎樣的奮鬥！

在索姆之戰終了的時候，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希望，他們在短時期之後，或許在兩個月之後，可以在同一地段繼續作戰。他們打算冬季休息兩個月，就可以補償最近四月來的巨大的材料浪費，可以使隊伍再去攻擊。這種希望最初使他們沒有認出他們決戰的無結果。法國人在凡爾登的成功，足以鞏固他們確信的見解。

但是以後羅馬尼亞中了瘋似地，不可阻止地，像一串戰慄的閃光透明似地實行崩潰了。協約對於巴爾幹半島的一切希望，像空中樓閣一樣的坍塌了。薩拉意也不得不結束他在馬其頓的攻勢。俄國的南翼不知不覺地陷於一種嚴重的危險地步。希臘還常是不肯廢它的國王，跟着威尼則 洛斯投入協約懷抱裏，去對中歐列強作戰。

當人在這些變更之下，結算一九一六年的戰事時，就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法國受了

很大的損失。他軍隊的精華都留在凡爾登前和索姆河畔了。雖然在材料方面，有美國的幫助可以補充，但兵士補充的狀況却屬絕望。全國爲一種徹底的戰爭疲倦所侵襲。宣傳和報章上的長篇大論都不能隱瞞這件事。國會的大多數已經覺得，法國爲了這項共同事業犧牲夠了，現在應該輪到別的人。

意氣銷沈到這般田地，以致政府不得不犧牲那頭兩個戰爭年度的大英雄，瑪倫之戰受人崇拜的勝利者，祖國的解放者。霞飛元帥的名譽死於索姆河畔，正如福根海將軍的戰略消滅於凡爾登前一樣。

德國在它極困難的時候，相信松山的勝利者，東方的救星，現在法國緊靠着少年將軍倪維爾的發展極速的聲望，他是法國第二路軍總指揮貝當的繼任者，曾在凡爾登前把德軍的怒攻化爲反面的人物。一種燦爛的威光圍着倪維爾的頭。人們看到他年富力強，具有熱情和神聖的靈感。或許沒有別的人能夠把這受傷死了一半，倦於作戰的法國，召集起來作一次規模更爲宏大的集

團突擊。貝當於凡爾登危險的頭幾天，擔任防禦，保全了那座城市，以後人叫他做法國中等集團軍的司令，現在抱怨地站在旁邊。他期望做總司令。

當倪維爾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接任時，政府內和軍隊中一大部的悲觀氣象，都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他要求作一次新攻擊，一切重要人物都覺得是鞭子一樣的打擊。政府對於這種攻擊的可能性根本懷疑。他們的意見，以為人應該等候美國現役軍的參戰。在美國參戰以前，他們只要作純粹的防禦。

倪維爾指着潛艇戰，指着俄國的不日崩潰，他算給政府看。如果法國不作一次極度的努力，那法國就要失敗。政府服從他的比較堅固的意志。它照辦，但是不熱心，對於事業沒有信仰。

貝當將軍和索姆河畔的總指揮福煦將軍都表示疑惑。他們以為倪維爾要以一次「大打擊」來代替直到現在的持久戰和材料戰的理論是一種妄想。當政府聽到這般迭立戰功的專家的意見時，又從新憂慮起來。英軍總司令海格<sup>4</sup>元帥，當時已經一心想到大攻西福郎登的德國潛艇

<sup>4</sup> Haig (1861—1928)

根據地，對於倪維爾在法軍正面中部的企圖根本就不贊成。他用一種客氣而堅韌的頑強態度去反對。雖然如此，他終於屈服，但是他只抱着半個心腸去幹。當他在阿爾托阿進攻時，他的心思已經在福郎登了。

然後來了西格弗軍的退卻，撤去了倪維爾計劃的基礎。如果他還要堅持他的『大打擊』，只有在阿拉斯的北方和索阿松的南方，方面有討論的餘地。一切都應該在最短期間改編。俄國的劇變更需要迅速地行動，使德人在俄國不能採取軍事行動。

倪維爾戰勝了一切反對。各界的人都說這是不幸，他毫不顧忌。他咬着牙齒，下令給那些與他爲消極抵抗的人們。他逼着海格參加，並與他本國政府作一種激烈的戰鬥。在他的『大打擊』開始的前幾天，他還很激烈地向他那動搖的政府發了一回皮氣。在孔撒涅最高軍事會議上——內閣趕快跑來，爲得在最後一分鐘，再把他們的疑慮表示一次——他驕傲地要求辭職。

5 Siegfried = Rückzug 德軍縮短戰線時在索姆陣地後面，從聖昆丁到耶城建築的戰線，叫做西格弗里戰線，亦稱興登堡戰線。這裏的『西格弗里』的退却，即指退至西格弗里戰線而言。

他叫道：『我應該服從的人和應該服從我的人，都不幫我的忙！』  
政府沒有罷免他的勇氣。

因爲把西方戰線縮短到阿拉斯和索阿松之間，德國在這區域內的第一路軍的總指揮一職，就空出來了。最高統帥部把這路總指揮插到德皇太子集團軍裏面，紮在香賓。法國人和英國人規模宏大的攻擊準備業已查明出來，是在里爾，阿拉斯，索阿松，雷姆斯和阿爾貝森林之間的整個正面上，幾乎毫無空隙，也需要推進若干部隊。從因西格弗里退卻而節省下來十師人，有幾師到香賓，其他仍留在原有地段，作預備隊用。

完全退到西格弗里陣地之後，西線分爲三個集團軍。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從北海直到拉費爾。屬於他的有第四路軍（西克斯特·馮·阿明 6 將軍），第六路軍（法爾肯豪森 7 將

9 Sixt von Armih

7 von Falkenhansen (1844—) 一九一七年任比利時總督。

軍)，第二路軍（馬尉慈將軍）。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從聖昆丁直到凡爾登。他包有第七路軍（柏恩<sup>8</sup>），第一路軍（夫利慈·馮·柏羅<sup>9</sup>），第三路軍（愛勒姆<sup>10</sup>）和第五路軍（卡爾維次）。

從凡爾登到瑞士邊境，紮着符騰堡公爵阿特勒喜特的集團軍，含有丙、甲、乙三個支軍。

敵人要在里爾與阿爾良森林正面上的那一塊舉行主要攻擊，是很難說的。所能確定的，只是在阿拉斯和索阿松之間的區域，暫時不致於受攻擊。協約需要幾個星期，纔能在這個剃光了的地帶，作一種材料戰的進軍。但我們不得希望，他們要遲很久纔來進攻。因為他們是在很危急的當兒，非速戰不可。

最高統帥部算着敵方停止對中部的攻擊之後，將對兩側舉行攻擊，是不錯的。換句話即英人

8 von Boehn

9 Fritz von Below (1853—1818)

10 von Einem (1853— )

在阿拉斯前進攻，法人在索阿松和阿爾良森林中間進攻。法國人因為他們要攻擊的地方大大擴張，不要在中間雷姆斯地方進攻，也被人料到了。

用新戰鬪法改練德國軍隊是否成功，這種方法自身是否可用，人對於國內工業界所要求的極大的努力，在緊急時候是否夠用，現在都應該表現出來。

部隊的最大部分，在冬季都得到了長時期的休息。所謂休息，只是他們練習了並學得了新的戰鬪方法。參謀將校和部隊將校都進過了特別訓練班。部隊要帶三倍的機關槍，迫擊砲，多帶大砲都實行了。衝鋒營都在備戰，訓練得極好，由堅決果敢的人們組織而成。大本營直轄砲隊，集中在受迫脅的地段後面，可以在最短期間供用。陣地師認識他們在防禦中的新任務。陣地的自身也依照新的原則完全改造。預備師紮在陣地師後面準備着，直到連以下都有反攻的義務。

空中戰鬪力的大為增強，第一次——至少在主要戰鬪地點上——鞏固德國在空中的優勢，給了塹壕軍隊一種安心和有希望的感覺。尤其超越的是訓練了驅逐機連。那戰死得太早的波爾

刻上尉把他的精神和技術遺留給他們做遺產。在他學生中嶄露頭角的以曼夫累德·馮·李希霍芬<sup>12</sup>為第一。

破隊不用節省榴彈了。試驗過許多次的封鎖射擊，百發百中，十分正確。當前線步兵看到，敵人也接受了與他自己相差不多的榴彈，心地該是怎樣地輕鬆。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隊伍在感覺方面也明白了新的防禦戰術的意義嗎？人叫兵士做過去一切戰術原則的反面：『你不得在前線作戰，應在前線的周圍作戰。在敵人大舉進攻時，用靈敏的退讓方法離開前地，退到老後面的主要抵抗線上。你應該躲避前面射擊地帶上來消滅你的彈雨——這並不是為得放棄這些地帶，卻是為得在反攻時去奪回它。』這不是有很大的危險嗎？

11 Boelcke (19.5.1891—28.10.1916) 德國戰國飛機師，空中戰術的開山大師，曾擊落敵機四十架，墜機而死。著有戰地書簡。

12 Manfred von Richthofen (2.5.1892—21.4.1918) 李氏常乘『紅色戰國飛機』為各個戰國中的驅逐飛行家，曾擊落敵機八十一架，又為戰國機連和戰國機營的領袖。（創李希霍芬戰國機營；後由現任普魯士國務總理兼航空部長

戈林 Goring, 1893— 率領。）一九三三年德人在什淮德尼茲 (Schweidnitz) 設李希霍芬博物院紀念他。

在這個使兵士以退卻爲義務，然後再令他重新衝入漩渦之中的基本原則中，含有一種巨大的道德要求。

而且還不止此。因爲在深遠的地帶上，將防禦點分做棋盤的模樣，所以把從前的直線，化爲零星的小據點。人故意逢迎大戰中的危險傾向；把共同動作分爲各個動作。人把領導的抵抗力，分在許多的小點上，因爲按照經驗，這些小點在連續速射的時候都是孤立的。要各個兵士有從前連長和營長的指揮能力的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道德要求。

還有第三項。人叫準備作戰的兵士，預備隊和加入師中業已來到供用的各部分，都作『自動的反攻』。這就是說，他們不得等着候上司下了攻擊令方纔進攻。只要他們自己一看到，敵人佔據了前面的陣地帶，陣地部隊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敵人驅逐出去時，他們就應該在預先規定的方向進攻。這除開道德要求之外，還具有同樣重大的戰術意義的要求。認識關係極爲重要的那一正當剎那，全靠下級指揮官的理解力，如果他的舉動錯誤，那就是把他隊伍和他自己的生命作孤注的一擲，而且要危及反攻的成功。

故意把戰爭化爲各個意志與各個活動，與材料戰中的分散戰鬪的動作恰相適合。人逢這種動作的原因，特別在減少損失。去年那種極慘的犧牲，不得令它重演。有防禦經驗的士兵材料，已經弄得非常之少，非絕對節省不可。無論如何都得保持他們。一切都與他的質有關係，普通多量的積體，是不關重要的。他是作戰的最可寶貴的財產，民族抵抗意志的最後的表現。他是不可賠補的全部戰時生產，國內的全部工作，各政治家，各官署，各參謀處，各鐵路，各兵站，各野戰病院的整個工作——總而言之，凡屬在進行的一切，最後都只是爲這個目標服役；使這種防禦兵士在適當的時候，適當地使用他的機關槍。假若他不做這，或者他不能這樣做，那其餘的一切都要壞了。戰事就失敗了。

一九一七年的兵士與一九一四年的兵士完全不同。

三年的戰事把兵士的裏裏外外都完全改變了。凡爾登和索姆把它們的圖章烙在他心靈中了。

他不成隊地的衝鋒了，他不照規定的運動跪下了。他沒有『密集靠攏』、『方向』、『前行兵』、『中間地』和『距離』的觀念了。他只是在兵站裏安靜休息的時候還用得着操典。假若長官和部下在那裏把食指和中指的第三節放在帽子旁邊練習行禮時，他們自己都覺得好笑。他們用善意的怠忽去作，因為從前有這種規定，間或心裏也有些憤怒。

從前德國的兵士，當戰事緊急衝鋒的時候，即在『躍起，前進，前進』與『臥下』口號之間，不顧性命，誓忠祖國，跑過草地和山坡，在揚起指揮刀的連長後面二十公尺的地方，努力作戰，現在卻疲倦得不能那樣了。人聽不到喇叭信號的聲音了，不吹集合號了。如果他有時還咆哮地喊一聲喇喇，那是沙沙可怕的，因為神經過度刺激，一切精力猝然團聚而流露的獵人叫聲，從彈痕到彈痕，在敵人面前表示一下罷了。

他是一個奇怪人物，一聲不響，一成幾天用冷淡的樣子抵當砲火。他的制服和他所繫住的地上的土，差不多沒有分別。它已用大針腳補過了十次，破爛了，褪色了。他得不到一套新的，他也沒有好名的心去要了。一個人穿着靴子，一個人穿着紐靴，繫着裹腿。頭上戴着鋼盔，在它那灰色的鐘形

下，伏着長着鬍子苗的慘白的面孔，如同在一朵黑暗的蔭影下一樣。

他制服的領口敞着。槍的光亮部分，有一塊帆布包着，用皮帶掛放在肩上，像獵人一樣，和獵夫一樣。手裏拿着一根粗糙竹根棍，紐上掛着麵包袋和軍用水瓶。麵包袋裏一塊醃肉，一方麵包，一個白鐵盒子裝着人造蜂蜜或豬油鹽，最近從國內寄來的野戰郵片，彈藥筒和一枝鉛筆。軍用水瓶裏面輪流地裝着大麥茶或澆着軍用下等燒酒和懸鉤子葉做的茶。

麵包袋旁邊掛着有皮鞘的一把短刀。以後鞘子是用鋁做的，沒有皮了。他肩上有根帶子掛着一個奇怪的壺，像一個植物採集箱。又像一個罐頭盒。這是他從不放在屋裏的防毒面具。他知道它有什末用處。

他也有特殊嗜好。一個人刻東西，一個人打紙牌，又一個人收集藥笈。但是他最喜歡的東西是香烟。人在見面和離別的時都給根紙烟，更作鼓勵、感謝或同情之用。軍官把它給部下，如果軍官沒有紙烟時，部下也孝敬他一根。未婚妻把紙烟寄給未婚夫的朋友，母親寄給兒子的戰友，上尉夫人寄給上尉的隨從兵，工廠廠主寄給他在戰場的雇員。紙烟比握手好。菓子醬和肉屑血香腸可以放

棄，但紙烟卻不放棄。

嘴唇蒼白，面孔沒有血色，躺在壕溝裏面的傷兵，人自然把紙烟插到他的牙齒當中。如果他已經不能說話了，那紙烟的微火，足以表示他內部還有生氣。俘虜要使押解他的人高興，就趕快獻出他所有的紙烟。在攻擊的前一分鐘，拂曉的時候，如果人站在塹壕裏，覺得有些冷，而且沒有興味說話，就再吸一根紙烟。人把手拱在火上，免得被人看見。如果以後那輕輕動搖，十分慎重發展的，表示要開始的光彈上升時，人把香烟頭向槍上壓熄，插到胸口袋裏。沒有吸完的香烟不知有幾多。

兵士喜歡國內寄來的信。假若他看大半只看頭幾行便夠了。總是一樣的叫苦。麵包額小了，拿着陽芋券等幾點鐘，什末都得不到，兩星期來家裏已經沒有一公分的糖了。小孩生病，因為沒有煤了，不足為怪。內兄在俄國失蹤了，他有六個小孩，一個身體虛弱的女人。鄰家年輕的小夥子，在彈藥廠賺着一筆好錢，吸頂貴的香烟，說些無廉恥的話，笑那些在外面任人粉身碎骨的笨貨。到底在什末時光議和呢？新近在一次集會中有個人說，因為德國人總是打勝仗，所以沒有講和。因此別的民族不得不再繼續作戰，雖然他們自己也願意講和。

和平——人怎樣知道，而且這於一個兵士有什末關係呢？連長不能講和，庖廚下士不能，上士也不能夠。還有人知道應該怎樣辦呢？常是這樣下去，最好是一概都不要細想。

三天在陣地裏，三天在備戰所，三天在預備隊裏——然後又在陣地中瓜代。作了一回斥候，被榴彈破片打死了三個，自己的手榴彈打死了一個。傷了六個，捉了一個俘虜。殲滅射擊。夜裏射了三小時毒氣。早晨有兩次阻止射擊，爲什末，沒有人知道。很早的時候上面有飛機戰。一架飛機像一把燃着的瀝毒火把直落下來。下午，有個完全命中彈落在鄰連的掩蔽部上。人們太吃虧了。他們好像一羣神經錯亂的人坐在塹壕裏，什末事都不管。晚上還有一次阻止射擊。夜裏送飯的來。作了兩小時的光彈哨，快到早晨的時候，當傳令兵到營部去。從連長手裏得到了兩根香烟，是很壞的草做的。和平嗎？不要想，想到沒有意思。

有一天連續速射不斷地打來。

一切都按次破壞。塹壕，掩蔽部，障礙物。一切都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建造，幾小時之內就被搗碎。

了。今天輪到這個坑道，明天那個坑道，正如偶然要這樣一般。本夜打死送飯的。明夜破了隔壁的機關槍巢。第三夜打死連長同他的整個連部。今天本連地區上還有六十隻槍。天明只有四十隻。後天只有二十隻——以後呢？如果他們來攻，或許還有一根機關槍射擊，或許一根也沒有。或許還有幾個人可以到主要抵抗線上，傳遞消息——或許一個也沒有。

幾天之後，這地方就成了步兵戰要開始時應有的模樣：彈痕，彈痕，彈痕。

連續速射還瘋狂地發作了一次。還活着的人，靠從朦朧意識中醒覺的一種本能，就覺得今天敵人終於要進攻了。

這是按照固定秩序進行的。最先突起的是移動彈幕射擊。好像忽然有一隻無形的手把一切都掃光了，好像地一下移動了幾百公尺，在鐵似的狂旋風之下滑下去一樣。一剎那就發生了。

這一剎那便是信號。

敵人已經同信號一路來了。一種緊張佈滿原野。從紛亂彈雨中，這裏和那裏，突出幾個燒得漆黑，餓得半死，狼狽不堪的人來，組成一股勢力。大地從坍塌了的坑道裏，破壞了的塹壕裏，巨大的彈

痕裏把他們吐出來。奇怪的穴居人。他們抱着憤恨和歡欣，互相認識之後，走過彈痕去。

於是去工作。

機關槍已經放在彈痕邊上了。到處都在塔克塔克地響着，是一種稀薄，紛亂，破碎的斷續音調。細微的聲音，橫衝直撞。這裏發生一種野蠻，一種暴躁，一種狂熱，這種狂熱原來蓄積在前幾天的遲鈍感覺裏，是令人幾乎不相信的事。

當這裏和那裏戰事依照彈痕地帶的定律，團聚在零星的各點周圍時，備戰隊已經從後面衝出來。自動的反攻差不多在同一剎那內開始，正如攻擊一樣。小組都來了，攻到彈痕裏去。軍官帶着附近的幾個人，獨自去反攻。人看着他們跳過防線界，像一種傀儡戲中掙扎的人物。

白色的手榴彈烟燃着。響亮的炸彈跟着來。到處都在唧唧的叫，好像尖細的貓聲，天邊彈痕地帶上佈着一層看不見的網，單獨和成羣的子彈，從各方面來。那是機關槍和步槍的子彈。中間站着那鈍視的，在最近一剎那突然嘩喇着地的榴彈曳烟痕，好像黑色的鳥，大胆而喧嘩地跳到壕的斜面上。

他們慢慢地爬着走。他們分成小組。他們從這邊和那邊不可見的泉源中增加。他們作成長行。他們互相追逐。他們破聲地吶喊，在狂熱的過度緊張中站着自由射擊。在手榴彈還沒有擊發之前，他們怒視而笑。他們蹲在一個彈痕的廢墟中，點着一根香烟。一切都很活潑，一切都是高度緊張與紛亂。

那個在亂七八糟之中疾速而興奮跑進的死神，沒有人注意它。沒有子彈打中它。就令它撞着一個兵士的腿，兵士不得不跌倒到彈痕裏，他還是看不見它。它在朋友和敵人之間毫無區別地跑來跑去，它的運動是不可思議的，無聲無臭令人害怕。它在這裏打倒了蹲在一個彈痕裏的一整組。它跳到一個兵士的頸邊，抓着咽喉——他就倒下了。它因為吸了血，完全瘋了，簡直不知道應該先擊誰。

沒有人看見它，沒有人在這個紛亂中想着它——但他卻是主要人物，戰場上沒有生命，無聲無臭的主宰者。

在這塊大戰中的兵士，是經驗與本能的總和，最新式戰場的專家，他熟悉這塊的一切人和技術的現象，正如小學一年生熟悉小的九位表一樣。他過着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現在的生活與平時的生活的區別之大，好比從地上忽然到了月宮一樣大。

他認識一切。他的耳朵本能地試驗聲音。他懂得發射，隆隆而來與擊中。他從放機關槍時水與土昇騰的狀況中，偵察敵人。他雖然不能看見，但他覺得左右有什末事情。

他的鼻子能辨別戰場上的一切氣味，氮的氣味，加斯氣味，火藥氣味，尸體氣味，和其中的一切變化。他放一塊白布在彈痕裏與步兵飛機合作。他在戰爭喧囂之中，用發火信號，紅的，綠的，黃的，單簡的，分裂的，葡萄串形的，一次的和再四的，向礮隊說明一切。他要求他們獨立地作阻止射擊，殲滅射擊，側面射擊，火力向前移動，向後移動。許多礮兵連都注意他在前面所作的記號。因為他是戰場上的長官。他管理一切。

他懂得通信機關和戰事愈是單簡，則愈為困難的連絡。他認得軍用鴿，回光通信器材，地中無線電機，電話和傳令犬，並且知道最後一切都與他自己，與他本人的腿有關係。

他能夠用重的和輕的機關槍，迫擊砲和擲彈筒射擊，至於手榴彈和那與他日常麵包相似的步伐槍更不用說了。他熟悉狙擊砲和飛機炸彈。他能夠辨別七公分半到四十二公分各種口徑的砲，平射和曲射。他仔細把炸碎了的敵人榴彈帶一看，便馬上知道那砲是英國海軍砲，法國的短管砲或美國的長身砲。他精通那極度敏感的爆烈榴彈，這種榴彈極平地飛來，打開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彈痕，但是它的爆炸效力卻特別可怕。他知道敵人在什末時候放重砲彈搗毀坑道，這種砲彈先穿到地裏面去，然後在地下噹噹地炸裂。那從空中十分快樂地旋轉而來，炸裂時發生一種極惡的轟聲的重爆彈，他也一樣熟悉，正如爲兒童玩具預備的小爆彈一樣。

他有地中坑道戰的經驗，上上下下許多平行坑道層，橫交通坑道，起居坑道，戰鬥坑道。他知道什末時候是炸毀敵方坑道的時候，什末時候是應該離開，免得自己被搗碎的時候。他明白工兵的竊話器具和測量儀器。他能夠安置一種專家做的坑道架，和礦夫一樣。

在二十公尺的地方上作對壕戰，與在肩牆和坑道入口周圍的戰爭完全不同。他認識衝鋒隊的事務，知道怎樣肅清並封鎖塹壕。他適宜於做手榴彈的遠擲者，近擲者，步兵射手，坑道肅清者和

後方的警戒者。

他已經知道怎樣可以攻擊坦克——大戰中最新式的恐怖怪物，戰場材料化的精華。他能夠分別強大和弱小的坦克，認識它們的死角，他們輪帶的弱點，裝甲的分配。他知道，人用鋼心彈藥和對付坦克的槍——這種槍的大小與中古時代傭兵所用的差不多，要兩個人去伺候它——一定可以攻它。但是假若手邊有一尊推進的野礮，對這種大型臭蟲直接射擊，燒着它的皮，那就最爲穩妥。

什末東西他不認識呢？沒有什末使他驚訝的事物了。死神都不能叫他張皇失措。他離它太近了，他同它有行止坐臥都不分開的關係，正如同他每個戰友和他們相互的關係一樣。他是否受了重傷非回國治療不可，集團葬，單獨葬，葬在兵站病院旁邊的名譽墓地上，或者在前線某某彈痕地帶腐爛了，掩埋三次再曝露三次——都同平時一樣。頂好是不想到這一層。

在這第三個作戰年度的兵士，這個沉靜的，壞於污穢之中的，忘記了任何歡欣的兵士，有時候成爲一半孩子氣，一半張皇失措的可笑的人——他如果請假回國，幾乎不知道怎樣辦纔好，直到

他再來前線與別的兵士在一起時，纔能安心——一切，一切，一切都靠着他。

大試驗就在目前。凡是可以發現的事都發現了。在雪蔽的塹壕之後，毫無休息地做了一個冬季的工，春季到了，來了一陣空前的衝鋒，幾星期內撞過西線。

根據預測的計算，英國人和法國人一共有五路大軍來攻擊，即九十師休息過的兵。準備的礮有九千多尊。第一次有幾百坦克滾到戰線，爲得表示集團攻擊的重量。飛機有幾千架。

這一切都像一陣廣大的雷雲，聚積在阿拉斯與阿爾良森林之間。已經在打閃。熱鬧的緊張升騰到不可忍耐。好像一陣痙攣發作，在地上伸彈，蹬踏，帶着鏈子響，在這裏和那裏吐出火焰。

這個有清涼的月夜，銀色的錦雲，整日天朗氣清的春天，叫人無疑無慮地非常舒服。正如一隻碩鶻，落在礮身上，唱它的小歌。花似乎要早些時開放。

它們沒有得到機會。

在跳舞的前幾天，德國衝鋒隊在恩河附近巡邏，尋着了一道法國的軍令，說明全部攻擊的時

間，方式，範圍和目標。

這時候在阿拉斯附近英軍防區內已經開火了。

這是四月九日，耶穌復活節的星期一，有笑迷迷的日光。



## 第二十二章 三個春季戰爭

英國礮火密集在北方郎斯和南方部爾庫爾<sup>1</sup>之間，阿拉斯的兩旁，正面寬度總計爲三十公里，有一星期之久。

一九一七年耶穌復活節的星期一，朝晨很早的幾小時，四千尊大礮當中的火風從礮管中衝出來怒號。夜裏向德國後方陣地和礮臺上施放沉重的加斯。

太陽還沒有到天上，但是一切都是天朗氣清的春日的表示。

戰線的北部在有名的羅累托山這面，中部經過屢次受苦的阿拉斯的附近，南部流入新的西格弗里陣地裏，都在礮彈之下震動。灰色的霧氣籠罩在它的上面。已經來了幾百架飛機。它那敏捷的身軀在空中戰的亂跳之中發光。

1 Bullecourt

德軍的指揮是可靠的。人們信仰新的防禦戰術。

但新的防禦戰術是什末呢？

人從前面聽到的最後消息，是步兵攻擊似乎馬上就要開始。人已經查出來有了坦克。敵人的飛機一直飛下來緊挨着地上。這是早晨快到七點鐘的時光。

事實上也有幾個光彈升上去，要求作阻止射擊。然後是材料戰混亂中可怕的寂靜。

在驅逐機營掩護之下，向前深飛的步兵飛機師報告，說他們在前面戰鬪地帶看見了敵人的強大部隊。坦克慢慢地朝前爬。

各師部都很鎮定。德軍各連根據新的方法，都退到主要抵抗線上。他們現在將要舉行反攻。連續速射仍隆隆地響，毫不減少。很不舒服的是，德國礮隊不知道在這一剎那中，前線在什末地方。他們不能一同反攻，只得在原有的中間地上作阻止射擊。

飛機師報告，敵方部隊在許多地方已經越過了主要抵抗線。據他們可以觀察得到的是，敵人不能決定應該再取什末態度。敵方自己的移動彈幕射擊離他們的兵士太遠了。但奇怪的是，他們

顯然沒有遇見步兵的抵抗。

反攻在什末地方舉行呢？

礮兵司令報告各個礮兵連的損失。英國人到了德國礮兵陣地裏。德國的步兵在哪裏呢？步兵戰開始三小時之後，情形纔漸漸明白。

糟糕夠了。多數旅長報告，實際上他們手中什末都沒有了。備戰兵和預備隊，已於大清早一攻擊之後，就用着去反攻了。現在早已沒有反攻的事了。他們應該在敵人慢慢前進的移動彈幕射擊之中進展。彈幕射擊在他們上面過去，把一切都打碎了。自是以來，人就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但是人可以算出來，他們的下落如何——不然英國人怎樣來到德國礮兵陣地裏呢？

從半夜起加入各師已經得了警報。自攻擊開始以來，他們已經集合向戰場前進。在他們到步兵線上能夠組成頭幾個梯隊時，還去了幾點鐘。這就是所謂在戰線上什末都沒有的時候。人在到團部司令所和旅部司令所，可以看到英國坦克橫衝直撞地在攻擊地上走。礮隊損失的報告逐漸增加。

英國人如此之頑固，該是怎樣的好處。假若他們捉住了機會，他們就可以毫無阻礙地，把槍放在肩上，走過那自己不吉地張着的洞。他們努力突破——但在他們突破的地方，他們任什末都不能做。

陣地師急急地搜索它最後的兵士，工兵連，迫擊礮手，大礮手，輜重廠和新兵補充署的人。團長帶着他的傳令兵，參謀官和隨從兵在前線上奮鬥。有些礮兵連打算把他的繫駕搬來，以便救出大礮。別的吧礮身炸了，把門機部帶着。

坦克嘩喇嘩喇地來去。

中午的情形是這樣，是可怕，可怕的幾小時。直到總指揮部，集團軍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都急急地工作。沒有人能夠說，以後幾點鐘將發生什末事。人應該堅定地看實際的情形。

英國人還是慢慢地。他們究竟想着什末呢？他們不能改變場所。他們現在還應遵守他們早晨在完全不同的狀況之下所得到的命令。他們的下級指揮官不能自動，對於新形勢沒有了解。他們都到彈痕裏佈置，等着德國的加入師來到戰場。他們好像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是攻擊者。

終於到了下午！

加入師都來了。一切的人都放心了。如果以前人在沉悶的緊張中等着，現在就急於要知道那可見的結果。高級司令部不能充分回答這些再三再四的詢問：爲什末這件事還沒有發生，爲什末那一點還沒有達到，爲什末這塊的進行停頓，那塊進行得太慢。

前面的情形完全不同。隊伍已經進行得很遠了。他們從半夜就動身，現在是下午了。行軍灶留在後面。沒有時間與陣地部隊爲必須的聯絡。原有的師部礮隊不知道戰線上的損失。在這個時間內沒有人認得它。

因此，那走疲乏了的步兵，沒有專家的命令，沒有充分的礮兵準備，只得去對付那業已深入德軍陣地系統的敵人。英軍的阻止射擊作一個鐘形幾乎毫無空隙。步兵只得被人克服。損失異常重大。以後人又遇到在這時期中已有堅固佈置的敵人，他們有有組織的命令聯絡，又與他們的礮隊合作，而且德軍的礮火地位錯了，幾乎不會與他們接觸。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人幾乎什末事都不能做。快到晚間，新來的部隊一個一個地報告，說他們

因爲損失太大，不得不停止繼續前進。他們也會經作戰，許多地方也有結果。但是當天氣快要黑，英國步兵從新作統一的集團攻擊時，人因爲能夠保持已達到的新戰線，就很高興。

各級司令部通夜都忙着組織抵抗的事。新的礮隊走入陣地，採取射擊姿勢。新的步兵也插入了。

使這一切都互相聯絡，使那在黑暗和礮火中完全弄得亂七八糟，不認識地方，與後方沒有聯絡的兵士，各歸本連，是一件徒勞而無功的工作。人找人，沒有人知道他在那段地區。軍官有各種部隊的兵士在周圍。許多人都這樣疲乏，他們毫無感覺，像活死人一樣，躺在各洞裏，對於什末事都不理會。更想不到一種有秩序的給養。誰去拿飯，給誰拿，向誰拿，在什末地方拿，什末時候拿呢？

人在可能範圍內，都自己想辦法。應該去拿飯來。如果一到拂曉時，就要開始新攻擊的礮火準備了。

這時候究竟是幾點鐘？損失怎樣？新營部在哪裏？是否有看護隊來救這些亂臥着的許多傷兵？傷兵想道，我們自己的礮隊是否曉得我們躺在這裏，在明朝人們要求作第一陣阻止射擊時，不向

我們射擊？是否有鋼心彈藥來，去對付我們等着的坦克？誰曉得在哪裏弄得到水裝到機關槍的冷卻廂裏？機關槍的保彈帶太少了——人在哪裏找得着新的呢？誰有光彈？誰有向飛機做記號的布？誰知道，最近的英國人大約紮在哪一方？

成百的問題。個個都同樣重要。明天朝晨的一切與各個問題都有關係。

一個悲哀的日子，實施新防禦方法的第二天。

英國人只突擊了一次，便衝過德軍的前地，衝過主要抵抗線，深入敵兵陣地。德軍在阿拉斯兩旁，二十公里寬的地面上，失掉了六公里深的地方。所可惜的是差不多裏面的東西都失掉了。攻擊者的損失一定嚴重。防禦者的損失更是大得可怕。

巨大的全部損失以後纔查出來。被敵人佔領區域的陣地師，平均損失了戰鬥力的四分之三。個個都被消滅了。損失的俘虜有一萬，大礮有二百尊。多得可怕。

原因在什末地方呢？新的抵抗方法是錯了嗎？或者是用錯了很難分別。但是人應該馬上弄個

明白。法國在索阿松和阿爾貝森林中間的陣地，已經在開始發抖。我們手中有法國軍隊的命令，知道還要過幾天纔來進攻。

人應該放棄這種新方法嗎？最高統帥部應該不顧損失，下一道普遍命令，恢復強頑抵抗的舊戰術嗎？這就是說，在最後一刹那把一種渺茫的不安給隊伍奪去，他們對於統帥和自己武器的信仰。但是無論如何，非預防前事的重演不可。德軍正面是經不起這樣的兩次損失的。

不久就查出原因是在什末地方了。至少大概，在什末地方。執行防禦的各師兵士，不會努力充分應用新方法的各種原則。各地方的高級指揮還不會完全脫離從前業已習慣了的防禦原則。產生了一個雜種，一個戰術的畸形物。前面一切都擠得太密，後面的距離太大。全部步兵抵抗力都密擠在前線和主要抵抗線之間。正如應該期待的一樣，他們被劇烈的砲火擊碎了。新戰術所要求的局部反攻不會從射擊甚少的區域中向前進行，卻應該在破壞最烈的地帶發展。野戰砲的大部分來得太近，同樣為移動彈幕射擊打碎了。加入各師又配備得太遠，直到敵軍在掠得的地方業已佈置完畢之後，纔能使用他們。

事情便是這樣弄出來的。幸而指揮者沒有失掉神經，不會下任何倉卒的命令，如果不然，或許還要得惡劣的報應。情勢如此緊張，已經夠了。

第二天就可以說，難關已經渡過了。

部隊都習慣了。初次的恐怖已經勝過了。昨天的痛苦經驗，是一種冷酷的訓練。英國人無論在什末地方都不能繼續前進。他們用各個攻擊去試試他們的運氣，都被擊退了。但戰事並未因此了結，也不會得勝。

德國指揮部在這一天，對於防禦器具又能夠緊緊地把握了，以致能夠把英國人從幾個特別令人不快的突入地方驅逐出去。這種攻擊在鎮靜方式中表示德軍部隊的打擊力。

敵人的退路被居高臨下的機關槍，迫擊砲和推進的野砲遮斷了。這時候步兵衝鋒隊朝前突進深入，向左右工作，互相追逐英國人，獲得了許多俘虜和機關槍。

第三天，四月十一日，英國人開始重新作集團攻擊。德國兵士再不害怕了。第一次實行對於坦

克的系統防禦。沉着的狙擊兵讓那些怪物爬到一百公尺以內，然後用他們的鋼心彈藥的連續轟擊去注射它們。

在攻擊地的南部一個師團的地區內，有七架坦克因為直接礮擊而完結。在那塊從事攻擊的坦克有十二架，能夠逃脫的只有三架。

在阿拉斯附近的英人攻擊，在德國機關槍射擊之下變成了一種狂怒的退潮。退卻者和緊迫的攻潮組成一個密密的集團，為德國集中的礮火所打入。損失異常重大。

中午，在阿拉斯到喀姆布來的大路上，有英國騎兵出現，使德國步兵驚訝得沒有止境。他們在那邊以為突破業已成功——殊不知要早兩天纔可以。騎兵都高高地坐在馬上，展開作戰，向前進攻，以為前面只有幾個德國落伍的兵。一刻鐘之後，一切都完結了。騎兵像潮一樣的後退。人馬紛亂。

在阿拉斯以北抵禦者的武力沒有幾多的幸運。維密3 高地在變化甚多的戰鬪之後失去了。因爲在四月九日重大損失之後，人不得不極力節省預備隊，放棄了大規模的反攻。維密高地的失去，使人非在左右後退不可。

爲了不要自己陷於危險的不定狀態，第六路軍於四月十二日的夜裏，佔領了一個陣地，那陣地在西邊圍着郎斯成個半圓形，然後經過阿爾洛羅和摩喜·勒·卜洛4 到部爾庫爾。英國人把德軍陣地從阿拉斯擠退了約十公里，並且使它受了重大損失。但是他們在戰略上不能有什末獲得。

達格拉斯·海格爵士以爲他現在已經盡了他的職務。他根本就不高興在阿拉斯區域進攻。只是因爲倪維爾的壓迫，他纔決心去做。他自來都瞧着福郎登。英國海軍部和倫敦內閣痛恨潛艇戰的破壞結果。海格元帥是個堅忍沉着，不撓不屈的人物。

3 Vimy 村名，在阿拉斯北，耶斯南。

4 Arleux, Roeux und Monchy le Preux 各地均在阿拉斯之東，自北而南成一直線。

英國人從冬天以來就在準備攻擊德國潛艇根據地的事。當英軍在阿爾托阿攻擊的時候，達格拉斯爵士只想着福郎登。他在這塊下面不多用一個榴彈和一個兵士，免得以後他在上面打他的仗時感得缺乏。他於四月十四日簡單決定地宣言道：『夠了。我的部隊要休息。但願法國人去試試，看他們有什麼結果。』

當海格元帥已經慢慢開始向北推動他的攻擊器具時，倪維爾正擬從事輸入在索阿松和阿爾良森林中間由他深思熟慮出來的大收穫。倪維爾這個人，他本國政府覺得他可怕，他手下的將官對於他大都疑惑嘲笑，兩星期之後他的兵士叫他做吸血的人。

法軍總司令部要用盡全力在三個地方作戰。當海格元帥要結束的時候，倪維爾又教他去做一項別樣的事。不列顛人又只得降服一次，以免危及協約作戰的一致。他沒有辦法只得答應，只要倪維爾——現在用與以前相反的方法——在法軍正面牽制德軍預備隊，他就第二次從阿拉斯向杜亞進攻。

法國人自己的進攻，分兩方面舉行。一面由恩河區出發向北攻郎，一面從香賓的中部攻累泰

爾。假如德軍正面在這三個地方被擊碎了，協約軍達到了杜亞，郎和累泰爾，於是就可以開始倪維爾所努力的戰事的最後一幕，大運動戰了。

倪維爾集聚了五十三師人，五千三百尊大礮和八十乘坦克。備用的榴彈有一千萬。分發的手榴彈有五百萬，步槍子彈有一億七千萬。攻擊正面有七十公里寬，從索阿松地方的拉浮，直到香賓中部的蘇哀恩，雷姆斯角不在內。

在阿拉斯開始步兵戰的那一天，這塊也作準備射擊。巨大機器的各個輪子，都用它們的鋼齒互相咬合，協力工作。

倪維爾叫人射擊了一星期。當海格元帥把他的部隊又放在阿拉斯附近的彈痕裏面時，倪維爾令法國步兵進攻。『時候到了。你們要自信，要勇敢。法國萬歲！』

這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大清早。

19 Laifaux 村名，在索阿松東北。

法國第六路和第五路軍，用他們密集着的步兵在淮宜<sup>6</sup>和布利蒙<sup>7</sup>之間，即雷姆斯的西北，向德國第七路軍進攻。在法軍後面還有他們的第十路軍準備着，以便達到突破目的後，便衝入空地作戰。

七點鐘時，阻止射擊的記號跳舞起來。

在作準備射擊時，法國人差不多每夜都用步兵突擊，打算在前面戰鬥帶舉行攻擊的那一利那之前，把德國部隊牽制着。他們已經認識了德國的新的防禦戰術。但是德國步兵並不着慌。此外，因為俘虜的口供，更知道步兵戰要在今天開始。

法國人採用了第二個新發明：偷過德國的阻止射擊。他們的衝鋒步兵已經向前配備得這樣遠，在德軍未能舉行防禦射擊時，他們的頭一陣浪，已經到了德軍的前地。步兵浪差不多同他們自己的移動彈幕射擊同時運動。

6 Vailly 村名，在索阿松之東。

7 Brimont 村名，在雷姆斯北。

德國礮隊也不會無所事事。他們逐夜——尤其是最後一夜——在極爲不同的時候，用殲滅射擊的浪，加於法軍陣地帶。在意料的攻擊之前不久，殲滅射擊像雹子一般密地落在敵人衝鋒出發陣地上。感謝興登堡綱領，人現在已經可以大膽地去拿現成品了。

鐵絲障礙物沒有了，都弄碎了。

攻擊者衝入前地。驅逐機營在他們上面盤旋。德國的福克機，已經在工作。

德軍的礮火作成的鐘籠蓋在法軍出發塹壕上面。法軍礮火作成的鐘慢慢地向前推進。短時間之後它們就籠罩着德軍主要抵抗線上。

法國人把他們的第二和第三攻擊梯隊，緊接着第一個攻擊梯隊，以便他們向前脫離德軍的密集礮火。因此，前面聚集着很大的人羣，地方太小，不能展開。

在頭半小時內只有很少的步兵射擊。現在卻不同了。當法軍達到德軍主抵抗線區域以內時，那地方已經從後面被德軍陣地部隊的備戰隊充滿了。備戰隊讓那按照表上的長短針前進的法

8 Fokker (1890 — ) 荷蘭飛機設計者，大戰中建造單座戰鬥機。

軍礮火的鐘從自己上面過去，然後用跑步向前。因此法軍礮火的鐘與他們自己的衝鋒隊失了聯絡。它跑過德軍第二道防線，讓法國步兵隊毫無防禦地，作成密集縱隊，去攻擊那增強了的德軍主抵抗線。

以後是步槍射擊，機關槍挨着機關槍放。機關槍從熱槍身裏，向攻擊者亂打，造成重大損失。德軍用光彈記號，飛機通告和地上觀察者的報告，逐漸把自己礮火作成的鐘從法軍陣地移到最近的地方來。

所以法國人被夾在一把無情的火鉗兩鉤之中。

人已經在零星的彈痕集團周圍作戰。一切都散為極小區域上的各個行動。雖然攻擊者還沒有展開，但是人可以說，第一次進攻業已失敗。

在許多地方那後來的法國人浪還在繼續攻擊。他們在德軍抵抗巢之間向前掙扎，以後在那裏化為小隊伍。在敵人優勢過大過強的處所，德軍部隊應該退到有礮隊保護的地方去。

將近中午的時候，在發伊利附近的法軍直達到公主路上去，這條路是個窄嶺，從拉浮到克

郎，恰巧從西到東。在克郎附近的冬山，公主路的支脈，發生了第二個彎曲。

這兩個被佔的地方都可惜，但還不可怖。絕對保持若干公里是不關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在防禦工具不受傷。據調查的結果，在加入部隊尚未活動之前，陣地部隊到處都控制着局勢。

加入各師的頭幾個梯隊，已經從厄勒忒低地向上進展，厄勒忒河在公主路的北面流着。在一小時之內，他們就要攻擊。夜裏，人要把陣地師從正面抽出來，以便明朝使用加入的各師。

這樣，一切都似乎極有秩序。到處都有希望。直到晚間人都算着，要把直到恩河畔的整個前地都奪回來。

這時候，倪維爾成了一種重大錯誤的犧牲。

當他聽到說，在發伊利和克郎得到了較大的成功時，他以爲戰事已經到了決定勝負的時期。那種『大打擊』的學說，完全支配着他。他一面本能地反對那種學說，承認長久持續材料戰的原

則，一面不知不覺地做了他的反面。他已經看到一種決戰，實在並沒有那項事。

中午，他叫紮在第五、六路後面的第十路軍的步隊全體集中，以便走過公主路，走過在前面作戰的兩路大軍之中，去攻郎城。晚上他要到郎城。

這道命令決定了戰事，但是與倪維爾的意思完全不同。

這一路新軍的步兵，與那兩路舊軍的步兵，在德軍砲火之中，混成密密的集團。羣衆從後面不斷地增加。停止補送兵士的命令和請求，不能從前方到後方去。當他們在後面想到前方在得勝時，前面只是一種失望的凶殺。各司令的眼光都朝着勝利看，不斷派新的兵士上前。

在公主路的南坡上，血成河地流着。

法國指揮部還是沒有看透那種不幸。那正在運動的器具不能自停。新來的青灰色的攻擊浪，總是捲到防禦射擊中。他們只是向前，以便在他們前任的尸堆上被人射倒。這是很可怕的，比俄國的集團攻擊還要厲害。

在這個時期中，德國的加入師已經排列整齊，展開反攻，到了戰場。他們的前進使法軍集團更

爲擁擠。他們失望地抵抗着。因爲他們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就佔據各彈痕。凡是後方各司令部不能辦的事，死神在短時期中都辦成功了。不久那集團就稀薄得可以展開了。現在在那集團戰鬥方式中有了秩序和系統，自然還是在防禦中。

德國的加入各師，排除了新正面的最大間隙，得到了與舊主抵抗線大致適合的一條戰線。人在這裏放棄了繼續進攻的事。防禦應該重新組織，以便明朝作戰。

倪維爾的三路雄壯的攻擊的軍，在一天之內被打碎了。他惜孤注一擲，都失掉了。他還不要承認。但是他夜裏從他各部隊所得的報告，說了一種十分清楚的話語。損失得可怕。

將軍還在希望着。這只是他的大打擊的一半。在香賓中部的攻擊定於明朝舉行。十二師法國人在那裏攻擊四師德國人。他在那裏也叫人作了八天的射擊。

正如人所確料的一樣，攻擊於大清早開始，在普羅恩<sup>10</sup>和俄柏利夫<sup>11</sup>之間，有十五公里寬。春

10 Prosnès 在雷姆斯之東。

11 Aubervive 在前地之東。

季嚇得逃走了。雨和雪一齊落下來。

法國人在初度進攻時，達到諾羅阿和摩洛哥維爾耶<sup>12</sup>。戰事在科尼耶山<sup>13</sup>的狹窄高原上對峙着，雙方都不退讓。法國在這塊的損失也與在公主路上相似。

四月十七日的晚上，倪維爾知道他沒有什末希望了。

他咬着牙齒，屈服他直到現在熱烈反對的材料戰的強迫。

在這次大戰的整個區域內，兩方時而進攻，時而反攻，時而這方有了成功，時而那方有了成功。只有有限的目標，沒有戰略計劃了。要想突破，只有敵方發生偶然不幸的事件，或者損失兵力，纔有希望。

練得極好的防禦，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穩妥。德軍部隊學習新戰術的工具，極爲熟巧。隊伍愈過愈有信心。

<sup>12</sup> Nanroy und Moronvillers 在雷姆斯東，普羅恩之北。

<sup>13</sup> Cornillet-Berg

四月二十三日海格元帥又來了。他不是來完成偉大作戰的突破，卻是要在南方援助倪維爾。阿拉斯之戰的第二部分開始。它沒有給英國人什末好處。

倪維爾在這時候，還是繼續做材料戰的摩洛<sup>14</sup>的犧牲。它不能饒恕他。一切只是比原來壞。血河愈流愈寬。

到了五月。一致大舉進攻的戰事，還在寬廣的正面上密集了一次。五月七日，法軍在若干地方過了公主路下到厄勒忒河的低地。幾小時後德軍反攻，又把他們趕到山上去了。

戰事癱瘓停止，但是它還不要入眠。現在輪到德國人了，他們在沒有奪到一個他們以為可以持久的陣地外，絕不讓步。連着冒險。公主路上差不多每天都有突然被攻的地方。法軍正面的好些部分都被擊碎了。

倪維爾還作了一次大反攻的嘗試。這次反攻不能改變戰事的結果。它的判決在頭天晚上便宣佈了。那是不能更改的。一切別的都只是無結果的繼續，只是由於他意氣用事，只是由於他的執

14 Moloch

舊約中巴比倫的神名，人用小孩祭祀它。

拗，因為倪維爾絕不承認法國一些明白人所已知道的事情。

法國大敗。這次大敗，只能與開戰頭幾星期內的大敗相比，那時候法國在瑪倫河畔的命運掛在一條絲線上。

阿拉斯之戰，達格拉斯·海格勳爵犧牲了十八萬人。

恩河及香賓的二重戰，倪維爾犧牲的法國人約為十三萬。

還在作戰期中時，五月十五日，倪維爾已被政府免除總司令之職。現在當吸血者失敗了的時，政府有勇氣採取這個步驟。受了刺激的國會做政府的後盾。巴黎的各個文官都引經據典，說他們早已說過了，一切罪過都推在倪維爾身上。

他一句話不說走了。他的繼任者是貝登。他達到了他的目的。

在倪維爾未去以前，禍害已經引來了其他的危機。許多法國師團嘩變。他們組織軍人蘇維埃，揚起紅旗，宣言要回巴黎去打倒政府，促進和平。

在短時期內，嘩變蔓延到許多軍團內。各個劫掠團體之間，顯然有了一種聯絡部隊都不肯到塹壕裏去，他們要回家。

國會組織了一些調查委員會。這並不是對付嘩變者，卻是對付各指揮官，照議員們的意見，各指揮應負遺誤軍機的責任。辯論甚為激昂，常有有意外的事發生，不能順利進行。陸軍總長被請出席說明。他承認，人對於軍隊的要求太多，並且簡捷了當地宣稱，法國的力量已經完了。貝登將軍只得聲明，在美國人未來到以前，他不要從事攻擊。

『悲哀的年度』落到法國身上。藏在最後數度攻擊非常緊張之下的虛脫症，打開了一條大路，而且迅速擴張。反動來了。『賣國』的話已經有了，祕密巡行，到處遇着好奇的耳朵。

協約不意地站在一種危機之中，這危機比九個月前，中歐列強幾乎因而崩潰的危機，還要厲害可怕。

德國的力量差不多已經達了這一點：在舉世未之前開三年緊張之後，對於敵人仍保持着勝利。俄國在地上，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已從地圖上消逝。東方很大的地帶已被佔領。在高加索山

上，在美索不達迷亞平原中，在蘇彝士運河畔，在馬其頓境內，到處的敵人都為強硬的手腕鎮壓着。意大利已經提心弔膽地等着應該加於它的打擊。西線完全無恙，而且在防禦中還使敵人陷於危險的境地。法國在昏迷狀態中，它的兵士嘩變，它的平民呼籲和平，它的政客仍互相私語，說賣國，說革命。驕傲的英國，在本月內登峯造極的潛艇戰的重壓之下呻吟着。

壓在德國身上的列強的整個聯合中，有大國和小國，有民主國和君主國，有白種，黃種和黑種——從全世界跑來分贓的，有斯拉夫族，羅馬族，盎格羅薩克森族，摩洛哥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希臘人——這一切希望德國失敗的投機家，都着魔似地呆望着那個唯一的，還能夠給他們以助力的國度。北美合衆國被請來做決定者。

半個世界都不能攻下中歐的要塞。德國兵士支配着從福郎登到美索不達迷亞，從里加到伊孫左河畔的各戰場。德國潛艇從黑海巡邏到西印度，從北冰洋巡邏到赤道。

命運不顧一切繼續前進。這個超越一切的大戰的一批新事件，正在開始。



中華民國 玖拾 壹年 柒月 廿叁日 贈送







82-402



國家圖書館



002407498

